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

——年 三 第——

編 飛 正 陳

禮
娉
惠
存

妹
瑛
斌
誌
贈
九

行 印 局 書 代 時 大

本局發行

文藝名著

魔影

高爾基著
羅稷南譯

本書是高爾基的不朽名著，浮離出二十世紀初葉整個俄國知識階層的狀態，並為大革命前夕的俄國社會動態，繪出一幅明晰的圖畫。原書脫稿于高氏去世的一年，後由蘇聯高氏文學遺產保管會整理出版。中譯本共五十萬字，九百四十頁，分印兩大冊，每部定價熟料紙本八百元，白報紙本一千二百元。

微賤的裘德 哈代著 呂天石譯 六〇〇元

憤怒的葡萄 斯坦倍克著 胡仲持譯 六五〇元

幼年 托爾斯泰著 劉威亞譯 一二〇元

汽車 辛克萊著 蔣學楷譯 一五〇元

奧古洛夫鎮 高爾基著 適爾基譯 一五〇元

(備有詳細目錄·承索即寄)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料

——第一三一年——

陳正飛編

1945

謹以此書獻給

抗戰大時代中死亡的母親——韋氏

及受難的母親們

——作者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蘇聯一年來的抗戰與外交	五
一、莫斯科保衛戰	九
二、德寇季攻勢序幕——刻赤與塞巴斯托波爾之戰	一四
三、頓河草原與高加索山地戰	一七
四、史達林格勒的爭奪戰	二一
五、莫斯科三國會談	二五
六、蘇英簽訂軍事同盟	二六
七、蘇美成立協定	三〇
八、危如蠶卵的蘇日中立	三四
第三章 『第二戰場』的呼籲與英國的遲疑	四一
第四章 美日談判與日美戰爭	四七

一、美日談判的兩個階段.....五〇

二、日本的咆哮與策動.....五九

三、美英在遠東的部署.....六六

第五章 太平洋上的風雲

七〇

一、珍珠港的被襲.....七一

二、以新加坡為中心的爭奪戰.....七七

三、美國「弱點」的非列濟之陷落.....七九

四、緬甸之戰.....八二

五、轟炸東京.....八四

六、阿圖島被佔.....八九

七、迭次海戰.....九一

八、外交戰.....九六

第六章 美國在戰爭圈外的努力

九九

一、龐大的生產.....一〇〇

二、租借法案的通過與實施.....一〇三

第七章 英帝國的動向.....一〇八

一、英軍在里比亞的勝利與失敗.....一〇九

二、英內閣四度改組.....一一四

三、掌握主動——進佔馬達加斯加島.....一一七

四、飛機轟炸德境.....一二九

第八章 印度問題.....一二二

一、蔣委員長訪印.....一二三

二、克利浦斯訪印.....一三〇

三、印度人民的反響.....一四五

四、國民大會代表全體被捕.....一五二

第九章 五年來的中日之戰.....一八三

一、長沙第四次大捷.....一八五

二、緬甸戰鬥.....一八七

三、浙贛會戰.....一八七

四、鐵壁的轟炸.....一八九

第十章

各國場面

五、五年來所獲各國經濟援助.....

一九一

一、墨索里尼出醜了.....

一九九

二、維琪法國的沉淪與戰鬪法國的生長.....

二〇二

三、土耳其西班牙繼續中立.....

二一三

四、納粹在佔領區的暴行.....

二一九

附錄

一、二十六國共同宣言.....

二二四

二、羅邱第三次聯合聲明.....

二二五

三、蔣宋美齡：如是我觀.....

二二六

四、甘地所提「撤離印度」原案.....

二三五

五、邱吉爾對戰爭發表聲明.....

二三八

六、邱吉爾在下院答辯戰局.....

二四七

七、羅斯福在華盛頓誕辰演說.....

二五五

八、抗戰八年來日本在華使用兵力及戰鬪戰果數字逐年清算表.....

二六六

九、大事日誌.....

二六九

第一章 緒論

寫歷史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因為絕對的客觀是不存在的；而寫現代史尤難，因為所寫的東西既爲尙未終了的一部份，一切還在不斷地進展，還在不斷的變動。柯爾（S. D. Halliday）是英國著名的作家與史家，當他寫『現代的歐洲』（The Intelligible Years Review of Europe Today）一書時，也有這種感覺，在它開宗明義第一章的第一節裏說：『綜合當代歐洲的一切事件是異常困難的；因為當代世界的變化的速度，對於一個作者反常地太快了！』他簡直無法可以避免某種的危險，即當他的書出版時，也許有許多事實已不存在了；而更糟的點，既不能絕對沒有假說或預言，而這假說或預言又往往易爲事實所粉碎。故若干人士主張，在這種條件之下，當代「史」是應該不寫的。』

但，幸而我們這兒編集的是史料。不過把當代這一年中所有的現象加以系統的敘述而已，不需要假說以更需要預言。

編輯這兒仍然有些困難，第一是因為每一年度史料的編者，因為種種原因，並沒有把諸一個

人海爭鋒，也許應該得不十分貼切。其次是，中國的戰局，如所週知的，是這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也是世界戰局的一環，可是在過去的兩卷史料中，迄未加以敘述。最後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固然是這一年中最動人的也是最重大的事變，但顯然的，太平洋戰爭不是憑空而來，它是經過不斷的衝突與不斷的談判，直到最後的一刻鐘才爆發的，而第二卷中，爲了篇幅上的限制，却未細加敘述。這結果，不消說，使第三卷史料的編敘上增加了困難。

在這一年度中，最重大的事變，自然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但若干觀察者都認爲這是日本在納粹不斷壓力下的「避重就輕」！因爲，根據三國盟約，日本在德蘇戰爭爆發後，是應該和德國作戰略上的配合協作的。日本的南進，恰好在莫斯科爭奪戰到了最危險的階段，希特勒已經在莫斯科城外不足三十哩之遠遙望克里姆宮，準備着拿破崙以來再度的入侵了，如果日本能夠對蘇聯來三個「第二戰場」，也許希特勒的願望可以達到；可是由於「蘇聯的潛艇和轟炸機的影子，始終像幽靈般顯出現在他們的面前」（註一）以及「紅軍事實上是納粹們所賴以成功的戰略的始作俑者：降落傘部隊，集中的坦克車攻擊，與大規模的空襲，都是蘇聯的軍事天才們所想出來的戰術」（註二）最後還有，此時統率遠東紅軍的，恰恰是最富攻擊精神，以突破亞納林防線而馳譽世界的史坦恩（Stah）將軍。於是陸相兼攝首相的真條，就把這一份重担，嚴

與海相島田繁太郎來發動南進。終於使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反而成了配角，於太平洋戰起後之次日，被動地宣佈了「東線大規模之戰事，業已結束，以待渡過嚴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合衆電）

因此，太平洋戰爭和德蘇戰爭還是一脈相承的，太爺的敘述既是按着時序，所以還是從「一年來的蘇聯抗戰」敘起，再述「太平洋之戰」。

戰爭的長期化已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在這種長期的戰爭中，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生產。因之，我們把美國在戰爭以外的努力也另列一章。

印度問題是大英帝國的癌症，也是今後同盟軍在遠東戰局上成敗的決定因素之一。但是，在態度強硬的英首相邱吉爾「我不做解脫帝國的首相」的宣言之下，印度問題「鉛化」了！印度是我國數千年來友好的鄰邦，她的自由和獨立是我們所十分關切的。爲了尋覓解決英印問題的途徑，蔣委員長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上旬親往訪問，所以我們讓印度問題亦佔據一章的地位。

接着我們概述五年來的中日之戰。理由是自明的。

最後我們把義法土西的概況和納粹在佔領區中的暴行亦略加敘述。

由於戰時報紙篇幅的限制，我們所能搜集的材料是太少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外文資料的

來源也大大地缺乏，加以時間的倉卒，本書遺漏的地方自然不免。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註一：Mater J. Gavin: The Fight for the Pacific. 『太平洋』譯本 106頁

註二：同上，108頁

第二章 一年來蘇聯的抗戰與外交

蘇德戰爭，自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不宣而戰後，由於「德國早就在戰爭狀態中，蘇聯還沒有完成總動員的準備」（註一），在開始的一個半月內，希特勒的一再的攻勢，迫使蘇聯步步退却。

希特勒的軍隊，在芬蘭、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協助下，循着北起北極海的摩爾曼斯克，南至黑海這一綿長一千五百哩的戰線上，分路推進。北路芬蘭方面，德軍為要切斷摩爾曼斯克與史太林運河的交通，以及跨越卡列寧地峽而至列寧格勒，進攻的重點，集中在（一）拉多加湖與奧尼加湖（Lake Onega）之間。（二）波羅的海區。

中路自勃里斯脫·李托維斯克，穿越澄里彼脫沼澤地帶（Vidnet Barstos）北部之歷史的勃拉諾夫支谷（Baranovich Gap）而達明斯克，以每日二十哩的速度推進，在七月一日佔領了明城，續向斯摩稜斯克疾進。它終極的目標在莫斯科，企圖切斷蘇軍而復予以殲滅。

南路則越傑托米爾（Tiomir），直迫烏克蘭首府之基輔；西南循一九三九年蘇聯舊界，自

領內次平原南下，直達黑海。

一直到八月，德軍的成就就是：北路芬蘭方面於十六日佔領索塔瓦拉，三十日再佔維堡，使列寧格勒之門戶爲之洞開。芬蘭灣南、西與北均有進展，在拜普斯湖（Lake Peipus）以東，佔領塔—列鐵路（Tallinn-Leningrad Railway）上之重鎮金傑色普城（Kungisepp），另一路軍北越伊爾曼湖佔領伏哥羅德（Novorod），南越羅凡脫河（Lovat River）。中路方面佔斯摩稜斯克，進迫維亞茲瑪。南路圍襲敖德薩，循布格河（Bug River）而南，佔蘇聯海軍根據地尼哥萊耶夫（Nikolayev）與凱爾遜（Kherston），向西，循鄂尼普爾河曲，佔露尼普洛梭脫洛維斯克；再北，德軍於佔領哥美爾後，指向布里揚斯克——（註二）

德是進入九月後，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九月這一年間，『各種事實指明了「閃擊」計劃底全部輕浮性與無根據性，這個瘋狂計劃終破產了』。（註三）戰如史達林在蘇維埃革命廿五週年慶祝會上的報告中所說：『過去一年間，蘇俄戰場上的戰事，可以分成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主要的是冬季時期，那時紅軍擊退了德軍向莫斯科的進攻以後，掌握了主動權，就改取攻勢，把德軍逐退，在四個月間，進展了四百公里以上；第二個時期，夏季時期，德國法西斯軍隊，乘歐洲沒有第二戰場之際，把一切可調的後備役都調集了來，鑽進了西南路戰場，掌握了主動權——』。

(註四)

莫斯科之戰，是「蘇德戰事的轉捩點。它是第一次大戰時瑪恩河一役的更大規模的重演，它具有瑪恩河戰役所有的特點：一個大的攻勢在逼近首都時被粉碎了；進攻的德軍，戰事達決定性與決定階段時，感到後備隊的缺乏，德國統帥部沒有料到敵人的敢於反攻，以致束手無策。莫斯科戰役是純粹全部戰爭計劃的末路：自這一戰役失敗以後，德國的戰略乃陷入絕境。」(註五)

「希特勒是最懂得集中全力，進攻一點的，戈培爾在德意志報上就公開說過：『德國之方策，係集中全力，進行大計劃，不論其他情勢如何不利，亦所不顧』，(註六)因之，它雖然「下不」
够强大，不足以在所有三路——在南路、北路和中路，同時進行攻勢，然而他們還有强大得足以在某一路組織猛烈的攻勢的。」(註七)於是有克里米亞的刻赤之戰與察巴斯托波爾之戰；有頓河平原上的縱橫馳騁；有高加索山麓的長驅深入；最後是史達林格勒的爭奪戰。在這些戰役中，雙方均傷亡甚驚人的，據蘇聯情報部在一九四二年六月所發表的戰爭一週年紀念方的損失是這樣：「德國預失陣亡、負傷與被俘人員大約一千萬名，蘇聯一百五十萬名；德國損失大炮三萬〇五百尊以上，蘇聯二萬二千尊；德國損失坦克二萬四千輛以上，蘇聯一萬五千輛，德國損失飛機二萬架，蘇聯九千架。而德國人員損失總額中，陣亡的即不下三百五十萬名。」(註八)

在外交方面，蘇聯和英美的關係，在這一年間是頗進展的。它們循着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訂立的『英蘇互助協定』的精神，於九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舉行了蘇、英、美三國會議；十月三十日，羅斯福致函史達林，建議由美貸蘇十萬萬元；十二月廿八日英外相艾登聘蘇；五月廿六日在倫敦締結『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與不列顛聯合王國及北愛爾蘭對希特勒德國暨其歐洲夥伴作戰同盟及戰後合作互助協定』；六月十一日美蘇成立互助協定；同月三十日英蘇再成立新協定，英貸蘇二千五百萬鎊；七月三十一日美蘇協約延長一年；八月初旬，邱吉爾聘問莫斯科——

至於蘇日之間，日本固然不斷地企圖攻蘇，希特勒又屢次地壓迫日本來擊；當一九四二年一月廿八日日本駐蘇大使建川美次辭職，改任佐藤尚武而後，還公然要求史太林『將威脅日本「後門」的遠東紅軍撤去』；（註九）可是蘇日間的關係終於沒有破裂，使蘇聯避免了『兩線戰爭』，無疑地，這也是蘇聯的一個勝利。茲分論之：

註一：參閱史達林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廣播演說。

註二：參閱 J. H. Semberidge: war Atlas—The last two years

註三：史達林：十月革命廿四週年紀念會上報告，載『蘇聯保衛祖國的偉大戰爭』，十四頁。

註四：史達林：十月革命廿五週年紀念會上報告，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新華日報。

註五：馬克司·惠納：『論德國的大攻勢』，見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新華日報。

註六：見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路透社電。

註七：史達林：十月革命廿五週年紀念會上報告。

註八：蘇聯情報雜誌發表：『戰爭一年來的成果』，見一九四二年六月廿四—廿六日新華日報。

註九：見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莫斯科路透社電。

一、莫斯科保衛戰

莫斯科之戰，雖然是從德國最高統帥部十月四日宣布總攻後才趨於白熱化，事實上，當德蘇戰事於六月廿二日一發動時，上面已經說過，希特勒為要在短期內即結束所謂『東線戰事』，早就把重點集結在中路了。

在蘇聯方面，雖曾於九月八日在斯摩稜斯克附近之葉恩雅城，一舉擊潰了德國的挺進隊師，步兵第十五師，摩托化第七十師，坦克第十師，與軍步兵第一百三十七師，步兵一百七十八師，二百九十二，及二百六十八各師，共八個師團之衆（註一），但當希特勒於九月十九日佔領基輔

後，回師中路，分三路進撲維亞茲馬，布利揚斯克與奧察爾時，仍陷於極度的緊張與不利。德軍的總兵力在三十萬以上，戰軍六千輛，飛機至少有二航空大隊（註二），到了十月中旬，形勢危急總於極點：十月十一日，維亞茲瑪和布利揚斯克同時陷落；十五日，右翼卡盧加和圖拉也告不守；十六日，左翼莫城西北屏障之喀里寧又告淪陷，使莫斯科陷於德軍「馬蹄形」的包圍中。南路方面，此時又連失庫鎮；十四日失馬留坡爾，十七日再失敖德薩和塔根羅格，使德軍進入頓內次河工業區，並向卡爾科夫疾進。

蘇聯的情報部副部長洛索甫斯基雖然還聲稱：「西線形勢嚴重，但蘇聯堅信希特勒決無踏入莫斯科之可能。」（註三）却已不得不於十月十五日通知各國使館，要求於是夕作退駐莫斯科之準備，以距離蘇京七百五十哩，位於窩瓦河畔之古比雪夫（Khibino）為戰都了。

十月十九日，國防委員長史達林通告三軍：「不得後退，決以全力保衛莫斯科！」二十日中央國防委員會下令：「自本日起，莫斯科及其毗連區宣佈緊急戒嚴！」廿二日調任提摩盛科為南路軍總司令；任命朱可夫為中路軍總司令；史達林委員長坐鎮克里姆宮，總轄三軍，對德作決定性的會戰！

德軍整裝而來——據廿三日合衆社斯德哥爾摩訊：「德軍此次攻勢所動用之兵力，有坦克二

萬五千輛，高度機械化部隊一百萬人，飛機之實力，佔德全國空軍實力四分之一，且仍源源增加。……續有進展，到了廿四日，莫斯科衛戍司令部也承認：「德先頭部隊與莫斯科相去僅十四哩！名將貝特洛市向莫斯科居民呼籲：『準備巷戰，務使每一幢房屋均成爲一小型堡壘。』」

莫斯科的存亡，至此真是『間不容髮』，全世界人士的脈膊，跟這一幕驚心動魄的戰局，一起地跳張着，大部分人士實在都懷疑着莫斯科不能堅守了。連英政府人士也有些動搖。由邱吉爾首相向美國建議，派遣軍火租借法執行人賀浦金斯以磋商援助爲名，到莫斯科去偵察虛實（卷三）。但是，史達林的信心却依然堅定，早在十月四日希特勒發動總攻時，即已向英美保證：「蘇聯能於本年冬季抵住德國」。賀浦金斯於十月三十日在『美國雜誌』上發表其與史氏長談四小時之經過時也稱：「史氏曾對我表示：蘇德戰爭將在莫斯科以西存在，吾蘇聯人民將獲得勝利，吾人決不失敗。」十一月八日，史氏在紅場向海陸軍士兵及政調員發表演說時又說：「德國正遭遇悲慘之結局：七月伏羅希洛夫亦稱：『蘇軍必作戰到底，以完全殲滅法西斯主義，吾人有充足之兵力，以達成此項目的。』」

德國『孤烈的攻勢固然旺盛，却真像打在岩石上的浪花，每一次的撲擊，每一次都發碎，每一

北的喀列密一線尤其劇烈；喀城的得失，多至三次。十月三十日，哈爾科夫又告失守，南路轉急；十一月初，克里米亞區亦展開全面戰。不過主力依然集結在中路。「由坦克十三個師、步兵十三個師、及摩托步兵若干師，於十一月十六日發動第二次總攻，猛犯蘇軍西路前線，企圖繞越此陣線，深遠迂迴至蘇軍後方，包圍並佔領莫斯科。」（註四）蘇軍爲應付此空前嚴重之局勢，晝夜抽調援軍。廿七日，裝配完備訓練精良之新師團趕至莫城外圍之佛洛科拉姆斯克及斯達林科斯克兩地，力阻德軍進展！這和一九一四年九月初，法軍遁出瑪倫，遮都波爾多以後，霞飛元帥抽調援兵，由福煦大將率領，力挫德軍，使退至愛斯納河（Aisne）相似（註五）。廿二日，高加索門戶之羅斯多夫失陷，南路再告急。但是提摩盛科將軍趁德軍立足未穩，立予反攻，至廿九日於殲滅德軍克里斯特將軍所部；十四、十六兩裝甲師團，第六十摩托化師及一個SS師團後，克復了羅斯多夫。中路依然進出於莫城外圍三十哩處，拉鋸肉搏，德軍一連猛撲九日都沒有進展。

接着，冬將軍降臨，卽最南路黑海以北，氣溫亦降至零下十七度下，德軍的攻勢遂挫；在另一方面，蘇聯的反攻却日益猛烈。十二月三日再克羅斯多夫西四十哩之塔根羅格；中路外圍，亦日有進展；一直到十二月八日太平洋大戰爆發，希特勒才被迫宣佈：「東線大規模戰事業已結束，以待渡過嚴冬；來春之前，德軍不致佔領莫斯科。」（註六）遭遇了比拿破崙更悲慘的命運，

僅僅看到了克里姆宮的塔尖，即已展然而返了。

蘇軍由於奪回了「主動權」，各路的攻勢頗為順利，至十二月十三日之戰況如次：

(一) 萊利烏盛科將軍所部，將德軍坦克第一師、摩托化步兵十四、卅六師擊潰，克復羅干柴夫，包圍克林；(二) 庫茲納左夫將軍所部，追擊克復雅克羅瑪城；(三) 佛拉索夫將軍所部追擊敵坦克第二師及步兵一〇六師後，佔領索爾納奇諾高爾斯克；(四) 羅科索夫斯基部，追擊敵坦克五、十及十一師，挺進師，及步兵三十五師後，攻佔伊斯特拉城；(五) 波蘭丁將軍所部，將圖特東北敵坦克三、四、暨「大日耳曼」挺進師一團擊潰，續向敵步兵二九六師進迫；(六) 高利科夫將軍部，擊退敵十八師及摩托化步兵第十師後，克復米海洛夫及耶比封兩城。總計自十二月六日發動反攻至十日止，收復城鄉四百處以上！」(註七) 十六日再克喀利甯市。希特勒於失敗之餘，首先將勃魯齊匪免職，自兼總司令。(希氏於十二月十五日就任) 廿日宣傳部長戈培爾更怨天尤人地說：「德國已整備軍隊之冬裝，俾在俄羅斯嚴寒下作戰。但今年冬令之到來為期過早，望國人踴躍捐輸，藉以補充挪威、俄羅斯及其他各地德軍之不足。」

蘇軍的攻勢依然強盛，希特勒繼續退却，一直到一月上旬，還強顏辯解：「東線德軍現尚未到達『冬季戰線』」；一月十三日，德統帥部發言人又說：「東線陸軍將領略有更動：隨勃魯齊

匪將軍美離者共廿五人——中三

莫斯科之戰至此告一段落。

註一：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蘇情報部公報

註二：一九四一年十月六日倫敦合衆電

註三：參閱 H. D. White, G. H. K. Lighthips 合著：『美國參戰前之外交』，譯載中央、掃蕩聯合

註四：版冊字第八月廿六—九月四日

註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蘇情報部公報

註六：參閱蘇聯：『一九四一年後之世界』，商務版三二五三頁

註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合衆電

註八：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蘇情報部公報

二、德夏季攻勢序幕——刻赤與塞巴斯托波爾之戰

克里米亞戰事，自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展開後，也因爲冬季的降臨而告靜止。但此時蘇聯

所保有的，已僅僅最東端的刻赤與最南端的作爲黑海縫隙主要根據地的塞巴斯托波爾兩地了。可是這兩個地方的戰略位置極端重要；前者爲割加萊除羅斯托夫以外之又一門戶，艦隊軍海快還不足四哩；後者是著名的要塞，一八五五年克里米亞戰爭中，在土、英、法——後來加上了撒丁尼亞（Sardinia）——聯軍的圍攻下，經過十二個月的包圍才告淪陷。（註二）德軍稱之爲「蘇聯的奇蹟」。〇

四月二日，斯德哥爾摩傳說：「德國自來正大規模調動軍隊至東線，衆信將集中南部戰線，尤以克里米亞及頓內次兩區」。到了五月十二日，德國統帥部的公報果然說：「刻赤半島上，德編隊開始進攻，由飛機助戰。」

戰鬥一開始即非常激烈，刻赤城成爲德方進出的中心。十三日，蘇軍鑒於德軍的優勢，撤退至統防線；但隨後即在「纏韌戰線」施行反攻，同時在半島東北端葉尼卡爾一線，用重砲掩護，繼以衝鋒，終將城內德軍逐出；十六日蘇軍一部在德軍防線之背登陸——

同時提摩盛科爲打擾德國的攻勢計劃，於五月十四日，在卡爾科夫方面發動攻勢，刻赤陸於廿日終告淪陷，但卡城方面的蘇軍則頗爲得手。蘇方廿一公分口徑的大砲，使德軍爲之蹙眉。雙方坦克大戰的結果，德軍被迫退却；戰線自「爾哥羅德」向南展開，激戰十日，蘇軍已迫近了卡爾

科夫城。廿五日，重心移至伊斯姆一線。廿八日，蘇軍將德軍包圍，並將波羅馬尼亞步兵兩師，使希特勒不能親赴前線指揮（註二），戰鬥至三十日告一段落，蘇聯的情報都發表如下的公報：

「蘇維埃統帥部德悉德軍在卡爾科夫方面準備攻勢；法西斯統帥部已因此集結三十個步兵師，六個坦克師及其他軍事聯隊；蘇軍當在此方面予德軍以打擊；攻取攻勢，蘇軍並未計劃收復卡爾科夫。此類戰鬥，已告一結束。在此期間，德軍損失，僅死傷人員即已達九萬名，坦克五百四十輛，大炮一千五百十一尊，飛機兩百架……」

至於塞港的戰事，事實上，在二九四一年十二月申亦已發生，迨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德軍以十萬之衆，開始大舉進攻。十日後（六月十六日），德軍司令曼斯坦復增派後備軍加緊作戰，至此德軍實力至少爲七個步兵師，坦克一百五十輛，及無數之飛機，但仍不得達到目的。迫使柏林各報一致承認：「德軍從未遭遇如此之困難」（柏林交易所報）。「德巴斯托波爾竟爲全世界最難攻取之要塞，德兵從未遭遇如此堅強之防禦。」（漢堡報）。

戰至五六月下旬更趨激化！德軍已犧牲達三師之衆，連續進攻六次，均遭海灣守軍擊退；總司令曼斯坦幾遭不測，其隨從之汽車司機及攝格爾少校均被擊斃（註三），戰鬥之烈，可以想見。

廿五日，德方續有生力軍二師，羅軍一師開抵前線，於是德軍對蘇之優勢更增；廿六日，德軍楔入了市北面，但蘇軍仍抱定寸土必爭之決心，與敵鏖搏，雖房屋大部已毀，仍蟄居地下室中繼續作戰。經血戰一週之後，終於在七月三日撤出塞潘，至此，這個歐戰世界的要港，又遭受歷史第二次淪陷了。

註一：參閱 J. S. Schapiro: *Modern &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Chap. 10.

註二：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九日德統帥部廣播

註三：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二日路透社電

三、頓河草原與高加索山地戰

頓河平原的戰鬥，是繼塞巴斯托波爾的陷落而展開的，而且一開始即極趨劇烈，為本年度德國真實性之「春季攻勢」。希特勒驅使大軍一百萬，坦克二千輛，以及「歐洲十四國勞工從事奴役勞作」下的優勢火力，集中一點，「楔形突入」，一鼓而下柏爾果羅德、佛蘭盛斯克（七月四日）；再馳而下庫爾斯克（七月五日）；接着在佛羅內茲以西激戰，攻佔斯達里奧斯科爾（七月

內茲)；同時渡過頓河之衆二十萬。

德方廣播於八日進佔此位於頓河與佛羅內茲河之間，爲莫(斯科)——羅(斯多夫)鐵路重要交叉點之佛羅內茲。

十日，大隊坦克會戰於頓河西岸；同日德軍布克所部佔領緝城南一百一十里之羅索希城，但激戰繼續在康台米羅夫卡(羅索希東南)與利亞盛斯克(伏羅希洛夫勒格西北)區間展開。十二日，德軍佔領康台米羅夫卡；接着又佔領里納若斯克，使蘇軍不得不及時放棄頓河以西整個盆地，轉而扼守東岸之國防陣地。

可是，正在這危急之一瞬間，德軍左翼又開始向羅斯托夫進擊，揭開了高加索山麓的戰鬥序幕。

十五日波古奔爾(佛羅內茲南)；米內羅佛(羅斯多夫北部)再度淪陷，情勢之亟，爲去冬以來之最高點。連局外人的英前陸相倍立度也感傷地說：『目前局勢之嚴重與前途之黯淡，爲戰事發生以來所未有！當蘇聯被迫退出頓河二線時，吾人竟不能陸上採取行動，以減輕其壓迫，吾人之方法顯有錯誤。』(註二)

直到七月下旬，這危險的形勢有增無已。佛羅內茲一線，德軍已越過里錫羌塔克，指向史達

林格勒；頓河下游，德軍已自齊姆蘭卡雅向東西方扇形蔓延，而且已在頓河南岸建立陣地，其坦克車隊與車隊已在兩處渡河。廿八日，又有生力軍十一師，包括坦克部隊兩師，田洪、荷、比等區趕到，加入戰鬥。而僅僅集中南路一線的德軍，便有裝甲兵二十師，坦克一萬輛！（註一）

史達林委員長發出了『不許退却，所有路士均須死戰，如不獲勝，即當殉國』的命令！（註二）

可是，情勢並沒有巨大的改變，除短時期各戰線稍形膠着外，蘇軍依然被迫後退。在頓河河曲廣袤二萬三千方哩的大草原上，貝古斯克，齊姆蘭卡雅與克勒特斯卡雅三處繼續的激戰中，處於不利的自然是蘇聯。七月卅一日，蘇軍正式公佈放棄羅斯多夫與諾佛契卡斯克；八月六日，蘇聯復承認：『除史達林格勒西北七十哩之克勒特斯卡雅一處外，其他各地蘇軍，無不後退；德軍刻正向庫舒茨夫斯卡雅及貝拉雅—各林那二地挺進』。德軍八日突破阿瑪維爾南下，十六日佔領邁科普油田……

『蘇聯為解除南路德軍之壓力，由朱可夫元帥，於十一日在察夫（塔利甯西南）與格特斯卡斯摩梭斯州東北）以及維亞茲瑪方面發動攻勢，一舉突破德軍三線一百十五公里，將德軍第一六一、三四二、二九二、六一、及二五六步兵師，第一四及三六摩托化兵師，與第二坦克

師完全殲滅，並重創其第一、第五坦克師，三二八、一八三及七八步兵師，解放人烟稠密地區六百十處——（註四），可是仍不能稍改南路德軍之勢！迄本年度終了，八月底爲止，德軍在這一草原上的對峙形勢是：

北面僵持於佛羅內茲州；東面激戰於史達林格勒外圍——下節當另爲詳述——東面：在南德軍於十九日攻克克拉斯諾達後，跨越庫班河，威脅蘇聯黑海艦隊僅有的根據地諾伏羅斯克；邁科普的一路進窺圖阿普斯；向西，德軍逼克伏洛希洛夫斯克（卽斯塔夫洛普爾），奇奧爾及夫斯克，直到脫萊克（Terek）河以北之格羅西尼油田區；正南方面，德軍佔領了五山城與吉斯洛夫茨克——

但希特勒並沒有因爲這許多戰果而心滿意足，甚至沒有感覺到勝利，相反的，却命令他的喉舌戈培爾『普告全世界，準備長期之堅苦戰爭』（八月廿六日路透電）！同時，因爲提摩希科的大軍始終閃避了，使德方發言人蒂隆瑪將軍不能不宣佈：『吾人今日已遭逢蘇軍完全新穎之戰略，去年夏秋，蘇軍對每寸土地皆會竭力扼守，今年則一反此法：蘇軍迅速撤退，顯然欲以頓河爲真正據點之陣地。我軍之計劃自應視蘇軍之策路，隨機應變，而期待蘇聯自認爲時機適宜時所發動之有力反攻。』（註五）

而這頓河草原與高加索山地的決定性的鬥爭，却繫於史達林格勒一戰！

註一：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倫敦路透電

註二：一九四二年七月廿九日合衆電

註三：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日合衆電

註四：一九四二年八月廿六日蘇聯情報部公報

註五：一九四二年七月廿一日路透電

四、史達林格勒的爭奪戰

21 交外與戰抗的聯蘇來年一

史達林格勒的戰鬥，與頓河草原之戰原具有不可分性，當希特勒的先鋒部隊於七月十三日抵達史城外圍時即已揭幕。但是，因為這一幕壯烈的戰鬥，史無前例，而其在蘇德戰爭中所具的『決定性』，還遠過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理姆斯（Rhinns）之役。當時魯登道夫說：『假使我們進攻理姆斯成功，我就勝利了；』福煦將軍加着說：『假使德軍攻理姆斯勝利，協約軍就失敗了。』（註一）——所以有獨立地加以敘述的必要。』

希特勒『夏季攻勢』的主要目的，事後證明是『要從東邊來包圍莫斯科，把它跟伏爾加和烏拉爾後方的聯絡切斷，然後就猛撲莫斯科。德軍向南方產油區的進展，抱有附帶的目的：不僅是要佔領產油區；而且與其說是要佔領產油區，毋寧說是想把我們的主要後備隊牽制到南方去，削弱莫斯科陣線，這樣使它向莫斯科猛撲的時候比較容易取得成功。』（註一）德軍甚至把進展的時間表也制定了：『七月十日到波利·格萊布斯克，七月二十五日到史達林格勒，八月十日到薩拉多夫，八月十五日到古比雪夫，九月十日到阿薩瑪斯，而九 廿五日到巴庫。』（註三）

史達林正像禍胎將軍一樣，早在七月十七日，僅僅當希特勒的先頭部隊碰到它的犄角時，即已下令死守史城。德國的新聞界引用安哥拉方面絕對可靠的消息：『史達林已離開莫斯科，前往史達林格勒，親自指揮防守戰略，蘇總參謀長夏浦尼阿夫已在史城，大批增援之物資人力，即新近組織之中亞軍，亦已集結該處。』（註四）十九日，土耳其方面又傳出消息：『蘇聯在羅內茲，阿斯特拉罕與古比雪夫間之三角地帶，仍有廣大之後備隊，其數達數百萬。德軍刻僅靠近此等裝備優良之軍隊，尚未發生接觸。』（安哥拉十七日路透電）

這樣，接着四個月的堅強搏鬥，其猛烈的情形居然十倍於一九一四年時之凡爾登大戰，（註五）並不是偶然的。

八月廿四日，德統帥部宣佈「爭奪史達林格勒之決定性戰爭現已開始」，當時德國在不足百里之戰線上，使用了七十五萬兵力（包括裝甲部隊十五師），飛機千架，分三路自西北、西南、正西進薄史城。西北一路自查特斯卡雅推進，距史城七十五哩；西南自科特爾尼科夫前進，距史城九十哩；正西自克萊特斯卡雅，距離更近，才四十哩，與昨年進攻莫斯科的形勢幾乎相同。

史城的戰略位置，在歐洲第一大河的伏爾加河之東。所以蘇軍是「背水」而戰的。全部的地形又極平坦，僅西北角為丘陵地帶，而其最高的制高點也不足五百公尺，唯一的運輸線是靠伏爾加河，通達莫斯科的鐵路，因為佛羅內茲的失陷而被切斷——一句話，攻守之勢，是較莫斯科之戰更困難的。同時德方又使用了大批的傘兵！

蘇聯為解除此不斷增加中的壓力，除正面肉搏死守，「當敵一膠着一團時，特發信號，使在被後方之砲兵，集中射擊，與敵同歸於盡。」（註六）外：在中路塞夫方面，繼續發動旺盛的攻勢。廿六、七兩日，又以空軍迴炸柏林，但澤、哥尼斯堡及德國東部、東北部與中部其他城市。這結果：德軍雖仍獲進展，但極遲鈍，不為預定的時間表不克實現，一直到八月底，還沒有摸到斯城的邊緣！

終於，德國宣稱窮途末路不得不於八月卅一日昭告世界：「準備作長期之堅苦戰爭」，同時

通知各報記者：「史達林格勒不能期望於短期內佔領」。德軍控制下之芬蘭拉蒂電台並受沙厄亞的聽衆說：「史達林格勒防務之堅強，誠出於意料之外，最後結局目前仍無法推斷。」

同日，柏林廣播又說：「蘇軍在史達林格勒以西猛烈反攻，蘇坦克車不斷向德軍進攻，致德步兵之防線遭受威脅。德以俯衝轟炸機擊毀蘇軍坦克十輛後，蘇軍始行後退！」

九月德軍進攻益猛，楔入史城，戰鬥成每一條街道與每一幢市房之戰。但蘇軍繼續英勇苦戰，至十一月廿六日始行解圍，終且完成歷史上最光輝之反包圍殲滅戰。但此非本書範圍，只好從略。

註一：F. Lee Jones: Europe Since 1914, p. 115

註二：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史達林報告

註三：同上

註四：一九四二年十月廿七日新德哥爾摩合衆電

註五：參閱格拉克齊奧諾夫：「史達林格勒過九宿登」，見一九四二年十月廿六日新華日報

註六：參閱史城守軍司令崔可夫將軍談話，見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新華日報

五、莫斯科三國會談

莫斯科三國會談之召集，係八月十五日美大使史丹哈特及英大使克利浦斯以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函件交與史達林之結果，羅邱函內建議三國召開會議，從事討論：如何以美國多餘之軍火分與英蘇兩國，英國應以多少出產運至蘇聯，及各國間如何相互供給軍需原料等問題，以及如何製成一九四二年的作戰方略——

三國代表團的陣容甚盛，代表蘇聯者為：蘇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蘇聯元帥，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委員伏羅希洛夫；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長米高揚；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中型機器製造業人民委員長瑪利舍夫；海軍人民委員長，海軍上將庫茲納左夫；航空工業人民委員長沙庫林；及國防人民委員會砲兵總管理局局長砲兵上將雅科夫萊夫，以莫洛托夫為團長。

英方代表為：供應部大臣卑維勃魯克；帝國參謀本部次長麥克勒第少將；飛機生產部出席國會次官巴爾佛；現任英赴蘇軍事代表團團長法蘭納中將；該團海軍組組長木爾斯少將，及空軍組組長柯里埃少將，以卑維勃魯克為團長。

英國代表團團長哈立曼氏，團員有軍火租借法案執行助理員勃里斯少將及生產科副科長貝特等。

哈立曼、卑維勃魯克等一行於廿八日即已抵達莫斯科，史達林爲加速會議之召集，立予接見，會後一小時後，即宣佈定廿九日正式舉行會議。

廿九日，幕啓，由蘇外長莫洛托夫主席，各代表團團長互致簡短之頌辭，表示蘇英美在對希特勒德國之戰中，行動完全一致，同具堅忍不拔之決心；繼即通過工作程序，並任命成立：陸軍、海軍、空軍、運輸、原料及藥品供給六個委員會。

會議進行異常順利，至十一月一日即告結束。會後，哈立曼及卑維勃魯克聯合發表聲明如下：「兩國已決議，即以鞏固軍民所要求之所有需要供給蘇聯；運輸之利便，業已充分加以檢討，並已擬就鐵道×處，增加運輸量之計劃。蘇聯政府亦以英美所急須之若一原料供給兩國。希望納粹暴政消滅之後，各國能出席會議，重建和平，俾人類能安居樂業，並獲得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並無缺乏之虞之保證。」

六、蘇英簽訂軍事同盟

英蘇關係，自希特勒六月廿一日登蘇後，後自其時以後，希氏丹其卑中的英陸軍前鋒一縱橫協定」底破復，却成了「蘇聯之危難，即為吾人之危難；吾人應以一切可能之援助給予蘇聯，並與蘇聯人民向共同目標邁進」（註一）的有力聲明。這一聲明鐵錐似地打擊了希特勒的驕傲。接着，七月十二日，英蘇簽訂了「在對德作戰期間之共同行動協定」。十二月初，英外相艾登赴蘇聘問；至第二年五月末，英蘇終於訂立了軍事同盟。

條約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廿六日簽訂，由蘇外長莫洛托夫親赴倫敦參加簽字。莫氏於五月廿一日抵英，經數次商談後，條約即告成立。條約全名甚長，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不列顛聯合王國及北愛爾蘭對希特勒德國暨其歐洲夥伴作戰同盟及戰後合作互助之條約」，茲錄如下：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鑒於聯合王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同盟之建立，特互保對於德國及在歐洲與其聯合從事侵略行為之國家作戰時，互予軍事與其他援助，以及各種支持。

第二條：締約國雙方保證對於未明白放棄一切侵略意圖之德國希特勒政府，或德國任何政府，不與之進行談判；非獲得雙方之同意，不得對德國或在歐洲與其聯合從事侵略行為之

任何一國進行談判，或成立任何休戰或和平條約。

第三條：第一款——締約國雙方宣布，願與其他具有同樣志向之國家團結一致，接納戰後採取共同行爲，以保持和平與反抗侵略之建議。第二款——在上述建議未經接納之前，締約國雙方將於軍事敵對行動停止之後，採取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德國及在歐洲與其聯合從事侵略行爲之國家之侵略與破壞和平行爲無重行發生之可能。

第四條：倘締約國之一方於戰後期而遭受德國或第三條第二款所列之任何一國之攻擊，因而與該國發生軍事敵對行動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即予捲入軍事敵對行動之一方以力所能及之軍事援助及其他支持與援助。在締約國受下彼此同意認爲本條可藉接納第三條第二款所擬定之建議宣告廢除之前，本條當繼續生效。倘此種建議未經接納，則本條之有效期間，應規定爲二十年，其後締約國之任何一方可依照本約第八條辦理。

第五條：締約國雙方爲彼此間之安全權益計，同意於重建和平之後，取得嚴密而友好之合作，共同從事歐洲安全障礙與經濟繁榮之組織。締約國雙方將願及聯合國家對於是項目的重視，並將遵守兩項原則，即勿圖一身領土之擴大，勿干涉他國之內政。

第六條：締約國雙方同意於戰後互予經濟上之一切可能援助。

第七條：締約國之每一方保證勿成立反對他方之任何同盟，或參加任何聯合。

第八條：本約應於最短期間內予以批准。批准書交換完畢，本約立即生效，並將代替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蘇聯政府與不列顛聯合王國政府在莫斯科所簽訂之協定。本約之第一部（一至二條）將繼續生效，以至締約國雙方與德國及在歐洲與其聯合軍事侵略行為之國家重建和平時為止。本約第二部（三至七條）之有效期間應為二十年，其後任何締約國之一方倘未在滿期前之十二個月提出廢約通知，則該部繼續生效，以迄任何締約國之一方以書面提出廢約通知後十二個月屆滿時為止。上約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訂於倫敦，原約用英蘇兩國文字各繕一份，每份供經英外相艾登及蘇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莫洛托夫簽字。

又該約序文全文如下：英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委員會主席決定為下列目標而締結條約，一為欲確認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英聯合王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在莫斯科為共同對德作戰所訂協定之各款，並以正式條約代替該協定；一為欲求取戰後和平之保持及避免德國及與其在歐洲從事侵略行為之國家再有侵略行動；一為欲對於處理戰後和平以及在以後根據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所宣佈而經蘇聯政府所遵守之大西洋憲章原則，重建世界期間，求取彼此間以及與其他聯合國家間之密切合作；一為欲締約國之一方於遭文

德國或與其在歐洲從事侵略行為之任何國家之攻擊時，獲有彼此間之接見。

註一：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三日邱吉爾演說

七、蘇美成立協定

蘇外長莫洛托夫於簽訂蘇英協定後，即離英赴美，於五月廿九日抵達華盛頓，當由羅斯福總統加以熱誠招待，接着就頻頻會談，參加者，有蘇駐美大使李維諾夫，美租借法執行人賀迪金斯，美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及全美機隊總司令金氏；在最後非軍事問題之會談中，赫爾國務卿亦曾出席參加。雙方談話時，對於一九四二年建立歐洲第二戰場之迫切工作，獲得充分諒解；關於美國增加並加速以飛機及其他軍需原料供應蘇聯各項問題亦在討論之列。六月十一日，對時期的美蘇協定成立了。全文如次：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與美利堅合衆國政府關於進行抵抗侵略戰爭適用互助諸原則之協定。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與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宣告：兩國現與其他抱有同志願之國

家或民族從事合作之努力，以期奠定公正而永久之世界和平，俾其本國及一切國家獲得受法律維護之秩序；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與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均爲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聯合國宣言之簽字國，故已贊同美利堅合衆國總統與大不列顛愛爾蘭聯合王國首相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聯合宣言，卽以大西洋憲章著稱者中所包含的宗旨與原則之共同綱領，該項聯合宣言中之基本原則，本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所堅守者；又美利堅合衆國總統會依照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美國國會法案，認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抵抗侵略之防衛，對於美利堅合衆國之防衛，關係至爲重要；又美利堅合衆國已擴大並正繼續擴大給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援助，以抵抗侵略；又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接受此項援助以及美利堅合衆國以酬答此項援助而獲得利益之期限與條件，宜俟知悉此項防衛援助之範圍，並且俟事態之發展能更瞭然規定何種期限與條件及利益始能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美利堅合衆國有相互利益，且促進世界和平之建立與維持後，再作最後之決定；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與美利堅合衆國政府，俱願對於防衛援助之條款，以及對於決定此項期限及條件時應顧及之若干事項，在目前締結初步協定，此項協定之訂立，業經在一切方面正式核准，舉凡按照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或美利堅共和國之法律，在訂立此項協定以前，應履行完成或執行。後列簽字人經其

本國政府爲此目的正式授權議定如下：

第一條：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將繼續以美利堅合衆國總統准予轉移或供給之防衛用品，防衛兵力及防衛情報供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

第二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將繼續對美利堅合衆國之防衛及其加強有所貢獻，並以所能供給之此類用品、兵力、便利或情報供給之。

第三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未經美利堅合衆國總統之同意不得以根據美利堅合衆國國會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法案而轉移之任何防衛用品或防衛情報，轉移其權利或持有，或允許任何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官員、僱員或代理人使用之。

第四條：如因將任何防衛用品或防衛情報轉移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之結果，而該政府應採取任何辦法或付給任何款項，以充分保證對此項任何防衛用品或情報享有專利權之美利堅合衆國一公民之權利時，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經美利堅合衆國總統之要求，即當採取此項辦法或付給此類款項。

第五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依美利堅合衆國總統之決定，此次緊急狀態結束時，當以依照本協定轉移之防衛用品中未曾毀壞遺失或消耗者及美利堅合衆國總統認定爲

對於美利堅合衆國或西半球之防衛或對美利堅合衆國其他方面有用者，返還美利堅合衆國。

第六條：在最後決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當給予美利堅合衆國之利益時，對於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所供給及蘇維埃代表美利堅合衆國接受或承認之一切財產、兵力、情報、權利或其他利益或事項，應加以充分之認定。

第七條：在最後決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為報國根據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美國會法案而供給之援助，應給予美利堅合衆國之利益時，其期限與條件應不致影響兩國間之貿易及兩國間租互有利之經濟關係，並改良世界規模之經濟關係。為此目的，上述規定中應包括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美利堅合衆國之同意行動，並公開之使其具有相同志願之國家可自由參加，藉國際的適當措置，以擴張為全世界人類自由與幸福之基礎的物品之生產，使用交換及消費，並取銷國際貿易間一切方式之歧視待遇，減低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一船而論，即應實現美利堅合衆國總統與聯合三國首相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聯合宣言中所提示之一切經濟目的。該項聯合宣言中之基本原則，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所堅守者。兩國政府間，應於從早而利之日期開始談判，以期參酌主要經濟情況，健全其本身之協定行動，達到上述目的，並謀爭取其他具有相同志願之政府一

俄國進行之最佳方法。

第八條：本協定自本日起生效，在雙方政府所議定之日期以前，應繼續有效。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副本在華盛頓簽名蓋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駐美大使馬克西姆·李維諾夫。美利堅合衆國國務卿科提爾，赫爾。

八、危如壘卵的蘇日中立

蘇日間的外交關係，自從蘇維埃政府成立以來，就一直奔動盪不甯的氣氛中渡過。早在一九一八年，日本爲垂涎濱海省與西伯利亞，藉口海參崴「無名強盜」襲擊「凡爾賽旅館」與「俄日大熊」的一塊皮。一九三五年的「北京條約」固然稍稍地弛緩了日蘇間的緊張局面；可是會幾何時，由於「九一八事變」的收獲，爲了所謂「確保滿蒙之安全」，日本對蘇聯的西里亞又彈起禽爪來了；於是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五日的德日防共協定；有一張嚴肅事件；有一「諾門坎事件」；若果不是僥倖於蘇聯轟炸機的威力，早就會爆發爲蘇日之戰了。

一九四〇年九月廿七日日本和德義成立了「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日

「汪」又成立「調整日蘇關係基礎條約」，日蘇間關係，不絕如縷，隨時有破裂的可能。到了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松岡洋佑訪歐歸來，道出莫斯科，與蘇聯成立了「蘇日中立協定」，這才使蘇日間危殆的關係為之一變。多年來的枕隕不甯，稍告安定。同年六月十一日，日蘇間又締結日蘇商約及貿易額與清償協定。

可是，真的是「墨澤未乾」，德國進攻蘇聯了，使這位三國同盟的台柱之一的日本，又陷於莫知所措的境地！手訂蘇日中立協定的松岡，至此又不得不高談其莫測其妙的「清空之頭腦」，為成功之秘訣，本人之唯一運動，即為嘴之運動！」終且被刷下閣，代以「外交原沒有一定途徑，應採取隨機應變的態度」的豐田了！

隨後，跟希德蘇戰局的變化，日蘇間的脈膊也成了一緊一弛的狀態。

十月十六日，東條繼第三近衛內閣而登台，他標榜着實行南北並進的戰時內閣。這樣，僅僅三日，為日本外務省喉舌的「英文廣知時報」就叫出了：

「美國倘仍利用海參崴為運輸美國物資赴蘇的路線，則戰必有波及遠東之虞。」十月六日，日輪氣比丸在朝鮮海外觸雷沉沒，日本就借題發揮，大敲鑼，硬說：

3) 蘇聯領海內漂出的浮雷，外務省公然就發出了如下的聲明：

由莫比丸上所發出的無線電報及其他情形判斷，該輪的沉沒，係因觸及由蘇聯領海內漂出的浮雷所致。故外務省次官西春彥於六日下午邀請蘇聯駐日本大使奧梅丹爾赴外務省，提出最嚴重之抗議，要求蘇聯政府作誠懇的答覆。」

同日的一東京日日新聞「更叫囂着：『倘蘇聯不能根據中立協定的友好精神有所動作，則日本海或將因莫比丸事件而成爲戰區。』」

十一月十三日東條以陸相的資格在議會內答覆大政翼贊會同僚議員中島彌四郎的質問時說：「陸軍業已準備應付萬一」；海相島田也說：「日本海軍業已完成一切準備，以便應付局勢之變化。」廿三日軍部喉舌的「國民新聞」更唱廢棄日蘇中立協定：「如果蘇聯對於日本抗議莫比丸沉沒事件，繼續用強辯手段，則日本將採取堅定措施，日蘇中立協定也將被迫廢棄。」

情勢之函可謂達於極點！這時日本北進的空氣，較任何時期爲高。

十一月廿五日，德義日軸心國及其尾巴們在柏林舉行會議，決定將一九三六年的防共協定有效期限延長五年。德國方面宣稱：「這次會議是歐陸一團絡繹不絕的表現，也是『全球』反布爾維維克的表現。」

但是，也許正因爲「蘇聯潛艇和轟炸機的影響」，始於幽靈般地出現在東京大本營的每次會議

席前」，(註二)以及張鼓峯戰鬥決兩役的實證，日本的武力，終於突然地南向，於十二月八日挑撥起太平洋上無邊的烽火。對蘇的關係反而弛緩了。這點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柏林締結的新三國公約可以看出來。該約僅僅強調了「美國與英帝國所強加於三國(德、義、日)的戰爭」(註三)避免觸及蘇聯，顯然還殘留着「蘇日中立協定」的約束。

然而，由於日軍在太平洋上初期豐沛的收穫，得意忘形的日本軍閥又有餘力來覬覦蘇聯了。誠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廿八日蘇聯「理報專論」所說：「日軍的初期的勝利，在若干日本報紙的編輯室裏，已變成無力的標題。這些報紙步他們德國伙伴的後塵，已開始熱心而驕傲地，想來分割並未殺死的北極熊的皮了。」

從而：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內閣情報局發言人堀公一以恐嚇的口吻說：「目前日蘇關係依舊基於日蘇中立協定；但如蘇聯決定加入各民主國家反對防共協定的紅線，則國際關係自將大為改變。」

四月三日，櫻建川美次為駐蘇大使的佐藤尚武更向史達林提出無理的要求：「請將威脅日本「後門」之遠東蘇軍撤去。」其要點是：(一)蘇軍自滿洲邊境撤至分界點，各該分界處之位置由日方決定；(二)蘇軍自若干飛機場及戰略要點撤退，日方將各該地點為其安全上不可或缺之

地。」

四月廿九日，「東京日日新聞」又無理取鬧地要求「二月返國之蘇聯駐日大使速即返任」。
 「否則蘇方必須另派新使。倘按照日蘇協定之原則維持中立，蘇聯必須採取更積極的政策。若然，則蘇聯必須有大使常駐東京。」

可是蘇聯的態度却始終堅定，始終不折不撓，也決不怕作戰！對於日本的一切恫嚇伎倆，一概漠視！

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蘇駐美大使李維諾夫在招待記者席上，就曾率直表示：「軸心國包括日本，為「國際強盜」一夥，吾人現在同一戰爭中作戰：吾人將攜手並進，制服現時代中最可憎惡的惡魔。」一月廿八日真理報專論也率直警告日本：「在東京出版的廣知時報，曾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向大東亞進軍」。除了澳洲以外，竟把東部西伯利亞也包括在這個圈子裏了。——如果日本的記者們想就太平洋戰爭方面，作德國會經作過的同樣大了不懶的謔語，而裝出虛張聲勢的狂態；如果他們一定主張分割還未殺死的北極熊的皮；那末正是所謂「緣木求魚」了。大家都知道：德國得到異常慘痛的經驗以後，已終於認識蘇聯的實力和威力了。叫日本的報紙從別人的經驗裏，學得一些教訓吧。叫他們不要以為開頭順利的，

結果一定會好，否則他們就會從他們自己的經驗中，認清中國的諺語是正確的：「誰笑得最後，誰笑得最好。」

而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日蘇漁約底延續上，蘇聯也並沒有讓步，日本又喪失了一九四一年滿期之十九個漁區中五個漁區之拍賣；除日籍漁商應付之一切租金統稅與關稅外，應再增繳百分之二十；且鑒於為租借漁區而付款之條件時有變更，日本政府同意：應蘇聯國家銀行之要求，或以金條付款，此項金條在海參崴交付；日籍漁商以金條繳納租金時，應另向蘇聯政府增付百分之四，以充金條之運輸費。——

終一九四二年，蘇日中立條約在不斷的考驗中；蘇日關係的危機忽張忽弛，但由於蘇聯的武裝和平，日本始終不敢妄動。希特勒所要求於日本的夾擊，還不過是希特勒參謀本部裏的一個草案，並未實現。這是蘇聯之所慶幸，而希特勒之所深深地失望的。

註一：一九三八年蘇聯十月革命廿一週年紀念會上，莫洛托夫報告，曾云：「蘇聯準備對任何侵略者的打擊，還以兩倍或三倍以上的打擊，在任何西方或東方的敵人，如德國蘇聯轟炸機的威力，則請它試試。」

註二：馬克·根：『太平洋爭端』，時與出版社一〇六頁。

註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簽訂的三國公約：「第一條：德義日將竭盡一切力量，進行美國及英帝國強加於三國的戰爭，直至勝利之日為止。第二條：德義日相互担保在未來彼此間完全諒解前，不與美國或英帝國停戰或媾和。第三條：德義日三國在戰爭勝利結束後，也將作最密切的合作，以期依照一九四〇年九月廿七日所締結三國同盟條約的意義，實現一正當的新秩序。」

第三章 「第二戰場」的呼籲與英國的遲疑

「第二戰場」的要求，是與戰事的張弛相一致的。可是，問題的提出，却早在一九四一年早一月初，史達林在紅軍廿四週年紀念會上即已剴切指出：

「紅軍失利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歐洲沒有第二條戰線來反對德國法西斯軍隊。這就是說，現時在歐洲大陸上沒有大不列顛或北美合衆國底任何軍隊來進行反對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戰爭；因此德國人得以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並盡須在東西兩方進行兩條戰線的戰爭。」（註一）

出席莫斯科三國會議英代表團長卑維勃魯克也是極熱心於第二戰場之開闢的，他在四月廿三日既大聲疾呼：「進攻乃最好之防禦！余相信英國應採取此種方策，並滑德軍佔領下長達三千哩的海岸線上，在西歐某處開闢第二戰場，以協助其進攻之防禦。」迄六月廿一日北明翰市民舉行紀念蘇德戰爭週年大會時，復強調「現派遣第二遠征軍至第二戰場，不容有木必要之延宕」，並且憤慨然大胆指出：「北明翰主教及柏德摩公爵爲反對開闢第二戰場者，吾人必須注意而慎防之！」

五月末，莫洛托夫之親自前往倫敦與華盛頓，如所週知的，也就是爲了「第二戰場」。六月十一日白宮爲莫洛托夫赴美而發表之聲明，也明白說：「雙方在談話時，對於一九四二年建立歐洲第二戰場之迫切工作，獲得充分諒解」；隨後羅斯福總統亦公開說：「決定於一九四二年內開闢第二戰場，對希特勒作戰。」「國會方面人士聞訊之餘，如釋重負，若干議員數星期來，均深信於本年內痛擊希特勒，將使納粹主義自戰爭中消逝，甚至前屬孤立派之議員，本日對於總統聲言之決定，亦表示贊同。」（註二）

可是事實呢？一切原封不動，即當頓河草原二萬三千方哩上捲起無邊的烽火，納粹的大砲二千尊，針對著史達林格勒時，也還是毫無動靜，使當事國的「蘇聯人士對於盟國，即無痛苦之感，亦生疑慮之情」了！而要求開闢「第二戰場」的鼓噪，於是乎響徹雲霄：

首先傳出這一個要求的是從遙遠的華盛頓方面來的：「當茲德軍愈益深入蘇境之際，主張在歐洲增闢第一戰場之外交壓力，亦益見增高。」（七月十六日華盛頓路透電）接着英國下院議員亨威爾更吐出了如下的憤激：「吾人如能打擊敵人，並能立即爲之，則英國民衆自有寬恕邱吉爾及其政府過去一切之錯誤及挫折。吾人目前如不能採取迅速而重大之步驟援助蘇聯，吾恐國內即將發生騷動不安之感覺，比其結果，或足傾覆現政府。然尤甚者，國人抗戰之信心，或將因而動搖。」

播，亦未可知。」（七月十九日路透電）廿一日代表紐約州一百萬會員之工業聯合會，上書羅斯總統，要求開闢第二戰場。他們認為「第二戰場之開闢，不僅對於同盟國甚為重要，即對於美國本身之安全，亦極重要。」廿五日，倫敦西北七大工廠軍火工人擁至唐甯街十號，呈請立即開闢第二戰場。布勒克浦爾國際金屬工人協會舉行集會，要求開闢第二戰場。廿六日，倫敦有羣衆六萬人聚集於特拉夫加，鼓噪贊成開闢第二戰場，縱然此舉可能引起英倫之戰，亦所不顧。當時有工黨議員蓋斯脫會警告羣衆說：「第二戰場或將引敵企圖侵英，君等已有準備否？」羣衆大呼：「有準備！」廿九日華盛頓工業團體協會之工業聯合委員會亦上書總統，請求立即開闢第二戰場；八月二日，英上院工黨議員領袖斯特拉鮑齊勳爵，在蘭開夏郡之華林敦城發表演說：「在歐洲開闢戰場一事，再延一月，將屬尚遲。希特勒刻正利用盟軍高級指揮部之過分慎重，使其獲得時間，以擊敗蘇聯之陸空軍；然後與其大軍西向。空中轟炸德國，不足以取得勝利！」

英國民意的測驗，主張開闢第二戰場者達百分之六十；反對者僅百分之十二。（註三） 全世界的輿論，也一致期望着這足以解除蘇軍壓力的第二戰場的迅速演出，而華盛頓郵報的社論尤為激烈，它力言「宜即開闢第二戰場」而外，且引納爾遜之名言：「最勇敢之措置，即最安全之措置。」並且說：「今則在歷史上對此名言作最大之證明者，乃希特勒與日本，彼等已」而言，起

而智！其每一次之軍事突擊，從無獲得其參謀本部人員之支持者，然卒能獲勝；日本亦因不顧一切而獲勝利。在遠東每一戰役中，凡同盟國斷為不可能者，日人竟可能之。吾人今日以至向敵人領教之時矣！今惟勇者方可控制聯合國家之戰略；亦惟勇者，始可決斷——」（七月廿五日華盛頓電）

可是客觀形勢：「第二戰場」依然不為「抽象」的詞！「倫敦方面盛傳之若干秘密消息，均足表示各方相信英美早日開闢第二戰場之態度或已改變！」（七月廿一日合衆電）

而英國勞工大臣貝文且更宣稱：「今日高喊開闢第二戰場者，適投希特勒與戈培爾之所好。倡導此一口號之左派友人，使國內意見陷於分歧，因而製造吾人所欲極力避免之環境。余懇對蘇特表友好之人，幸勿強迫政府對開闢第二戰場問題提出答復。」同時警告礦工：「勿向余肆言第二戰場，但盡汝等之力，協助政府，俾使無論何處，不感缺陷。未來八十日中，為最緊要關頭，如人人能竭力工作，或能早獲勝利。」（七月廿六日路透社電）

實則，物資的援助，也還相當可疑：七月十八日生產總監李特爾頓報告：「吾人在九月餘之期間內，已運送坦克二千輛以上赴蘇。吾人每週運輸坦克赴蘇之數，平均為五十輛。在五月底以前，吾人運送飛機之數，已超過吾人允諾在六月底以前運輸數之百分之十一。」這數字在蘇德

大戰中可能發生的影響，亨威爾在要求立即開闢第二戰場時已表示懷疑：「英國每週可供給蘇聯坦克五十輛，究竟有何效用，殊屬可疑。以東線大盪坦克戰事情形觀之，令人不無杯水車薪之感。」

八月初，邱吉爾赴蘇，這在英國現代史上是一件大事。目的據說「乃在討論準備開闢第二戰場事宜」(八月五日路透電)。而蘇聯的領袖會談後，邱氏特發表聲明：「不論前途如何，吾人具有充分決心，並肩作戰。吾人將以朋友兄弟之情誼，戮力奮鬥，直至希特勒政權最後之形跡化為灰塵，永使後人懷念作為殷鑒。」

接着，盟軍於八月十九日在法海岸第厄普區登陸！

然而，這祇是曇花一現！戰鬥九小時後即告結束，誠如聯合作戰司令部公報所說：「此舉並非第二戰場的開始。」(八月十九日路透電)八月廿八日，英海相亞歷山大在倫敦十字會博覽會席上發表演說，盼望蘇聯苦撐，他說：「蘇聯倘能支持至盟國所有全力生產之飛機輪船與其他配備能增強蘇聯時，則余深信此苦痛之時期，即將為踏入勝利與自由之途之轉捩點。」三十日，英議員兼海軍部財務秘書羅爾，不知是向他的上司亞歷山大討好呢，還是聲援勞工大臣貝文，更說：「在未來數月中，吾人但願不知所云之人，以少發議論為妙！除非彼等停止再談第二戰場，

否則將對蘇聯與吾國兩皆不利。」

終於，迄本年而終，期望中之『第二戰場』迄未出現；關心同盟國勝利的人亦異常憤懣。

而英外相艾登於六月十一日宣佈英蘇成立盟約，前首相勞合·喬治致賀時說：『余以從其建立英蘇友好諒解二十年之資格，以此約之訂立，爲首相，外相與政府致賀。如此約在若干年前即告成立，此一戰爭或亦永遠不致發生——』這一種欣慰，現在看來，似乎一樣屬於曇花一現！

『第二戰場』的核心問題是戰略的同時亦是政略的。

註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史達林報告

註二：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華盛頓路透電

註三：一九四二年七月廿七日倫敦教會報電

第四章 美日談判與日美戰爭

假若我們回溯一下歷史，那末，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幾乎也是日本的「愚人」，要不是八二二年美海軍少將波里（Perry）的「第一艘黑艦」撞開了德川幕府時代的鎖國之關，恐怕一直到現在還停留在「石器時代與神話時代」（註一），還不會維新吧？一八七三年八月六日在華盛頓簽字的「郵政互換條約」，是日本得到西洋強國承認平等交涉權的最初條約；一九〇四一五年之戰勝帝俄，要不是當年西奧陀爾·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強家勸」，則勝負之數恐怕不是那麼容易定論。

對俄可是，隨後日本在英日同盟的支助下，一直演着「反美」的角色。尤其在「中國問題」上，嘗以地理的「位置」，堅持着種種特權與特殊地位來排斥美國在遠東的利益。爲了「移民問題」，更使「羅斯福不耐煩地發怒，在叫出了「Tim for Show Down」後，就把他當時第二位海軍國的艦隊作世界巡邏。（註二）然而，由於當時英日的提攜，美國的每一次主張，很少獲得成就。到了歐戰期間，日本竟根據各項「祕密條款」，把海約翰（John May）的「門戶開放」照會根本

一時期，因而向我國提出了「廿一條」。

一直到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才顯露了日英同盟與美國在遠東方面才提高了發言的力量，但仍然有限得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美國當時的國務卿史汀生原希望與英法共同警告日本，却給當時的英外相西門拆了台（註五），僅僅發出了與一九二五年不承認日本向我國提出的廿一條一樣的「不承認主義」(The Policy of Non-recognition)的照會而已。

自此而後，日美的對立日益加深；美國每一次强有力的抗議，往往在日本的强有力的行動下，粉碎了。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這情勢始終沒有改變，而且加紧了。

舉例來說：「七七」事變後不久，七月廿六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即發出有力行爲，足以影響一切國家的權益的強硬聲明。十月五日甘迺羅總統在芝加哥也發表了著名的「隔離霍亂菌」的演說。九月廿九日日本爲充國公約及非戰公約的遠東國字，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宣言宣佈禁止輸出飛機於「飛炸非戰鬥民的國家」；同月十三日參議院通過外交會主席畢德門所提議的「關於要求抨擊以飛機轟炸非戰鬥民的決議案」；——在日本方面，「巴納」號的炸毀，固然一度表示了「誠惶誠恐」，立刻「道歉」承認「賠償」外，還應用了無恥的「假外交」——選派少女團赴英獻花請罪。但是外交的粉飾總落在陸海軍的行動之後。往事未了，美國在華的醫院、學校、教堂都成了日

本轟炸機的目標；隨後連大使館也射入了日本轟炸圈內了。接着，天津英租界被封時，美國商人也沒有例外地受難了日本的侮辱。日本對於美國的抗議置之不理。關於這點，敵前外相芳澤謙吉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廿三日的談話裏也承認：「余對於美國人民，何以如此憤怒，深爲了解。對於空襲，固必備見關切。即在陸路上的觀感，我方對於美國之抗議，答覆之次數，亦確屬太渺，而難令人滿意。」

最後於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六日，美國不能不照會日本廢除「美日通商條約」。一九四〇年七月廿三日，日本與維琪法國商定「聯防越南」(此項議定的正式簽訂是在七月廿九日)後之二日(七月廿五日)，美國又下令封鎖日本在美資金。廿六日任命麥克阿瑟爲遠東軍總司令。日美之戰，至此也已開不容緩了。

這樣，就產生了美日談判，茲分論之……

註一：參閱 Joseph G. Grew: Report From Tokyo, Chap. II Way War Camp

註二：參閱 A. W.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chap. III

註三：參閱 H. L.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 on,

一、美日談判的兩個階段

由於日本陷於「中國事件」的泥沼，與美國在希特勒猖獗下所產生的過慮，美日雙方本來都有避免戰爭的要求。日本因為貿易與物資的對美依賴，正因為戰爭的長期化與擴大而更增加，所以當美國斷然廢棄「美日通商條約」後，美日談判，即已由日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與國務卿赫爾頻頻接觸。他們希望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廿六日陷於「無約狀態」之前獲得繼續。可是經過了六十次的談判，既未獲得任何結果，而國際間又產生了兩度激變。

首先是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三日的「蘇日中立協定」。這自然使日本志得意滿，似乎在鞏固了它的「後門」以後，它那「日本之丸」，可以放手南進了。但接着德軍攻蘇，由於三國盟約所加於日本的負擔，以及戰時配合的要求，日本正徘徊在南進、北進的歧途上。當時的陸相東條英機就悲哀地訴說：「世界局勢，已因蘇德戰爭之爆發而益趨複雜，且演變為全世界大戰之可能。尤有甚者，美國將來之態度，尙難斷定，而日本則徬徨於其命運之十字街頭。」（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三日）從而反映在美日談判上的是一張一弛。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日外務省宣佈：「泰國自本日起承認『滿洲國』」；同日大藏省又宣佈：「泰國銀行公會與橫濱正金銀行成立貸款協定，規定由泰國銀行公會以一千萬泰幣（約為一千五百萬日元）之信用借款，貸與橫濱正金銀行，其方式係由日方購運泰國之貨物。」

美國針對着這個行動的答復是：禁止一切馬達燃料油及飛機所適用之各種油，輸至西半球以外之國家，僅英國及其他從事抵抗侵略國家之未佔領區域為例外。到八月十一十五日羅馬第一、二次大西洋會議而後，美日間暫又以「談判」代替行動，而這兒所說的「美日談判」，即是從這一階段說起。

美日談判與日美戰爭

「談判」自八月下旬開始，仍由日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任折衝之責。但一開始就預示它不容樂觀，日本方面，初則為「美油船駛海參崴」而鼓噪；繼則因撤僑而齟齬；終則認美總統於八月廿六日正式宣佈派遣軍事代表團來華為「不友誼」而咆哮——

日美戰爭與日美談判

早在八月二十日，在雙方會談十五次後，已因各不讓步而停頓。廿一日，韓爾國務卿因日本之地圖，竟已將菲律賓濱周圍七十哩以內之若干小島如斯巴特萊羣島等包括在內，便重申「美國太平洋政策，反對武力掠奪領土」。但談判的門戶是仍然「洞開」的——廿三日，「野村再奉政府之命，晉謁國務卿，對美日間問題，作一般的討論。」

不過，這一次的討論，仍然沒有絲毫進步，因為當時「野村表示日本決心在遠東建立『新秩序』，赫爾亦表示對於阻止日本以武力控制西太平洋具有決心。」（廿五日國際電）

廿八日，野村與羅斯福總統舉行四十五分鐘的談話，並將日首相近衛文磨致羅氏的親筆函面呈總統。此一若這一次的「判談」有了轉機，樂觀方面，且認為「可商定相當具體而滿意之解決辦法，美國將同意『暫維現狀』，任日軍仍留越南，而不進攻泰國、西伯利亞、馬來亞、及荷屬東印度。至最後解決辦法，擬俟世界大戰結束後再商。」（八月三十日華盛頓電）

但是事實上近衛書翰的內容不過是「日本將作性質不重要而為數頗多之讓步，以交換美國之重大讓步。其大概：日方要求美國（一）恢復商務；（二）緩和封存命令；（三）放棄A. B. C. D. 國家之包圍圈；（四）對援華及物資運往海參崴加以確切之限制。日本交換條件為：日本保證不侵蝕英、美、荷在南洋之利益。」（八月三十日華盛頓電）因之赫爾國務卿正式表示「總統與野村之談話，僅為三種試驗性質，尙未達到談判階段」；至九月五日更稱，即此種「試驗性質之談話」進行亦不順利。」

然而，由於九月一日羅斯福總統在新建之富蘭克林圖書館公事桌前所發表之廣播演說，雖竭力揮擊納粹，要求「全國男女工人必須將所有私人利益置於次要地位，以最高努力從事重鑿美國

之軍備，以遏止希特勒企圖統治世界之「顛狂暴力」，却沒有一籌撥及日本；這結果「引起了民主集團遠東陣線上其他國家之不安」，尤以「中國與荷印深懼造成姑息之結果，使民主國家威信大受損失。」（九月二日合衆電）

還有，「格魯與豐田外相在東京也極度活躍，一週內會談達十二次之多，爲格魯在東京九年來空前未有之外交活動。」（九月九日東京電）日本報紙又空前地，一律停止發表反美社論，使遠東局勢一時爲「慕尼黑」的暗雲所籠罩。這樣，蔣委員長乃於九月十一日向合衆社駐滬記者，發表如次之談話：

「中國抗戰四年有餘，破壞世界和平的禍首——日本雖仍在掙扎，企圖實現其侵略野心，然其戰鬥實力已大減，其脾睨一世之氣餘亦已大殺。此類局勢之造成，大半由於兩個因素：一爲中國的喋血抗戰，一爲美國所領導的對日封鎖資金及禁運等經濟制裁。日本侵略者目前的企圖，也就不外希望中國放棄抗戰或美國鬆懈其經濟制裁。余敢鄭重告吾美國友人：在遠東乃至世界永久的與合乎正義的和平未獲切實保障前，中國必繼續喋血抗戰，決不畏避繼續犧牲。同時余亦期望並且相信，在中國喋血抗戰期中，美國及其他友邦對日的經濟制裁，今後祇有加強，決不鬆弛，應該是太平洋上反侵略國家的精誠盟約。九一八以來，日本

政府時軟時硬，在外交上有很多狡猾行爲，中國政府與美國當局均有不少苦痛經驗，余相信我友邦的政府決不至再蹈以往覆轍。」

結果『在華府引起良好印象』。美日的談判縱仍在紐西蘭總理福萊索所稱之『微妙階段』，而事實上，『在現階段所可成立者，不過「靜止協議」，而雙方陷入擱置狀態，既不惡化，亦不好轉，僅靜止不動，以拖延時間而已。』（九月十六日路透電）

十九日英戰時內閣代表特夫古柏在新加坡啓程赴巴達維亞時稱：『關於外間種種宣傳，日方目的似在使華府在太平洋上實行姑息政策，但此僅日本單方之想法而已。』（新加坡合衆電）

一直利廿一日爲止，終因『赫爾不能放棄其所堅持之日本不得有特殊地位一點，及東京仍未表示已改變其侵略政策，及放棄統治中國之野心，而實際陷於停頓。』（紐約時報語）

至此，美日談判之第一階段，亦即『試驗性質』之談判告一結束。

一九四一年十月初，羅斯福總統答復近衛的書翰，由格魯交日外相豐田，談判之門再啓。四日，野村再訪赫爾，謂『日本願與美成立一種協議，由兩國各以少數船隻駛往對方，運載郵件及乘客』；五日，日本官吏六人，由野村的外交顧問，駐紐約公使若杉要率領，攜帶東京方面之新

調令，經墨西哥轉華盛頓；十二日赫爾宣稱：「美日兩國，對於撤退僑民一事，業已成立協定。日本政府擬派遣輪船三艘，將該國各地美僑之願回本國者，載送來美，然後再將美國境內之日僑載回日本。」（華盛頓哈瓦斯電）這是美國封存日本資金後之首次通航。十三日「若杉要訪美副國務卿威爾斯，就日美關係會談逾一小時」，可是這次會談也並沒有發展，美日間的距離仍遠，了無可以樂觀的氣象。

十六日，日本又一顆政治炸彈爆發，第三近衛內閣登台；繼之而起的是東條英機領銜的所謂「握有和戰之大權」的東條內閣！東條身兼首相、陸相與內相三職，確已具非「和」即「戰」之全權，對美談判，至此一轉。

十八日，東條於首次閣議後發表第一次聲明：

「日本將執行其基本政策，實現「中國事件」之解決，並建立「東亞共榮圈」。對內，吾人必須團結戰時機構，對外，吾人必須加強與有條約國家之聯繫——」

同日晚對全國廣播：

「『鐵之意志』與『迅速之行動』將為新聞之基礎。」

這對於美國無疑為一種跡近示威的挑戰，因之美國重要的參議員波貝爾、諾里斯、吉賴特等

，根本就主謂停止對日談判。共和黨要人威爾基亦發表廣播：『在柏林、東京、羅馬軸心之征服世界迷夢未被粉碎以前，美國必須放棄和平之希望。日本近衛內閣倒台後，其新閣實無殊於舊者，且更險惡、殘忍、與集權。』（十九日國際電）

但是，由於美『航務委員會宣佈：決自十月廿八日起，物資運蘇放棄取道海參崴一線，改由亞爾干日爾（白海沿岸）運蘇』（廿二日合衆電）美日的關係反而一時趨於緩和。

也許正因為美國的讓步，日本却『得寸進尺』了！各報既大肆恫嚇（詳見下節），東條且公然要求美國，在日本提出大增稅案而召集之十一月十五日臨時會議以前對日讓步，鬆弛對日經濟壓迫——（參閱香港、倫敦一日、二日各電）

十一月五日，日本政府加派前駐德大使三國同盟簽訂人來橋三郎赴美，協助野村談話。同日，代表軍部意旨的東京『廣知時報』提出美日修好計劃『七點』，『大意為要求美國及其他各國停止對中國援助；由中國與日本直接交涉；停止軍事及經濟上之對日包圍；承認『東亞共榮圈』——』

這樣，為表明中國嚴正的態度，蔣委員長又於十一月七日在私邸招待各國報紙及通訊社駐檢記者，再度發表談話：

『現在是我們聯合奮鬥的一個極重要時機；我們清楚地認識，在每一個戰場，每一條戰線，從守勢改成攻勢，以及最後勝利的機會，有賴於我們全世界被侵略各國的合作程度而定。由於吾國一九三二年所得到的教訓，凡是一個戰場開始抵抗侵略的時候，必須要堅持抵抗下去，否則就要威脅到新的戰場；抗戰開始於一個以上戰場的時候，各個戰場必須要聯繫起來，方能團結一致，打倒共同敵人，獲得最後勝利，否則，主動將操於侵略者——侵略者現在陷於泥潭之中，雖然他們在各處地方，仍然施其威脅恫嚇手段，但祇是一張紙的老虎，誰也不會受其威脅的了。』

接着，羅斯福總統宣佈：『美政府正考慮將平、津、滬三處海軍陸戰隊九百七十人全部撤退。』十一月七日，英首相邱吉爾復宣稱：『梅美國捲入戰爭，則英國之宣戰宣言亦將於一小時內隨之發出。』使美日談判，再度緊張，而且已到達決定的階段。四小時。一百四十四日，美總統正式下令『撤退駐華海軍陸戰隊』；十七日，東條在貴族院致詞，對當前美日談判有如下的說明：

『鑒於以往之經驗，實難預測美日談話之結局，因之政府已決心採取每一必要之措置，以實現堅定之國策。日本與美國繼續舉行外交談話之目的有三：（一）取消第三國際與中國

國事件」處理計劃之企圖：（二）取消敵意之行動，例如他國之對日經濟封鎖行動，並恢復國際間之正常經濟關係；（三）極力阻止歐戰蔓延及於遠東——

可是，由於來栖三郎跨進白宮，使此項談判踏入「新的階段」，同時也呈現了空前的活躍。

他們每一次的「會談」，總在一二小時以上，甚至三小時，四小時。一面固然傳出了「美國對堅持遠東「新政」之立場，並未「後退一寸」」；（十月廿日合衆電）一面却又有了「目前之美日談話，初無任何條件，足使美國成爲「日本罪行委員會」之一份子，參院將拒絕通過」。（十九日參議員發貝爾接見記者時談話）廿一日，日方又提出所謂「敷衍東方緊急局勢之計劃，其中之一爲，在遠東商定九十天喘息期間，談判國家於該期內設法成立永久性之解決方案。」（十月廿六日合衆電）這樣，明朗的白宮會議桌上似乎掠過了一層愁雲。

一直到廿六日，「因中國政府於最後向白宮提出意見之結果，使美國卒致停止擬議中之妥協計劃」，（廿六日合衆電）而將應付遠東危機之美方計劃，提交野村與來栖——這裏包括國務院以前所宣佈之各項原則，尤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向各國所遞送之香文中之十四點，即「不得憑藉武力以遂行國策，不得干涉他國內政——」（廿六日合衆電）

至此，美日談判的前途，除「和」或「戰」以外，已無第三條道路可循！美國在靜待日本方面的答復。

然而，這正式的答復，在此後數十次繼續不斷的長期談判期間，始終並未出現。至十二月六日，羅總統再致函日皇，作最後的呼籲，但日本依然置之不理。一直到十二月八日早上七時，在日本的「帶甲的拳頭」已經進攻珍珠港九小時後，日外相東鄉才電邀美駐日大使格魯赴其官邸，於託詞「數度電達，莫由一題」之後，提交格氏一紙復文，同時聲稱：「日本政府業已充分了解，由於美國政府所取之態度，吾人之談判，決不能達成協定！」（註一）

註一：參閱 J. C. Grew: Report From Tokyo, Chap. I. Return from Japan.

二、日本的咆哮與策動

在美日談判的四個月中，日本若干個人與輿論都十分囂張，益以軍事上的策動，如果人們早就能够「見微知漸」，則日本對於珍珠港的一擊，固然似乎是突如其來，事實上却早已明如指掌的。比如，最後跨進白宮的來栖三郎，早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向東京讀實新聞發表談話時，就

說：「外交方面既盡最大的努力，應即作軍事準備，由德國過去所獲之教訓，「求人不如求己」，除積極備戰以伸國運外，別無他法。此種作風，吾人應當學習！」

還有，當美日宣佈派遣馬格魯德少將來華時，日本大本營海軍部新聞班長宮永中佐即發表廣播：「美國現已超過協助重慶或與重慶合作之階段，實際上已開始担任包圍日本之領導地位。馬格魯德少將所率之軍事代表團赴華，可表示中美間事實上已締訂軍事同盟。」（八月廿九日國際電）

九月一日東條陸相於第一次兵務部長會議席上致詞，對英美更大肆抨擊，他說：

「環繞吾南方的英美政策，已逐漸包圍帝國。他們封存資金，廢棄通商條約，顯然已成了無異於經濟宣戰的狀態。因此，我國已至必須考慮突破包圍國之時期。」

「英國為其本身之防衛，可以犧牲小國，實行進兵伊朗之暴舉，美國亦將北冰洋和平境內的冰島，納諸本身勢力範圍之下，但在東亞，却聯合英國，不僅將其本國之資源停止供給我國，而且強迫第三國的荷印、泰國亦不供給我國生存上不可缺的必需品，這種人道所不容的挑戰，簡直在採取斷絕帝國最後生命之舉了。因此，我人決意打開此一局勢，此已為我帝國浮沉之關鍵。」

固然，兵凶器也，必須慎重；但如外交交涉，和平無望，則帝國必訴諸武力！任戰爭如何長期化，如何悽慘激烈；在帝國的自立自衛上，成爲決死範圍內，縱令國土在敵人砲火下化爲焦土，國民僅存最後一人，亦必繼續作戰——（註一）

由此可知，當東條繼近衛登台時，爲什麼被稱爲「握有和戰大權的內閣」，以及爲什麼終而爆發了太平洋之戰了。

九月二日，陸軍報導部長馬淵逸雄，在神田區共立公堂的震災紀念國民防空大講演中也大放厥詞：

「帝國已立於必須粉碎爲抗日中國背後勢力之A B C D聯合對日包圍陣之立場，突破對日包圍陣，在於與A B C D集團，尤其是主體之英美突入」大長期戰，此誠可爲帝國皇謨之一大危局。如此，則束手待斃實錯誤之尤，斷非帝國所當取者——「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屬於帝國死活絕對之要求——故依對於第三國從事外交交涉不得和平解決之途時，帝國必須訴諸武力。在此場合，縱戰爭如何長期化，慘烈化，此戰爭既爲帝國於自存決定死活之終極，則在敵火之下，縱化國土爲焦土，國民剩至最後一人，亦必須以繼續戰爭以死守戰萬邦無比之國體與具有光輝之歷史。——試一度轉目於大陸之戰野，則「皇軍」連戰連勝之結

果，已使帝國之國防擴大為北由蒙疆南由越南之大陸大地域，此已擴大之目前我國防圍，非體係爲遂行作戰，對於帝國今後萬般之施策，誠係偉大之根據。帝國爲對於處此目前千載之危局，不誤百年之大計起見，應明徵國體之本義，一掃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排擊自我功利之思想。在國家第一之新體制大藏下，國民各自捨己，所謂滅私奉公，忍受任何困苦缺乏，建設堅牢如鐵之國內體制，此爲國家之急務。樹立此種舉國之戰時體制，唯此始可以發揮長期之自給力，克服未曾有之國難。」（九月三日大公報）那簡直是東條演說的再版了。

九月十三日，日本法西斯主義紙之東方會會長中野正剛，在日比谷公園發表公開演說：「日本與英美無接近之可能，因爲彼此立場，根本矛盾。吾人今日應一致擁護陸軍發言人馬淵之聲明，而不應再行遲疑！」同月二十五日，中野正剛再發狂論，單獨向合社記者發表如下之談話：「日本人民要求堅強之外交政策。余不信英美將爲荷印問題而對日作戰。但有戰爭爆發，日本亦有充分準備。就現實講：苟非日本屈服，近衛也不能與美國成立接近辦法；而日本對美屈服，即等於毀滅。蓋日本爲建立「滿洲國」及對華作戰之犧牲過大，絕不能回復至一九二二年九國公約下之狀態，有如赫爾所要求者——」

十一月十七日，日衆議院通過所謂「完遂國策決議案」時，島田俊雄代表各派，聲明提出該

案的理由：「現在在收拾『中國事變』途上之最大障礙，乃以美國為中心之敵性國家羣。彼等且干涉泰國內政，以緬甸為抗日立脚點，曠使荷印不供給我國必需物資，強化新加坡、菲律賓、夏威夷等太平洋地點之防衛，作無益之威脅。然其責任在何人？當然非美國國民全體，而是美國現在之指導者。美國如此，吾人之歸趨，吾人之決意，亦應自己定奪。若對於無視好意，威脅獨立，而我方猶甘忍侮辱，坐候自滅，此吾人之正義感及愛國心所絕對不許者。若對方不明瞭我方之意向，我方猶可設法使之明瞭，但對於既明瞭而圖以詭說辯論，對於此輩，我人所取之道理，只有一條。現在國民之心理，正如在熱火中燃燒，政府若前進一步，則國民大眾當即如露充石火，瞬時響應，事已至此，除了「幹」以外，無他途！吾人希望政府趁此民氣白熱之時，專心致意完成戰爭目的。吾人應以實力來教訓敵性國家中之爭霸世界之曲解者，熱望政府當局，為達成戰爭目的，認識一億國民意志，早日出以斷然之營處。」該案經全場一致通過後，首相東條便附以如次之聲明：「現在關於全場一致決議案之趣旨，政府充分了解。為完成既定國策，政府將盡最善之努力。關於帝國既定國策之遂行如余前所述，政府有打破一切障礙，準備一切，斷乎完成之決意！此項決意，不是宣傳，余甚憎惡宣傳。」日美之必然一戰，觀此可謂昭然若揭！

同日，陸軍省軍務課長佐藤賢了少將，在討論防空法委員會席上，更露骨地說：「古來吾國

之國防，當置重點於對外政動作戰，尤其在現在之危局中所想像之戰爭，自然為突發對日包圍陣之戰爭。而此對日包圍陣之主體為英美，其英美合作之努力，目的為消滅世界霸權，在戰略上、政治上、或經濟上，握住世界之要地及重要之資源地。此對日包圍陣之突破戰爭，即為將戰略的政治的、經濟的要地與資源地，奪歸於我之手中，而將其霸權打倒。這一段話已經同盟社電傳各地，但旋又奉命取消，不許登載，其重要在也恐不難想見也。

十一月三十日，當美國正靜待日本「答復」時，東條首相以首相之尊言在日「汪」條約的週年慶祝中，竟發出了如下的議論：

「日滿支三國為大東亞共榮圈之中樞，不容任何人置喙其間。然展望週邊，多少敵性國家現仍蠢動，益持執拗無極之政策，妨害我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大業，始終從事一向所行之榨取劫掠，犧牲我十億之大東亞諸民族，祇讓彼等勢力存在，此由於英美兩國對亞細亞懷有野心，吾為人類之願望，必須斷然加以排擊！」

至於日本的輿論，更是配合着政府的態度而親親仇仇。當與談判需要利用壓力時，它們就大肆恫嚇，反之就扮出了親善的假貌，例如當日政府奉命停止熱烈慶祝「三國公約」週年紀念會時，它們的聲浪便突改為平靜；到十一月「談判」在緊要階段時，它們就又喋喋不休，對美瘋狂

洋整了！這裏，代表軍部意志的國民新聞，反應得尤其尖銳。

至於在談判期中，形之行動的，像積極拉攏泰國；增兵越南；以負有「外交專員」之譽的土屋赴菲；以前外相芳澤為特使赴荷印——等等不一而足。軍事上自然亦積極佈置。十月十六日，日內閣改組前夕，日本與葡萄牙成立航空協定，得由日本開一航空線至葡屬帝汶。十一月四日，合衆社訊，「夏威夷及太平洋中部海上一帶，日本海軍極為活躍！」到了十一月末，美國對日提出牒文後，「日運輸艦七十艘，上載日軍三萬及大量軍需品，內中包含機械化裝備，由華中向南開駛——」（廿六日合衆電）

美日談判

同日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接獲維琪廣播電訊：「滿載日軍之運翰輪，復有六艘開抵海防。日軍登陸時戒備極嚴，附近交通均予斷絕。」

同時接吾國曲江急電：「連日由各處調抵廣州敵頗多，由廣州出海者近兩萬艘。」

美日戰事

十一月三十日英廣播電台發出消息：「日艦一大隊，包括巡洋艦十六艘，航空母艦數艘，由暹羅艦多艘隨行護送，現正在菲律賓羣島東南面日本代管島海面巡弋。」

65 爭

同日馬尼刺方面訊：「越南日軍現有十萬，連日仍源源開到。其配備計有坦克車、平射砲、炸彈及野砲等。海南島方面亦有大軍結集」。赴西貢特使芳澤向德古保證「日本無意自越南擴張

地處要衝。

十二月二日，日本駐泰大使館發言人向各國記者宣稱：「日軍集中越南南部，具有其他目的，而非威脅泰國。」

至十二月七日，新嘉坡英官方公告：「英空軍克特里納飛機瞥見日軍艦若干艘經過越南最南端德卡摩港後，向北行駛」；華府方面亦獲得消息：「日軍之集中越南者，總數達十五萬五千人，有保護森嚴之日本護航隊兩大隊，向暹羅羅灣駛進。」

然而，不幸的，是美海長諾克斯雖明白說過：「遠東局勢已緊張至於極點，余不信日本有意放棄其擴張計劃，預料其結果必致對美發生衝突，而衝突之爆發也，為時必極倉卒，且隨時有此可能！」（十月廿四日軍火工人授獎典禮上演說）却因為對日估計太低，與海軍方面的疏忽，致使珍珠港因遭「突襲」而蒙慘重之損失，造成初期太平洋戰爭中不可挽救的失敗。

註一：見與德柏：中國與世界大戰，三十二頁。

二、美英在遠東的部署

日美之必然一戰，自日清、日俄兩次戰役後，幾乎是「宿命」的課題！日本坊間「美日必戰論」的書籍，早已汗牛充棟。日本知道，美國也知道。因之這些年來，尤其「一九一八」事變後，美國在一再警告日本之餘，已在造艦方面，急起直追：除將一九一六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九年的建艦計劃，包括在一九三三年產業復興法案的建艦計劃之中外，陸續實施了一九三四年的一「第一文生法案」，一九三八年的「第二文生法案」，一九四〇年一月又通過了建造「航空母艦七萬二千噸，巡洋艦十九萬二千噸，驅逐艦六萬噸，潛水艇四萬五千噸，準備補充艦三萬噸」的「第三文生法案」（註一），目的是在完成「兩洋艦隊」。同時，為要強化太平洋上的防衛，把業已否決的關島設防案再度提出；以夏威夷為中心的海軍演習，幾乎成為經常的事。（註二）

當美日談判趨於緊張時，美國亦曾作種種軍事的部署。九月二十四日美國獲得了英國的同意，美艦也可以利用新加坡軍港；十月三、四兩日，英美兩國的遠東軍事首長即在馬尼刺舉行了「極有興趣之討論」，參與者美國為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亞洲艦隊總司令哈特少將及赴華軍事代表團長馬格魯特少將等，英方為遠東軍總司令波普翰上將，會議內容自然無法知道。但其主題，據說是研討一般之戰略形勢，和加緊英美合作，以及中國滇緬路一題。

到了來栖到達白宮，談判已至最後緊要關頭時，十一月廿日澳洲及荷屬東印度向美國保證，

「荷日本在太平洋對美作戰時，兩國將立即對日本宣戰」。(廿日國際電) 廿二、廿四兩日，中國大使胡適、英大使哈立法克斯、澳公使加賽、加公使勞頓與美國務卿赫爾兩度集議，而且時間都在兩小時以上，主旨自然仍在加強合作，而當前的意義，「乃對日之警告，(一)表示各國已決心維護其在遠東之權利；(二)表示支持美國之領導地位，共同保護上述權利；(三)倘日本不能採取更為協調之態度，則各國決心繼續對日實行經濟制裁。」(廿二日合衆電)

至於兩軍事的部署，則爲：

「十月十七日海軍當局下令亞洲海上之美國商輪，一律立即駛至「友好」港埠以內」；

「十一月一日起，在馬尼刺灣入口處進行佈置水雷工作」；

「十二月一日菲列賓軍事當局下令，所有軍隊人員中之假期一律取消；卡維特及其他各

地俱實施燈火管制」；

「同日荷印空軍奉命全部動員；所有空軍預備役員兵及技術員俱奉令服役。」

此外，「十二月三日美衆院支付委員會通過八十萬萬元國防經費案中，規定以二萬九千萬元爲擴張非軍之用。」

比較最有力量的措施：十二月二日英東方艦隊旗艦威爾斯親王號及戰鬥巡洋艦利巴爾斯

號等多艘，闖入柔佛海峽。

然而，事後證明，米琪爾 (Mitchell) 『空權是戰爭的決定者』的軍事理論得到了實證。
(註三) 在沒有空軍保衛下的無畏戰鬥艦是無用的！

終於，僅僅珍珠港的一擊，使太平洋上的 Black Week 竟延長成爲 Black Year 。

註一：參閱藤井豐政：『美國決不饒過日本』，載『時與潮』第六卷第二期。

註二：同上。

註三：參閱 G. Varrault：『太平洋戰略總檢討』，載『時與潮』十五卷第四期。

第五章 太平洋上的風雲

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例假日，乘美國不備之際，對珍珠港突行閃擊，爆發了太平洋大戰。日本的力量儘管有限，但因為準備充分，先發制人，所以獲得了一時的主動。整個太平洋縱橫七千哩的洋面，從阿留申羣島到檀香山、中途島、威克島、關島、呂宋，以至香港、馬來亞，都有它海空軍活動的蹤跡。美、英與荷印政府在這種瞭不及防的『閃擊』下所受的損害是嚴重的——嚴重到同盟軍整個的太平洋戰路都被毀了。

總計，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東經時間為八日）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卅一日整九個月間，除一月末馬加撒海峽之戰；五月初珊瑚海之戰；六月初中途島之戰，與八月初及八月下旬的所羅門之戰的數次海戰外，在其他戰役上，同盟軍都讓日軍先佔一著，獲得了重大的戰果。

首先是珍珠港的意外嚴重的損失。接着，化了三千萬鎊代價，十七年時間來經營的，號稱東方直布羅陀的新加坡軍港也輕輕淪陷了。美國『唯一的弱點』（Heels of Achilles）非列濱不必說也陷落了。緬滇之戰，縱有吾百戰雄師，星夜馳援，仍不免於失敗的命運。阿圖島——美國在

阿拉斯加的錫角，投蘇的要道也終於被佔了。

在這一連串的失敗中，祇有杜立德（Doolittle）所領導的美國空軍轟炸東京之舉稍快人心。然而也因為缺少了良好的聯繫，日本固然驚惶失措了，我們也付出了重大的代價。現在分開來說：

一 珍珠港的被襲

珍珠港是美國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海軍根基地，有強大的艦隊駐紮。既然具有鎮壓日本的作匪，亦就成爲日本攻襲的目標。諸克斯海長早就叫出了『余不信日本有意放棄其擴張計劃，預料其結果必致對美發生衝突，而衝突之爆發，爲時必極倉卒——』（註一）但在十二月初，時局已趨於極端緊張，英航空隊已瞥見日本大隊艦隊在日本代管島海面巡弋時，仍然沒有充分的戒備！因此，當日本飛機來轟炸時，他們還以爲是自己飛機的演習！那一種『驚惶失措』的情形，可以海軍航空軍基地指揮官爲代表，他正在進他的早餐咖啡，聽到飛機的聲音，他向窗子外面望了望，看見三架一起的九架飛機，低飛下來，一直角轉折進港口。

「這位指揮官跳起來喊道：『這些糊塗傢伙，他們總該曉得嚴格的規定禁止直轄！』這時

他的兒子在旁又說道：「看哪，飛機的翅膀還有紅圈圈！」

「第一聲的警報便是這位指揮官馳往司令部的汽車的尖銳汽笛聲。

「暗黃色的飛機一架跟着一架低降，距離停留港內的飛機祇有五十呎，這時日本人就開火了，機關槍子彈像一股有力的激流對着汽船和停在地面上的飛機射去，飛機馬上起火。

「日本飛機飛到港灣的另一端，便打個圈子折回，對着飛機的跑道俯衝下去，毫無顧忌地投彈，他們飛過去再飛回來——」（註二）

縱然也有一部份美國士兵，不再等候命令自動地冒險抵抗，而且也表現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但是僅僅這一小時之內，美國艦隊所蒙受的損失，要大過上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海軍全部的損失。」（註三）

海長諾克斯為此，於十二月十一日飛抵夏威夷澈查，十五日，美報公佈損失經過，摘錄如下：

「美海長諾克斯宣佈：美國戰鬥艦亞利桑那號（Arizona 三萬六千六百噸）於日機襲擊夏威夷時沉沒，另喪失炮艦猶他號一艘，驅逐艦三艘，小型艦隻二艘，海軍員兵死者二千七百二十九人，傷者六百五十六人。戰鬥艦奧克拉荷馬號（Oklahoma 一萬九千噸）傾覆，

但可修復。羅斯福總統現已開始調查美海軍有失防範之原委。陸軍方面飛機損失頗重，飛機棚亦損毀一部，但補充之軍力業已抵達，或已就途。諾氏稱：除挪威一役以外，此次當爲目前戰爭中第五縱隊活動登峯造極之舉。日方對於歐湖島之軍事建築，縱有詳盡之情報。諾氏報告記者以下列數事：（一）日本進襲之飛機似全部爲單發動機，以航空母艦爲根據地之型式者，（二）襲擊中未有使用任何新武器之跡象，（三）海軍所屬飛機損失極重，尤以陸上停機爲最，（四）日方并無以強大艦隊保護日航空母艦之跡象，（五）檀香山港灣設備未受損害，油庫及軍火庫無一被毀。此次驅逐艦「加森」、「道恩斯」、「邵」及敷雷艦「奧加拉特」均被擊毀，其他受傷之艦隻大小不一，其中數艘需一週至一月方可修復。航空母艦，重巡洋艦，輕巡洋艦及其他驅逐艦潛艇等等，未受損失，現均已出動海上，尋覓敵軍，設法與之接觸中。其他各主力艦亦完好，且已參加搜索敵軍之工作。夏威夷海面之空中巡邏，苟欲求其有效，需要飛機三百架，吾人在該方面並無此項飛機。我海軍均能在日方與空襲下，表現大無畏之精神及應變之能力，動作敏捷，生命及物質損失得以挽救不少。各艦隻及各駐防站全體動作應變，無一例外，警報發出後未及四分鐘，我艦隊大砲即開始射擊，我主力艦一艘之艦長爲當日最英勇之一員，當彼由瞭望台至甲板指揮作戰時，腹部中彈片洞開，奄奄垂危

，倒於甲板上，但拒絕軍士之請，不肯被送往安全地點，仍繼續指揮作戰，當艦橋着火時，官員再擬將艦長他移，但艦長命令彼等顧及自身安全，勿以彼為意。另有泊於海軍航空站之航空母艦成爲敵機轟炸掃射最大之目標，當該艦上業已着火及空中襲擊之下，艦上高射砲繼續發射，擊中敵機一架，烈焰滾滾，跌落於該艦甲板之上，其後該艦又擊沉雙入潛艇兩艘。此為襲擊中最顯著之事實，即日方之戰略似在開始襲擊以前，從事準備已有數週之久。此亦可由襲擊之本身見之，因襲擊係在太平洋上各地同時開始也。但日方此項目的，業已失敗。諸氏於論及調查責任問題時聲稱：調查後將探之步驟，將視調查委員會所舉事實及報告而定，吾人欲獲悉是否有由於奇襲而發生判斷錯誤之情事，抑或在襲擊以前有意職之情事。日方潛艇之損失包括小型者一艘被俘，中型者一艘被擊沉，雙入潛艇一艘被擊沉。當襲擊開始時，美海軍派有拂曉空中巡邏隊，但並未發現進襲之敵機，亦未發現日方母艦，日方飛機並未全返母艦。日方表現其組織頗佳，襲擊之方法亦巧妙，逸去時係分爲四個方向，使追擊感覺棘手。美主力艦亞利桑那號鍋爐首先爆炸，其後有炸彈墜入烟囪火藥庫，因而爆炸。有航空母艦一艘在珍珠港海軍航空站停泊，艦長遙見有潛艇之踪，立即開砲，其後即用海底炸彈將之擊沉，該潛艇爲一僅容二人者。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六日，美總統派赴珍珠港的調查委員會也發表了報告書，美報摘載如

「調查珍珠港被襲案之報告中稱：衆信日本之領署爲間諜活動中心。該署於去夏共有特務人員二百人以上從事活動。日方之突襲係使用航空母艦三艘或四艘，輔助艦隊及小型潛艇數艘。襲擊始於清晨七時五十五分。在四十三分鐘以前，珍珠港海軍根據地接獲情報，美海軍艦隊及海軍巡邏機會於珍珠港外發現潛艇，並予擊沉。根據地情報員獲悉後，即報告參謀長，但其後並未發佈警報。美方所受損失，大部由於日機所投之魚雷。華府方面雖有警告，但季爾曼（美太平洋海軍總司令，駐珍珠港）並未確查空襲警報系統是否完善。實際上截至十二月七日止，島上僅有暫時性之警報系統，而該重要之星期日上午七時，此暫時系統亦告停閉。軍訓官負於清晨七時零二分發現大隊飛機，在歐湖島以北約百三十里之海面上空飛行，當於十八分鐘後報告某海軍中尉，但後者判定各機爲友意者，而未作任何措置云。」

可是，事實上這兒仍然有些不盡真實的地方。據一年後海軍部發表的公報稱：「八艘主力艦，十艘他種艦，一個浮動的乾船塢，以及二百五十架海陸軍飛機，全被日本航空母艦起飛的飛機

炸毀或炸傷。其中五艘主力艦阿利桑那號，阿克拉荷馬號，加里福尼亞號，尼瓦達號，西佛吉尼亞號，不是沉在水中，就是傾臥岸上；其他三艘戰艦賓夕法尼亞號，理利蘭號，唐尼斯號，以及三艘巡洋艦：赫爾里納號，火奴魯魯號以及納里區號均受傷；阿利桑那號整個爆炸，完全無用——（註四）

可是，珍珠港到底因為距離日本三千四百哩之遠，除了這一天的一剎那之外，九個月後始終是平靜的，使珍珠港得以修理，而恢復舊觀。這一「卑鄙的進攻，不過是一個可怕的回憶而已。」

註一：見本書第四章

註二：參閱目擊這一戰役的克拉克 (Blake Clark) 所著：『珍珠港被襲記』，載『時與潮』十三卷第三期。

註三：同上。

註四：參閱 Hanson W. Baldwin: The First Year of War in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Jan, 48.

二 以新加坡爲中心的爭奪戰

新加坡是馬來半島最南端的一個小島，面積才二百平方哩，爲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中繼地。但是，自從英國以三千萬鎊代價，經十七年時間的經營後，如前所說，已成爲遠東的直布羅陀。世界著名的第四大軍港；荷印信任它；英美信任它，甚至到十二月廿三日，日軍已深入馬來亞北部，戰事移至霹靂河流域了，邱吉爾首相還宣稱：『新加坡將予保衛至同盟國能在遠東採取攻勢之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三日邱氏在美招待記者談話）

殊不知：由於日本佔領了海南島；控制了越南；又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和泰國成立協定，允許日軍過境，十一日更成立『日泰攻守同盟』而後，新加坡的戰略位置已經完全改變了！

接着，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Prince of Wales）與戰鬥巡洋艦利巴而斯號（Rampton）之被炸沉，也正像珍珠港的一擊，使『同盟軍的偉大戰略被毀於珍珠港內』一樣，新加坡的攻守戰也完全變質了！此外，還因爲第五縱隊的活躍，以及英軍鬥志的消失，自戰局一開始（十二月八日，日軍山下奉文所部在馬來亞東北卡馬森登陸），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英軍停止抵抗止，這六十九天中，英軍的唯一動作是『撤退』！

日本的戰略，一面既避免攻堅，以陸軍爲主力，深入馬來亞，拊新加坡之背；一面則採取廣漠的外線包圍，除佔領北婆羅洲外，十二月十三日陷關島，廿三日侵入威克島，廿五日陷香港，以至在馬尼刺的登陸，着着造成這一外圍線上的重要據點。克拉地峽的出擊，壓迫英軍放棄維多利亞角，顯然也是這一戰略原則下的行動；隨後日軍又於十二月廿日在印度洋上孟加拉灣南部的安達曼羣島登陸；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在西里伯斯之明拉哈沙登陸；同月廿四日又在新不列顛羣島的拉布爾登陸——

這結果，這一幕決定太平洋初期戰局命運的新加坡爭奪戰，竟結束得意外之速！英軍節節後退：十九日退檳榔嶼；中經一度沉寂，廿二日戰事移霹靂河流域；廿七日英宣佈以濱納橫波普翰爲遠東軍總司令，但仍未能稍挽頹勢，至廿九日又退出馬萊中部錫業中心的怡保；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退出康潭區；十一日退出吉隆坡；廿日戰事進至柔佛西北，馬萊南部英軍繼續撤退；卅日英軍退出馬萊半島，新加坡宣佈戒嚴。二月初，除日機在新加坡上空活躍外，戰事尙沉寂。到了五日，日軍宣佈總攻新加坡；八日日軍在新加坡西岸登陸；九日日軍在島上變溪曼台與變溪克蘭吉之間登陸，英軍繼續後撤；十一日英炸毀海軍根椽地；十五日宣佈停止抵抗，英軍一萬五千，澳軍一萬五千，印軍三萬二千，全部被俘。至此，此一戰略中樞的新加坡不僅蒙受不可磨滅的奇

恥，而且被更名爲『昭南港』了。（二月十八日日本軍宣佈）

新加坡失守後，荷印的形勢自更惡劣：先是，與新加坡淪陷之同日，日軍在蘇門答臘之巨港登陸，且使用傘兵；廿日在爪哇以東之峇釐島登陸；廿一日更在荷屬帝汶登陸，以阻美澳軍之增援；而開始向荷印主要基地的爪哇再度作包圍推進！

迨三月一日，在巨港方面的日軍，渡巽他海峽，在爪哇登陸，使荷印政府不得不遷都萬隆。六日，荷印軍自巴達維亞撤退，戰事移往島之東部。九日萬隆亦陷，守軍投降。十三日蘇門答臘的首府棉蘭亦被佔。至此，環繞於新加坡外圍的荷印島嶼全部被佔，而荷印政府一切有組織的抵抗也就此結束。

三 美國『弱點』的菲列濱之陷落

菲列濱羣島在安南之東，日本代管島之西，台灣之南及荷印之北。從這地理的位置看，當日本已控制越南，佔有荷印各島之後，菲列濱之不能幸存是有無疑的。

然而，菲列濱雖沒有新加坡似的堅固的要塞，美駐軍才二萬人；但在麥克阿瑟(Ma. Arthur)將軍的指揮下，以及美菲軍之共同合作下，却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起，至一九四二年五月

六日止，整整五個月間，艱苦苦戰，索取了敵人巨大的代價。甚至使日軍司令本間晴雅中將於三月八日因久攻菲島不下，切腹自殺，由攻陷新加坡的山下奉文繼任。但是此後仍然經過了二個足月，才在彈盡援絕的條件下終止抵抗。

戰事的經過是這樣：

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同時，日機六十二架轟炸斯托增堡要塞及其附近機場，使菲島美空軍實力，損失不少，影響後此作戰殊巨。十二月九日，日軍在馬尼刺西南約一百哩之魯班島登陸；十日在呂宋島北部登陸。

十一日美空軍突捷，在呂宋海向擊沉敵主力艦榛名號，又負創其主力艦金剛號，但仍未足以稍殺濤湧而來之敵。馬尼刺北仁牙因灣的日軍一股雖被解決，而阿巴利、德干之敵，却仍以鉗形推進。二十日，日軍又在民答那峨島的達佛港登陸。廿四日，日軍集中運輸艦一百艘，由海空軍協助，猛攻菲島，在呂宋島二處登陸；一在阿提摩南以北三十哩之毛班，一在八打雁省之蘇布。日軍登陸部隊至此已將達八萬至十萬，美方被迫宣佈馬尼刺為不設防城市；同時麥克阿瑟偕隨從參謀親率裝甲部隊赴前線，以抵禦南北兩路威脅馬尼刺的日軍。

可是，經激戰後，日軍死亡雖重，壓力却仍有增無已。廿六日，菲政府及美駐菲專員公署

均遠離馬尼刺。到了卅一日，美防線被迫後撤，馬尼刺在陸上已在日軍之蹄形包圍下，其最近距離，已不足六哩。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美菲軍退出馬尼刺，并放棄維特海軍基地。但仍扼守馬尼刺以北及西之弧形陣線，繼續防禦，四日且大敗來犯之日軍，爲後者侵菲以來之最大挫敗。

接着，美菲軍趁勝後撤，以巴丹半島爲中心，堅苦作戰。十四日以大砲猛轟日軍陣地廿四小時，毀日砲十一尊，使日軍進攻計劃至少延遲一星期。一月廿日，日軍對巴丹施行總攻。到了廿三日，日軍在呂宋島的實力已增至三十萬，但美菲軍以必死之決心，堅決抵抗。菲人愛森薩德戰尤爲英勇，在其酋長率領下，勇猛與日軍搏戰，將日軍第二十師團及坦克師團擊散。

三月一日，美菲軍採取攻勢，將阿勃拉河流域之日軍逐出，三日，美少裝空軍出擊，爲必格灣，炸毀日輪數艘，使日攻菲軍司令本間中將以攻無功，切腹自殺。

十九日，麥克阿瑟將軍受命赴澳，組織盟軍西南太平洋區總司令部，遣使由魏銳特少將繼任。魏氏對近代戰術之研究頗有心得，故仍能發揮麥氏指揮下堅決抵抗之精神。一直支持到四月七日，巴丹半島淪陷，但魏氏仍率餘衆退守柯里，多爾樂塞，美砲兵仍發揮威力，將迫近之敵艦一再轟毀。四月十五日，魏銳特發表告袍演書，激勵軍心，并宣佈「決不投降」之態度，以柯里

幾多彈彈丸之地，不足三萬之衆，及有限之糧彈，當源源而來之優勢日軍，但仍堅守至五月六日，始彈藥援絕而降。至此，美國在菲列濱四十年來的統治遂告終止。

四 緬甸之戰

緬甸之戰，事實上是從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起，英軍在維多利亞角即已與敵接觸，三日中國宣佈派遣遠征軍入緬增援盟國，自此而後，即不斷有小接觸；但正式的戰鬥，應該說從三月初敵軍渡過西湯河，七日佔領仰光以後才激烈起來。

就戰局整個來說，因我軍戰運入緬的時間過遲，中英軍的合作不如預期之圓滿，尤其英軍的鬥志，也許因新加坡失守的影響，似乎相當動搖，不絕地轉進，暴露了我軍的側背；以及種種難說的原因，是我們盟軍的一個挫敗。可是三月杪東瓜之役，由於我軍的英勇果敢，使敵軍也承認：這是發動太平洋戰役後首次碰到的硬釘子。四月十九日，正是我盟國空軍首次飛襲日本東京，橫濱，大阪等重要城池時，我軍又收復了仁安羌油田，救出了被圍英軍。

東瓜之役，我軍設安湖師長於三月二十九日自東瓜前線發出的電報有簡要的敘述：

「——敵與我接戰始自十九日，迄今已纏三旬，當開戰之初，祇敵第五十五個師團之

兵力，至廿四日，即發現敵三十三師團及其騎砲兵團各番號。激戰至二十九日，我仍固守東瓜市鐵路以東之陣地。當交戰之初，敵勢之猛，向所未有，尤以二十四至二十八日敵機更不斷轟炸，掩護其戰車縱橫馳騁；其砲兵且使用大量毒氣彈，晝夜更番向我陣地猛攻。然我軍皆預有準備，故敵未得逞。綜合戰果，在最近六日間，敵軍在我陣地前遺屍在五千人以上，我軍亦多傷亡——

至終於仍失東瓜的原因，敵師長亦曾發表談話：「東瓜之失，因我軍趕得太晚，該處平原一片，建築工事極感困難；前線「極好」出沒，耗我力量不少；又因英方運輸不能配合關係，致某師在東瓜被圍；又無空軍配合作戰，制空權為敵人獲得，致華軍未能達成預期之戰果。」四月十四日倫敦方面軍事評論家亦稱：「緬甸方面，日軍沿伊洛瓦底江推進，可能成為更嚴重之因素者，即英軍之撤退已使東瓜以北華軍之側翼暴露，華軍亦必須隨之撤退，以免分軍被敵切斷——」十九日我軍終於一舉克復油田中心之仁安羌，並救出被日軍包圍之英軍數千。捷報傳來，倫敦友邦方面人士認為「暴風雨前暫時沉寂中之一道清流，與同日盟國空軍猛襲東京，大阪及名古屋同受歡迎。」

但是，從這一役後，敵調動大軍，佐以空軍與坦克，分三路猛力北犯，我軍苦戰多日，

二十三日，盟軍入梁吉，我軍將梁吉以西六哩處迂迴，並擊潰其側翼，轉將梁吉四高地攻佔，而復以俯衝姿態，向敵猛迫，於二十四日夜將梁吉克復。然而，英男之戴安潤師長卒於是役殉難了。

日軍因正面遭我堅強抵抗，乃從泰國經緬甸核東部，間道伺擊臘戍。時我軍主力正在正面三路迎敵，後方比較單薄，英軍又未將臘戍東方新闢的大陸告知我軍，予敵以可乘之隙。至四月二十九日，臘戍被侵，於是緬局急轉直下。五月二日，我軍放棄了瓦城；英軍向更的宛河轉進。八日阿恰布，密芝那亦被佔。五月中旬，西路英軍退入印度，我遠征軍除在緬北建立據點外，也有一部入印。東北方面，則日軍自臘戍沿滇緬路東進，初陷臨町，繼陷潯放，龍陵，一股敵軍過怒江，我軍予以迎頭痛擊；敵乃北向再陷騰衝。迄五月底，吾軍沿公路反攻，會圍攻龍陵，敵續增援，我因轉戰疲勞，亟待休養，仍退守山城，直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底，雙方仍懸怒江對峙中。

五 轟炸東京

「四月十八日」是同盟軍可紀念的一天；但對於日本則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最感惶恐的日子。

杜立德少將率領廿五架美國轟炸機轟炸東京！

這轟炸雖然僅僅二小時，而且終一九四二年再沒有第二次，但是它所予日本心理上的震動，遠過於物質的打擊，誠如何總長應欽所說：「以炸彈喚醒日寇的迷夢」了。

就從那一天以後，日本的神經中樞，惶惶不安；廿日再度發佈警報；廿一日日閣商討將負責日本本部防空人員受軍法懲辦，陸軍省人員將續有更動——此外則紛紛猜測飛機起飛的地點。廿三日日本中外商業新聞說「突然之空襲，已成爲列車中、街道上、辦公室內、集會時及種種場合生動談話之主題，人民皆誇張由敵機所造成之破壞的實際程度——」

反之，羅斯福總統却淡然說：「東京被炸之報告，不能予以證實，甚至此事是否發生，亦不能證實。」接着對某感笨之詢問者作答，「空襲東京之轟炸者，恐係自上格拉——按此爲「西藏樂園」小說中之地方——起飛。」

至於實際轟炸的經過，杜立德少將會有如下的供述：

「我本可以從頭到尾報告這次經過。不過你們要了解，有些地方我不得不省去的。我不能告訴你們我們起飛的起落場所，那必待日本自己發現時，方可大白於世。

「這故事應該從我受命以前講起，那七十九個得到十字架的同志們無一不是自願參加

的。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地是在日本國土，他們只聽說這將是一種艱鉅而重大的使命。

「像他們這樣一心一意地獻身於這事是難得的，這決不是蠻勇之舉，也不是僥倖的偷襲。我們計劃得很週密，並經過長久的訓練，使我們的任務成功。尤其，這二十五架轟炸機，都是特別爲此準備的。在出發前，我們一切都已就緒了。」

「我們人員的訓練及飛機的品質，使我們在襲擊時未遭失敗，並且遠超過我們的期望。我們沒有放鬆一個目標，我們安然無恙的飛返，而打落了幾架日機。我們原求出奇制勝——結果我們並沒有失望。」

「當我們飛入日本上空時，還可聽到日本無線電台正在以英語廣播日本生活的樂趣以及他們如何毫無轟炸的恐怖。正如我們所想的，這廣播突然停止了。再聽時，廣播者卻是慌張地在講着日語。那時，我們想，東京恐怕不是一個安全的樂土了。」

「我們急速地向着目標低飛——低得幾觸樹梢——但在投彈時，却飛到一千五百公尺，然後又降至樹梢之頂飛行。」

「我們很快地掠過樹梢，所以高射砲難以瞄準。這樣，敵人的驅逐機亦不易跟蹤追擊。當然，我們有遭受地面機關槍射擊的危險，但因日本事實上沒有如此準備，所以當他們想要

射擊時，我們已安然飛去了。

「每架飛機都有特別指定的目標，因為天氣晴朗，我們準備很完善，而且日本根本沒有戒備，所以我們能够襲擊所有預定的目標。」

「有一架飛機轟炸東京以南海軍造船所的一部，另外一個目標是一隻剛造好三分之二的新巡洋艦，結果它中彈起火。」

「我們的一架轟炸機，沿着名古屋附近的一個飛機製造廠，投下許多燃燒彈。還有一架以燃燒彈轟炸一家坦克車工廠。有的飛機炸毀船塢，在那裏有一架很大的起重機，像被巨人指揮了似的，倒了下去。我們也猛烈地轟炸了鋼鐵廠、鍊油廠、軍器製備所及軍需倉庫等。」

「因為我們飛得又急又低，往往不能知道被炸地方的情形，但隨後的飛機可以察看到許多被炸的狀況。」

「一個機後槍手，在海外三十里處回首，尙看到一串串的烟火沖上高空。當然，日本廣播員的聲音，也透露了我們這次襲擊的有效。」

「我所愉快者，就是我們能够襲擊到重要的目標，而沒有炸到非軍事目標。未出發前，我會特別注重這一點，我們飛近天皇的皇宮，那是一個顯著的目標。但每個隊員嚴守命令；

我們僅毀壞日本本土的軍事目標。

「奇異的是，我們可以聽到日本無線電報告員緊張的聲音。顯然他是在驚恐地敘述我們這次拜訪的詳情。同時我們又能看到日本人民驚恐失措的表情，我們飛過一個壘球場時，看見那裏的觀眾並沒有躲，後面的搶手看見他們在爭先恐後的亂竄的情形，但我們在前面的祇看到他們眼淚在那裏。

「我們這次空襲最大的收穫，就是給敵人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損傷。其次，令人興奮的是，這次臨陣出征的戰友能安然回來。

「我可以這樣說：我對美國飛機和美國空軍戰鬥人員的信心從沒這樣堅強過，無論在美國的訓練場上或工廠裏，我們都已經可以看到那使日德兩國驚奇的預兆。這便是美國能得最後勝利的準繩。」（註1）

註1：American Digest, Compiled by 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Service 此處係摘錄
「時與潮」第四卷第六期譯文。

六 阿圖島被佔

阿圖島原是不足稱道的，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當日本佔領後，因為重要，根本還沒有人知道。可是它的地理位置却很重要：它在阿留申羣島（Aleutian Is.）的東南端，恰恰在荷蘭港與蘇聯堪察加半島的羅巴特峯角（Cape Barataria）之間，從而它的被佔，消極地阻止了美國以阿拉斯加為基地對日本本土的空襲，積極地也多少阻斷了美蘇間海空聯繫。

關於它被佔的經過，美海軍部七月十九日發表的九十八號公報有極詳盡的敘述：

「六月三日清晨六時，日機進攻荷蘭港與米爾斯砲台，與其進攻中途島之初期行動，正在同時。荷蘭港南面所泊之航空母艦，曾有飛機五批起飛，轟炸荷蘭港米爾斯砲台之陸軍站附近一帶，歷時二十分鐘之久。當時美驅逐艦三艘，軍隊運輸艦一艘，及用為建築人員營房之西北號舊艦一艘，均在港中。日機之進攻，並非出於意料之外，故所有在各兵艦上及沿岸砲台中之高射砲部隊，事先均有戒備。在日機投擲第一彈以前之五分鐘，渠等即已開砲。為便於調度起見，所有船隻均開出港外，繼續使用其高射砲。空襲期間，無一艦隻被炸中，敵機兩架均被擊落。又荷蘭港與米爾斯砲台之少數營房及倉庫均被炸着火。海軍巡邏機一架，

方載官方郵件準備起飛，亦被敵機以機槍掃射。六月四日，我陸軍轟炸機及海軍巡邏機，發現敵機所由起飛之航空母艦，當即加以襲擊，投炸彈及魚雷數枚，結果未詳。初次空襲以後，敵機復數度偵察荷蘭港與米爾斯砲台之軍事建築，同時荷蘭港四面約七十英里烏姆納克島上，格倫砲台之陸軍站沿海建築，亦遭敵戰鬥機九架以機槍掃射。敵機兩架被我陸軍驅逐機擊落，其餘七架則分頭竄退，未能予我以絲毫損失。荷蘭港與米爾斯砲台，在敵方來襲以前，均已發警報，故敵機會遭我兵艦及沿海砲台猛烈之高射砲火，而營房及兵艦西北號則被炸着火，燒毀倉庫一所，燃料船及油船數艘。又空軍庫一座亦被炸中，死傷海陸軍人員約四十名，平民雇員死亡者一名。自六月四日以後，日方即未再襲荷蘭港、米爾斯砲台、格倫砲台、或美國在阿拉斯加或阿留申羣島之其他軍事建築。我海軍巡邏機，陸軍轟炸機及潛水艇在海軍統一指揮之下，曾迭次進襲敵西各島嶼（阿圖島及吉斯卡島均在其列）。六月五日，我陸軍飛機曾襲敵方巡洋艦，結果未詳。六月十三日，阿圖島與吉斯卡島發現敵艦，吉斯卡港岸旁發現敵幕二十餘座，臨時建築若干處，吉斯卡之敵艦曾遭我遠程之陸軍飛機攻擊，港內艦隻亦被炸中，惟損失範圍未詳。自六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一週間，我機會屢次轟炸偵察吉斯卡島，惟無重要結果或大變化；且天氣惡劣，對阿圖島亦無法觀察。六月十八日，吉斯卡灣內

之敵艦，曾被陸軍飛機轟炸，結果在該港中心附近，炸沉運輸艦一艘。自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三日之戰事中，有我海軍潛艇數艘，以魚雷命中吉斯卡島外之日驅逐艦三艘，結果兩艘沉沒。一艘重傷；另有驅逐艦一艘，則被美潛艇在阿格圖島外擊沉。七月五日，美潛艇又在吉斯卡島外，以魚雷命中日驅逐艦一艘，衆信該艦或已沉沒。七月六日，我陸軍飛機在吉斯卡轟炸敵巡洋艦一艘，結果未悉。自七月十一日以後，一般局勢即無重大變化。截至目前為止，阿留申戰役之結果，計敵軍對荷蘭港之海軍站及米爾斯砲台之陸軍站，曾略予以損失，惟其軍事效能，尙未受重大之損害。敵軍業已佔領阿留申羣島最西端未設防之阿圖島、吉斯卡島、及阿格圖島；並在岸邊建築臨時住所。

七 迭次海戰

海軍是日本侵略者鯨魚身上的『長足』。它在華盛頓會議中爭到了『十、十、七』比例後，迅速築中成長，到珍珠港被襲，英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利巴而斯號被炸後，它是躊躇滿志，深信『人莫予毒』了。可是就在它嬉笑未了時，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馬加撒海峽的初次會戰，就給了它嚴重打擊，盟國海軍一舉擊敗了日艦四十六艘。

五月八日珊瑚海戰結束，盟國海軍再次告捷。戰鬥自五月四日開始，當時佛萊徹少將指揮下之太平洋艦隊特務艦隊，見日本準備進犯之艦隊，有一部份泊於所羅門羣島中佛羅里達島首邑杜拉吉港內，美軍當即向之突襲，日方猝不及防，全部艦隊二十艘，差不多全部被滅。七日佛氏所部美機轟炸路易希亞德羣島米亞瑪沿岸之日本艦隊，日本「龍鶴號」母艦及重巡洋艦一艘沉沒。

八日美方同一特務艦隊，再度進襲，敵方母艦「翔鶴號」中魚雷起火。但此時敵方亦派出飛機反攻，美母艦「勒克辛敦」號受傷，艦因汽管爆裂，中彈起火，遂自沉。總計此一役中，共再毀日方艦船二十艘，飛機九十餘架；美方僅美機三架失蹤，及損失母艦一艘，輕巡洋艦二艘而已。

六月初，太平洋上的海風又帶來了中途島的捷音！

六月四日拂曉，美國的海軍巡邏機發現在西北方面有艦隊在月光下向中途島進行，這是敵方的攻擊主力，共有二十艘軍艦，包括四艘航空母艦，以及戰鬥艦，與驅逐艦。美國的特務艦隊即出發作戰，他們的計劃是，在日本飛機襲擊時，乘其不備，而攻擊敵方的航空母艦，然後再將其餘的艦艇一掃打盡。果然，敵軍四珊瑚海戰一樣，并未察覺，三艘航空母艦立刻遭到了美機無情的轟炸。下午第四艘日方的母艦又發現了，美機重磅炸彈與魚雷就傾盆而下。五日日艦已散開

；六日又有兩列日本艦隊發現，顯然企圖反攻，美機當即隨時飛出，予以奇襲，而且又幸運地遂成了任務。七日本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將軍發出了如下的公報：

「珍珠港之仇，刻已獲得一部分報復。中途島區域各部份之我軍，均以其優良技術竭盡職責，戰事刻尚未結束，然吾人深信此一階段之行動中，敵方損失如下：航空母艦二艘至三艘，其中所載飛機全毀。此外尚有一或兩艘母艦重傷，其大部份飛機亦告損失。戰鬥艦三艘受傷，其中至少一艘重傷，無法返回其根據地。」

八日，尼氏續稱：「中途島戰事業已結束，日本來侵艦隊，於再損失驅逐艦一艘後，業已開始撤退。」

最後，是所羅門羣島 (Solomon Is.) 的海戰。這一海戰的經過，為時頗久，自八月七日至八月底止，即已作戰兩次。自此而後，日方仍時思報復（其經過留待第四年史料中再敘）。因為這羣島嶼，在新幾內亞之東，澳洲的東北，為珊瑚海東面的屏障，澳洲東北的門戶，同時也是美軍至澳洲的重要航線。而日本佔有該島，則美澳交通即受威脅；反之，美軍佔有該島，為軍即可源源輸澳。換句話說，這是雙方所必爭的。

這樣，美軍於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以東經線為準）在強大海空軍掩護下發動了盟國在太平

洋的首次攻勢。在打穿敵海軍的攔擊後，美軍在所羅門區域實行登陸，一舉佔有瓜達康納爾、杜拉吉、格佛圖、塔那波哥等數島。八月廿九日美海軍部所發表的一一五號公報說：

「南太平洋方面，瓜達康納爾及杜拉吉區域我軍陣地，業已充分鞏固。自八月七日黎明（所有日期均以東經線爲準）前以來之所羅門羣島戰事進行詳況，因此乃可發表。此一行動，係在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上將全面部署之下，由南太平洋美海軍司令高姆萊中將負指揮之責；而海軍陸戰隊之登陸部隊則由萬里格利夫特少將直接指揮；運輸船隻由屠納海軍少將指揮；掩護艦隻由佛萊徹海軍少將指揮。吾人係由天氣陰霾空中偵察進行困難之際，逼近作戰區域。八月六日晚間，我軍運輸輪、掩護艦隊進抵指定地點，未遇絲毫抵抗。八月七日黎明前，在航空母艦起飛之飛機及海面艦隻砲火掩護之下，實際之登陸行動乃告開始。日軍完全猝不及防，其停在港中之水上飛機十八架及單桅艦一艘，均遭擊沉。我方之艦上飛機掩護全部登陸行動，俯衝轟炸岸上砲位及供應站，以及敵方抵抗中心；同時對於敵方空軍之可能來襲，亦嚴加戒備。曾受特別訓練裝備完全之海軍陸戰隊，係用小艇運往海岸，不久即布海灘一帶建立陣地。美軍會遭遇各種不同程度之抵抗，惟當夜幕降臨之際，我軍已佔得瓜達康納爾島及納魯河區域之一處強固海濱陣地；並攻克杜拉吉島之大部份，格佛圖島之全部

，並佔領佛羅里達島哈羅佛之陣地。當晚以及次日黎明，奧格佛岡有堤道聯絡之塔那波爾島，即於日方強烈抵禦下被美軍佔領，凡此若干次之攻擊前後及攻擊期間，麥克阿瑟上將所部遠程陸軍轟炸機及高姆萊山將所部轟炸機，均出動助戰，彼等曾猛襲新不列顛、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羣島之敵空軍根據地及船艦。敵方係於八月七日下午三時二十分發動第一次反攻。八月七八兩日，我方作戰結果，曾予敵方兵員及飛機以重大損失，控制瓜達康納爾杜拉吉區域一切重要陣地。日軍放棄陣地時，且損失大量供應品。在第一次作戰中，我方兵員及飛機亦有相當損失。八月八日中午，敵方魚雷轟炸機四十餘架，襲擊我港中船艦，颶逐艦及已卸貨之運輸輪各二艘均被擊中，敵機十二架被高射砲及戰鬥機擊落；另有兩架被海岸砲台之砲火擊毀。八月九兩日晚間，我方運輸輪及貨輪繼續起卸。十日下午，美軍已制服瓜達康納爾、杜拉吉、格佛岡、塔那波哥、瑪堪波各島及佛羅里達島一部之敵方主要抵抗；二十一日，敵兵七百人，在瓜達康納爾島登陸，企圖奪回已失陣地，結果其所佔登陸部隊，非被殲即被被虜。二十三日，我偵察機會發現敵船艦數小隊，由北方及東北逼近瓜達康納爾島，並有運輸輪在內，此乃表示敵軍企圖奪回瓜達康納爾杜拉吉區域之海岸陣地。海上戰爭，係以敵海面船艦之撤退而告終。

八 外交戰

美日戰爭爆發後，除美國當然對日宣戰外，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自由法國、紐西蘭多、海地、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及希臘等十國也同時對日宣戰。九日，我國政府也正式對日、德、意三國宣戰；同日對日宣戰的有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比利時、南非聯邦、巴拿馬、古巴、紐西蘭及智利等九國。到了十九日，尼加拉瓜同時對保、匈、羅三國宣戰；同日哥倫比亞對德意絕交。廿一日比利時政府宣佈比國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廿四日墨西哥宣佈與保、羅、匈三國斷絕外交關係；可是小國的對軸心國宣戰案，却一直拖到五月廿九日才經衆院通過。廿九日四月廿六日，玻利維亞、烏拉圭、軸心國宣戰；四月十四日伊朗也宣佈對日絕交。之後，到八月廿三日，巴西政府又對德宣戰。

蘇聯雖然因爲在西線的負擔，以及蘇日中立協定的約束，沒有對日宣戰，可是精神上與盟國一致的。

李維諾夫被任命爲駐美大使，雖然早在十一月六日，而達到美洲還是在十二月初，皇遜爾普更恰在大戰爆發之次日。李氏在致頌詞時就說：「本人抵華府之日，適與美國領土及美國戰力

受另一國家進攻之時不謀而合。此種進攻之出人意外，正不下於五個半月前蘇聯所身受之進攻。目前國際形勢中發生之此類事件，係由招致歐洲及其他各洲長期大血戰之同樣因素與同樣觀念所引起。本人此時當先向總統閣下保證：蘇聯人民對於嚴重試驗期間之美國人民，表示無上之祝禱與熱烈之同情。」（十四日華盛頓電）

新的局勢使同盟國不得不籌商新的對策，十二月廿二日，邱吉爾二次飛美，與羅斯福商討南洋作戰的問題。廿三日，英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飛渝，與蔣委員長舉行軍事會談。同盟國這時竭力造成外交上浩大的聲勢。到了二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美、澳洲、英、比、中國、加拿大、哥斯達利加（Costa Rica）、古巴、捷克、希臘、瓜地馬拉、海地、荷蘭、洪都拉斯、印度、盧森堡、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波蘭、蘇聯、薩爾瓦多、多明尼加、南菲律賓、南斯拉夫等廿六國終於發表了共同宣言（見附錄一）。這是盟國外交戰的一個重大階段。

太平洋上的風雲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汎美會議也在巴西揭幕，至廿六日通過了以大西洋憲章為基礎的「里約憲章」。這又是美國外交的一個成就。

同年六月，蘇外長莫洛托夫甫離華盛頓，而英首相邱吉爾又第三次抵美，和羅斯福總統會談。經過一週的討論，終於商定了「制服日本，援救中國，以及使德國分散其攻蘇之實力。」（見

x

x

x

x

x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料

軸心國方面的外交，不消說，也一樣地活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德義兩國即在柏林成立協定，立刻對美宣戰，而且向日本保證，在軸心三國未完成其共同目標前不單獨媾和。日本內閣情報局隨即發表聲明稱：「日本帝國政府、德意志政府及義大利政府，已同意作下列之約定，直至對美國及英帝國之共同戰爭勝利結束為止。協定原文如下：「第一條：日德義將竭盡一切力量，進行對美國及英帝國強加諸三國之戰爭，直至勝利之日為止。第二條：日德義担保在未獲彼此間完全諒解前，不與美國或英國停戰或媾和……」全文共四條，由大島浩、李賓特洛甫、義駐德大使亞爾菲里簽字。

一月二十日，德義日三國再簽訂『軍事協定』……

『同盟』與『軸心』在外交上的戰鬥，其劇烈的程度，也並不亞於白刃肉搏。

第六章 美國在戰爭以外的努力

羅斯福不能不算是一個眼光遠大的政治家，美國今天之所以成爲同盟國的支柱，羅斯福的領導是一個重大的因素。早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當希特勒在慕尼黑協定下，一舉手獲得了捷克，意大利吞併了阿爾巴尼亞以後，他即向希特勒發出了首次呼籲和平的電文。到了同年八月廿六日，波蘭問題趨於極端嚴重時，他再電希氏，希望他『懸崖勒馬，挽回劫運』。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在羅斯福領導下的美國，已漸漸地由言詢而趨於行動。是年五月廿七日，宣佈『美國入於緊急狀態』。九月，又因美輪克瑞爾號、賽薩號、及蒙大拿號先後爲德潛艇擊沉，也正像一九一五年五月美油船海燈號與定期郵船琉息退尼亞號之被擊沉相同，激起了美國人民空前的憤懣，因於十四日劃定了護航區；十六日大西洋艦隊即接奉命令，實行武裝護航。廿六日更撤銷美輪禁赴戰區條款。十月十日，羅斯福咨請國會修改中立法；十七日衆院通過『武裝輪案』；廿日共和黨參議員奧斯汀、參院內共和黨副領袖勃里奇等正式提議，全部廢止中立法。廿五日外交委員會通過『禁止美輪駛往交戰國港埠之規定』。到了太平洋戰爭突發後之四日，『美國第一委員會』

即孤注一擲。正式宣佈解散。這一切的過程，對於美國在這次作戰上的貢獻，無疑地都奠下不可磨滅的象蹟。

但是，如所週知的，現代戰爭是『總體戰』，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不單在戰場，也還在工廠。二次大戰之協約國終於勝利，菲姆叔叔的陷入戰場，是一個決定的因素；這一次的戰爭，美國生產力亦將發生重大的作用。所以，對於美國龐大的壽人的生產力，有特加敘述的必要。

一 龐大的生產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九日，羅斯福宣佈：『我們要把美國放為民主國的兵工廠』。自此而後，美國的軍火工業，即呈突飛猛進之勢，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總以『軍縮』所造成的軍火工業的低潮為之一掃而空。飛機工業尤有長足之進展，它的生產指數，以一九三七年為基期，自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一六〇，激增至一九四三年七月的九九九，整整有六倍之多。關於造艦方面，自第三十三文生法案通過後，也在加速進展：據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六日電訊，現時在建造中之美軍艦，計有戰鬥艦十七艘；航空母艦七艘；巨型巡洋艦六艘；重巡洋艦八艘；潛水艇七十四艘；驅逐艦一百九十七艘；掃雷艦五十九艘及海軍附屬船隻，總之，為實現兩洋海軍而在建造中之海軍各式艦

給，共九六八艘。

同日海軍部更宣佈：海軍當局已成立計劃建造新艦三千八百三十一艘，各艦係根據國會所通過之七十二億三千四百萬元擴充海軍計劃所建。

十月十七日，羅斯福總統命令國防生產管理局，起草『勝利計劃』，每年經費五百萬萬美元，用以保衛美洲及其他各國，尤其是援助中英兩國。此項計劃之目的，在與德國方面之大量軍械生產相競爭。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大戰爆發，美國民情激昂達於極點，一致地要求報復珍珠港之仇。這樣，在生產行程上又增加了一個動力；而空前巨大的撥款案，也由羅斯福總統於二月九日向國會提出。它的總數為三百廿七萬六千三百萬元，主要目的，在使軍械之生產，足以配備美國陸軍三百六十萬名；一九四二年底遠航之航空部隊一百萬名；美國所需之商輪；以及同盟國所需之軍需品。三月二日衆院即予以通過；六日經羅斯福簽署。如此，自一九四〇年七月以來，國會所支付之有關作戰費用已達一千三百五十萬萬美元，簡直是天文學的數字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卅一日聯邦政府發佈命令：『所有汽車工廠，一律改爲軍需製造廠。』
二月七日成立英美聯合軍火分配局，以資滙金新爲局長。

五月十四日，戰時生產局報告：「今年美國工廠每日每八分半鐘可生產軍用機一架。」

六月九日，羅斯福以其本人及英相邱吉爾共同名義宣佈：「英美政府現已成立聯合生產資源局，並另設聯合糧食局。由美國戰時生產委員會主席納爾遜及英生產總藍李特爾頓二氏聯合主持資源局，糧食局則由美國農業部長魏卡德協同英國經濟代表團共同辦理之。」

這種措施，目的在使英美兩國之生產計劃，合而為一共同單獨之計劃，藉以增加生產效率適應戰爭之要求。六月十一日，李特爾頓聲稱：「新設之聯合生產資源局，乃戰略（以聯合國參謀會議為代表）與生產（以納爾遜及李氏本人為代表）之結合。其目的之一，乃節省航運之空間。在此一方面，由英赴美之船隻，或可裝運美國所需之各種物品，騰出美國航行沿岸之若干艦船，以供其他方面之急需。」納爾遜也說：「兩國力量之合作，可以增加生產。」美參院支付委員會主席湯姆斯於同日接見記者時也說：「現美國每月製造之飛機，約計已達五千架，已達威羅斯福總統之計劃：明年可達到其第二目標，即每月平均一萬架！」

在造成這一生產紀錄中，美國勞工的自我犧牲的精神，也是不可埋沒的，他們不僅自動地取消例假雙薪的辦法，並延長其工作時間。三月廿七日，美國勞工部長柏克史報告說：「美國政府所有戰時工廠之工作効力，已漸能逼近最高標準：每一戰時工業工廠的每週工作時間已達一百六

十八小時；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以上之工人已達五百六十萬人。」

終於，美國龐大的軍火生產：在飛機方面，既真如墨索里尼所幻想的「鐵翼遮滿天空」；造船方面，平均每日有二艘新艦下水。其他的械彈，也都有最高度的驚人產量——使軸心國在此生產巨大的陰影之下戰慄。

二 租借法案的通過與實施

「美國為自身之安全計，必須鼓勵各民主國家，抵抗侵略者」（註一），於是羅斯福總統根據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美衆院所通過之一七七六號租借法案，於同年三月十二日咨請國會，要求立即支撥七十萬萬美元援助民主各國，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租借法案」。

衆院在「總統強烈主張，立時將該撥款案成立」下，十五日即由該院度支小組委員會通過；十八日舉行辯論；十九日以三百三十六票對五十五票之壓倒多數予以通過；廿四日參院又以六十七對九票之多數通過；至廿七日，羅斯福在「波多沫」遊艇上予以簽署。

這七十萬萬元的支付，據美財政部預算主任史密斯的解釋：其中十三萬四千三百萬元用以購買重砲及其他軍火器材；二十萬五千四百萬元用以購買飛機及飛機供應品；三萬六千二百萬元

用以購買坦克、裝甲車、汽車等；六萬二千九百萬元裝備各種艦艇；二萬六千萬元購備其他軍用品；七萬五千二百萬元用以建築生產國防經濟之工廠機器；最後則以十二萬萬元為試驗及修理國防器具之用。

至同年九月十八日，羅斯福總統因原租借法案七十萬萬中，已有六十二萬八千萬元經過分配、訂約、生產與交貨之階段，為使援助其國防與美國有重大關係之國家工作不致中斷，及繼續執行援助打擊軸心國家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再度咨請國會，要求撥款五十九萬八千五百萬美元，這就是第二六租借法案。

衆院撥款委員會於接奉此項提案後，於十月八日即予批准，並發表聲明：「軍火之製造，必須取得優勢。生產之戰，必須加強，以待軍用品源源而來——生產之能力，須完全克服軸心國。吾人之國防第一線，在租借法案之適用。」租借法案的款項，依據羅斯福總統的建議，分為十類。最大的一類為十八萬七千五百萬元購買農產品與工業品；第二大類為十一萬九千萬元，購置軍械與供給品；六萬八千五百萬元為飛機之製造；三萬八千五百萬元製造坦克、裝甲車、與他種車輛；八千五百萬元購買船隻及船隻供應品；一萬七千五百萬元為試驗與修理外國之軍備；八萬二千五百萬元為其他用途。

十月十日衆院以三三八票對六十七票多數通過。

至於實施的經過：關於第一年的，在羅斯福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咨國會函中，曾有極明確之分析，他說：「總計租借法案實施一年來，美國協助同盟國物資之價值，共逾廿五萬七千萬美元；現已輸往同盟國之物資價值，約十四萬一千一百萬元；正待輸送或利用者約四萬八千八百萬元；其餘尚有一萬二千八百萬元之物資，正在製造中；用於修補及運輸者一萬二千六百萬元；租用特約船隻之租金一萬四千三百萬元；用以促進生產的各項費用一萬七千萬美元；雜用四百萬元。至輸送之物資，幾無所不有：從火車頭以至各種化學材料，均在其內。外國貨船在美國修理者逾一千艘以上。此外尚有許多外國船隻，由美國裝置大砲及防水雷設備。一部份款項用以開發中國與外界之交通路線，擴充印度港灣，溝通蘇聯海道，發展波斯灣之運輸及貨船設備，改良橫貫伊朗之鐵道，開闢新航空線等。」

五月十七日，羅斯福總統又宣稱：「美國政府於四月份對同盟國家之物資租借援助，總數爲六萬七千七百萬元。」

六月十五日，羅氏復以其第五次之報告，提交國會，於租借法之實施，作如下之敘述：

「聯合國家之資源儲藏，刻已到達飽和階段，租借已不復爲單方面者。彼接受租借法所

援助之盟友，亦以物資酬報吾人之援助。吾人已獲得各聯合國家之樣本及作戰經驗。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卅一日以前之三個月內，美國對同盟各國之援助總數，已逾十九萬萬元；自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個月內，美國已供給同盟各國以價值四十四萬九千七百萬元之物品及役務；以及五十萬萬元之糧食及藥品，以助中、英、蘇三國人民支持其英勇作戰之意志。目前所給予各國之援助數量，適等於美國全部作戰計劃所費之百分之十二。截至一九四二年五月卅一日止，除不列顛聯合王國外，其他卅五國曾分得價值二十七萬三千八百萬元之出口物品。自一九四一年十月美英議定書簽訂後，軍火及供應品乃開始大量不斷運往蘇聯——』。

在中國看來，租借法案實施的過程却不能沒有缺憾：中國雖亦為獲得該法案援助之一國，但實際所得最少！據美國航委會主席蘭特在外交委員會說明租借法案實施情形時說：『截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卅一日止一年間，美國經手載運租借之船隻，曾作一七五四次航行，駛往英國二三七五次；蘇聯三〇四次；中國六六次。』租借法執行人斯退丁紐斯宣佈：『耗於租借法案款項共計一百萬萬元，其中四十二萬五千一百萬元之材料運往埃及與英國其他各屬地；十六萬六千二百萬元之材料運往蘇聯；運至中國者僅一萬六千萬元。』（註二）

此其結果，連美國議員瑪斯也有些憤慨，發表了如下的話：「中國在租借法案表上似列於末位，頗傷中國之民氣。澳洲與紐西蘭亦因在租借法案中所獲之少，而大惑不解。又租借法案中百分之七十七運至英國；中國日夜苦戰，而所得竟微末至此。」魯斯夫人（註三）也說：「在少數運往中國之物資中，大部份為駐華美軍所用，中國軍事機關所得尤少。」

不過，後來美國添設了「中國局」，並指派助理執行人芮氏任局長，以後物資的援助，也許不至再像過去那樣微少。

註一：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經聯邦咨聯國會撥款七十萬萬元函中辭

註二：一九四三年二月廿四日合衆電

註三：美國「生活雜誌」編者魯斯夫人，曾於一九四一年五月來華訪問。

第七章 英帝國的動盪

戰爭對於英國的打擊是嚴重的。英國知道，所以不惜以最大的代價，會用『綏靖政策』來換取短時間的苟安。然而戰禍終於無情地降臨了。

英帝國在一九四三年所遭遇的危機，不一而足。遠東的屬地，不崇朝而即告失陷。印度問題愈趨嚴重。多維爾海峽監視下的德艦終於逃逸（二月廿三日）；里比亞戰局在勝利之餘，以優勢的兵力和優勢的裝備却為隆美爾擊敗，迫退至亞力山大港附近六十哩，威脅蘇彝士運河的安全，震動了整個近東與中東。這一聯串的失敗所形成的危機，甚至較德機千架更番狂炸倫敦時還要緊迫。縱然首相邱吉爾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及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兩度赴美會商的成就，挽回不少的政治聲望，但也不得不兩度改組政府。（另有兩次局部改組）。這兒比較地稍慰人望的是：伊朗問題已因英蘇軍在基爾曼沙的會師（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而終於締成了德黑蘭停戰協定（同日），接着又成立了英蘇伊公約（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一九四一年九月二日，阿富汗接受英政府就『德人滲入之危險問題』的警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英阿（阿比西尼亞）簽訂

了協定，使中東賴以鞏固。印度洋西岸法屬馬達加斯加島的佔領，又保證了援助印度的運輸安全。還有，英國的空軍亦終於轉採攻勢，千機轟炸德境。

在政治外交上，英國是相當成功的；她接受了美國「百分之七十七的援助」；她在軍事上的配備，在這次戰爭的初期本是弱者，但由於希特勒之回頭攻蘇，却獲得了整備的機會。可是，以英國政治家的聰明，也有不能面面俱到的地方：澳大利亞總理不時地發出了強烈的不滿，中國是服膺「逆來順受」的謙讓哲學的，國際上給予我們的不平，很少形之言詞，但在四月二十四日蔣夫人終於發表了著名的「如是我觀」（見附錄三）了。

一 英軍在里比亞的勝利與失敗

里比亞原為土耳其屬地，一九一一年意土戰後，為意大利所有，舊稱的里波里。第一次大戰後又增加埃及的里比亞沙漠西部，改稱里比亞，是義大利的東非帝國。這次戰爭爆發後，是在一九四〇年八月義大利參戰後，英國為了防衛埃及與蘇彝士運河的安全，即由魏菲爾將軍出擊。但於攻佔孟希魯克後即改為守，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再度總攻，已恰恰一年又三個月。

這次攻勢，是由中東英軍總司令奧欽勒克將軍及西非陸軍指揮官甯漢將軍主持，也是作戰以來，英軍裝備足與德軍相埒之第一次（註一）的會戰。

因此，閃擊一經開始，進展極為順利，第一日即進佔距離多布魯克十哩之勒塞，使被圍業已數月之多布魯克英軍即日解圍；二十二日，新西蘭軍攻佔加普索要塞；二十三日再克巴第亞；同日印度軍佔領西底奧馬。

英國的海軍亦適時出擊，阻斷義軍對該地之增援，一舉擊沉意巡洋艦及驅逐艦各一艘以及補給艦多艘。

由於奧欽勒克將軍充分利用沙漠地形，避免攔攻地中海濱至西底奧馬間之設防地帶，二十六日英軍續克距班加西東南二百哩的奧給拉。二十七日，英軍主力與堅守多布魯克英軍於伊杜達會師；二十八日攻佔東非義軍的最後據點公達爾，俘義土著軍萬人。但是，自此而後，軸心三師圍集中反攻，經一度坦克會戰後，雖然俘獲了德二十一裝甲師團長藍芬斯丁，戰事却因此膠着；西底勒塞，得而復失。接着，因為雨季，戰事至此告一段落。

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正當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前夕，激烈的戰事再度爆發。八日西底勒塞再度為英軍所有；自後英軍進展迅速，二十日攻佔德爾那與米基利兩要點；二十五日攻佔普蘭

尼加首邑班加西。

二十八日英軍再向前推進，迫近齊達比亞，德義震怒，隆美爾於二十九日趕返前線指揮，並固守控制的里波里公路要點的阿格德比亞區（在班加西南一百哩）。一九四二年歲首，英軍在坦克大砲掩護下，猛攻巴第亞，予以佔領，八日，敵乘沙漠大風視線不清中，遁出齊達比亞，使英倫人士爲馬來亞戰局所引起之不安，爲之稍解。十三日，英軍續佔索倫姆，同時先頭部隊已達阿格拉及馬拉達間作戰。十六日進克哈爾法雅，俘敵至少三萬二千，內有德高級將領拜曲少將等二人，義將領二人。這是英國在里比亞戰役中最重大的收穫。

可是，從這以後，戰局便開始逆轉。隆美爾獲得了增援，不顧一切損失，猛力反攻。一月二十三日即迫使英軍放棄齊達比亞；二十七日擴展至蒙沙斯加以北及東北地帶。二月一日，英再失班加西，五日放棄德爾那續向後退，到了二月十八日，隆美爾部忽變更戰線，經四十八小時之停戰後，轉向米基利一線，改取守勢。英軍亦未再反攻，於此一線成對峙之局。利比亞之戰，至此又告一段落。

五月末，德爲配合對蘇發動之夏季攻勢，盤處利比亞已久之德軍開始出擊，以坦克車爲前驅，與英軍會戰於「武士橋」亞克洛馬區，激戰四日之結果，英軍在空軍協助下，初極順利，毀軸

心軍戰車六百輛，俾德非洲軍團長克魯威爾，德空軍總司令多布魯克之計劃為之粉碎。但戰事並未結束，軸心軍在盟軍所佈置之地雷區內東，備有大批坦克與運輸工具。

六月三日，軸心軍在盟軍加薩拉迄比哈基營防線之背部東側進攻，英軍力抗，會戰入第二階段；雙方在「武士橋」西所謂「魔王之巨舍」的釜形廣大地带，作晝夜不斷之激戰。六月七日戰事達最高峯，「雙方出動之戰車達千輛，激戰展開，其中數百輛，彼此互撞，着火焚燬，轉瞬化為廢鐵。二十四小時內，大砲被擊毀之數目，也超出過去紀錄。雙方砲聲所造成之沉重交響樂，使沙漠空氣震盪不定，故發生片刻之雷雨。卡開利比亞沙漠地带六月降雨之未有先例。會戰至此，入第三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軸心進攻英軍，為英軍所阻；第三階段李奇將軍反攻，初期獲勝，但未能阻擊敵軍所突破之陣地。敵忽東忽西，襲擊英軍防線。第三階段軸心兵團偵其裝甲部隊，全力參加作戰，希圖擊敗英軍。隆美爾一面派遣二十一裝甲師團中之坦克軍七十輛，組成堅強之進擊縱隊，保衛在英軍主要戰線西側之納粹供應線，同時德第十五輕速師團，竭力在考得隆以內阻止英軍之進攻。另一方面派遣步兵出陣地突破處北進，繞擊英軍後路，於是英軍進攻部隊為應付此一威脅，再度在「武士橋」畔展開惡戰。」（第八軍司令部合眾社隨軍記者七日電）

八、九兩日，繼以激烈之空戰，但至十日，英軍卒奉命放棄比哈基營；十三日德軍進擊兀爾阿得姆，繼向西北疾馳，猛撲阿克羅馬博，企圖切斷多布魯克至加薩拉間之公路。第八軍遭週重和損失，十八日，再放棄兀爾阿得姆與西底勒塞兩據點。

茲二十一日，當守七月之多布魯克亦告失陷；戰事移至埃及邊境。使民主國注視蘇聯奪港爭奪戰的視線也移到東非。

不消說，英國朝野是更震怒了！六月初勝利之後，他們正期待着再度的捷報；誰知戰事竟轉得如此之快。輿論開始鼓噪了，他們一致要求『對此新加坡失守以後之重大軍事失敗，從喜調在與解釋』。下院質問尤為緊張，宋爾納等二十三人且提出不信任案。

亞瑟布魯克之失陷，使馬爾他陷於孤立，削弱同盟軍在環中海的控制，而防禦埃及蘇彝士運河的工作，也大感困難。

並由十六日，德大軍電破利比亞邊界鐵線網，迅抵卜格卜格；二十八日下午埃及大戰開始，德軍主力沿海岸向梅爾薩馬特魯推進，企圖切斷梅城與亞力山大港間鐵道，以塞守軍後路。發機械化師團及其他流動性部隊，亦全部出動。二十九日梅爾薩馬特魯卒告陷落，至此德軍已深入埃及一百哩了。

三十日，德軍趨艾爾達已繼續東進。到了七月初，戰事讓亞力山大僅七十哩。即艾爾阿拉拔四週及以南地區。中東軍總司令奧欽勒克對第八軍發佈命令，奮力截擊！激戰至四日，得美國陸空軍之助，戰局稍形好轉。八日英軍取得主動地位，將隆美爾進迫部隊之向東突出部份完全消滅，並向艾爾阿拉拔南推進二十哩。十一日墨索里尼亦到東非巡視。

十三日加拿大軍開抵埃及增防；但隆美爾非洲兵團亦到，雙方嚴陣以待，相持不下。德軍因蘇聯南降戰局趨緊，似已放棄攻勢，而英軍尤亟待整理，埃及之戰，遂穩定於艾爾阿拉拔區。

二 英內閣四度改組

上述里比亞戰役的失敗，使英國的輿情十分悲憤，釀成了英內閣第一次改組（二月四日）。改組的結果是：卑維勃魯克出任戰時生產部大臣；杜肯出任供應部大臣；李威廉出任對外貿易局局長；而卑氏兼為戰時內閣閣員。此外，調任麥克米倫為殖民部出席國會事務次官；麥柯科達爾出任勞工部出席國會事務次官，貝克出任戰時運輸部出席國會事務次官。

然而，大的事件又限着降臨了。二月十二日晨，被困於伯勒斯脫之德戰鬥艦沙恩羅斯特號、格勒西納號、巡洋艦友金親王號、及驅逐艦、魚雷艇、掃雷艦等一隊，居然決計突圍，自西行近

多維爾海峽。作戰結果，安全免脫，這對於英國是莫大的刺激，因為多維爾海峽本來是在英國與大海軍護衛之下的。十五日，遠東唯一要塞的新加坡亦告陷落。羣情激憤，達於極點。十七日，工黨議員比萬要求首相允許國會舉行隆重辯論；首相邱吉爾除接受此項要求，為「不及五週之短時期間，二度被迫出席於緊張激烈之下院」，並「懇求議員以大丈夫氣概與榮譽心舉行投票。」但美國方面輿論，却以「保留邱吉爾」為題，稱：「倫敦消息，邱吉爾首相已有去職之勢。邱氏如去，則新加坡失陷所予美國之憂鬱，將更增加……」(華盛頓郵報社論)

十九日，英閣乃續有如次之重大改組：

邱吉爾任首相兼國防部大臣，並管理國庫；克利浦斯任掌璽大臣兼下院領袖；原任生產部大臣卑維勃魯克卸除閣員之職，由內閣駐中東特別代表里特爾頓繼任；原任掌璽大臣阿特里調任自治領大臣，仍兼代理首相。新戰時內閣由九人改為七人，計：

首相邱吉爾；自治領大臣阿特里；掌璽大臣兼下院首領克利浦斯；樞密大臣安德遜；外相艾登；生產總監里特爾頓；勞工大臣貝文。原任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與財相伍德脫離戰時內閣，但二氏仍保有戰時內閣以外之原有職務。

二十三日，英內閣續作第三次調動，去職者，陸相馬吉孫；不管部閣員格林伍德；公共工程

部大臣前英國廣播公司總經理李斯助爵；殖民地大臣摩恩；飛機生產大臣勃拉巴松等五人。

陸相由陸軍部次官克里格升任，部內常任人員出任閣員，開向所未有之先例；飛機生產部大臣由勞林上校調任；商務部遺缺由經濟作戰大臣達爾頓充任；經濟作戰部遺缺由烏爾梅爾繼任；殖民地大臣由克蘭波助爵繼任，並為上院領袖。新任公共工程部大臣波德助爵，原任供應部副會次官。

迄此時為止，英國戰時內閣以外之現任閣員名單如次：

司法部大臣西門；財政部大臣伍德；內政部大臣兼保安部大臣摩里遜；印緬事務部大臣亞梅利；殖民地大臣兼上院領袖克蘭波；海軍大臣亞歷山大；陸軍大臣克里格；空軍大臣辛克萊；蘇格蘭事務部大臣約翰斯敦；供應大臣杜肯；商務大臣達爾頓；育大臣白特勒；衛生大臣白朗思；農林大臣赫德森；公共工程大臣波德；飛機生產大臣勞林；運輸部大臣雷塞爾斯；糧食部大臣烏爾頓；情報大臣布拉根；經濟作戰部大臣烏爾梅爾；郵政部大臣莫里遜；掌管阿克斯特公爵區大臣古柏；度支部大臣漢開。

二十四日邱吉爾在下院報告戰局，於敘述內閣改組之目的與需要後稱：「今後各部次官，仍有更調，」至三月四日，內閣果然作第四次改組，政府官員五人免職，由下院中從未任政府職

之議員六人出任大臣。但其姓名迄未正式公佈，不克詳述。

三 掌握主動——進佔馬達加斯加島

馬達加斯加島位於非洲東南印度洋中，隔莫三鼻給海峽，與大陸相對，面積共六十二萬四千餘方公里，為世界第四大島。這一次的戰鬥，在作戰本身講是不值一戰的，但在戰略上影響極大。因為當英國開始籌劃切實掌握馬島時，法國的「吉斯林」賴伐爾，已數度與日本駐法大使三谷隆信有所商談，商談些什麼，自然得留待以後檔案的發掘，但很可能是「重演為害吾人（英國）宰領之越南一幕，以可恥及賤弱之行徑，或縱容默許之方式，使馬達加斯加島陷入敵人之手。」（註一），這樣，戰爭的發生，固然在五月初，而未雨綢繆，却早在三個月前。因為如果馬島為日人所佔，則英國與印度及中東間之交通線，將全部受其妨礙；非洲大陸本身的安危也不無可慮了。

關於這一點，邱吉爾在五月十日向全英發表廣播時有極動人的說明，他說：

「吾人於距今三月以前，即已決定遠征軍之由此間海岸出發，其首一任務，在攻取第亞哥羅勒七精良海港。余必須奉告國人，當部隊出發海上之際，余每見報紙上刊載「馬達加

斯加「字樣，即不禁寒戰一次；各報之文字附有圖表及地圖，說明吾人應捷足先登，攻取馬達加斯加，以防日本之奪取該島。余每一讀及，即感恐懼，吾人自不必慮及洩露機密或失信之問題，但常言「智者所見略同」，敏銳之態度與消息之洩露，殆同樣可畏！」

戰爭自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開始時，維琪法國在該島僅有輔助巡洋艦員維濟葉號，一千一百五十噸之潛艇英雄號及布崗維爾號三艘，英軍當即予以擊沉。接着，英方於遺空軍轟炸第亞哥蘇勒士港之各項設備後，即在信使灣登陸；又在第港完成三萬人之登陸，控制馬島極北端之聖安得拉卡卡地峽。由於馬島法總督之不接受「無條件投降」，雙方軍隊即開始巷戰，英軍於損失五百人後，迄六日第港戰事即告終止，同晚開入第港首邑之安蒂斯拉那，十日以後，戰事即告平息。在這過程中，維琪法國不僅對英國聲色俱厲，向英國提出嚴重抗議，認為是「侵略者」，而且對美國也曾見乎詞地表示「美政府設法阻止法國保衛其被侵略之土地，實為難於容忍之事。」

（註二）但聯合國方面却完全支持英國，而且深表贊同的。

戰門法國領袖戴高樂也於十四日發表廣播，同意英軍此項佔領行動。

註二：法政府致美駐德漢代表照會。

四 「千機轟炸」德境

以「千架」飛機大編隊來從事轟炸，原是戈林對英倫轟炸的傑作，希特勒用以自傲，德國人民所信賴的德國積極空防上的成功。

但是，一九四二年夏，英國雖在各方面不利中，飛機的生產却有所成就。她也「以牙還牙」地用千架大編隊拘德國重要工業區域作報復轟炸了！

當英國空軍大臣辛克萊在伯明翰發表廣播：「英國制勝之計劃，為擊潰德國空軍，然後進攻歐陸。德空軍今年將經歷『可怖之夏季』。」（五月九日）後不久，使天日為黑的千架飛機的機翼即已接踵地飛臨德境了。

最猛烈的是五月末至六月初與六月末的三次。七月末之轟炸漢堡，是在天氣極惡劣與條件下進行，而更成功的；最後在八月末，美、加陸軍也參加了。

五月卅一日，英國空軍以首次紀錄的最大編隊——一千餘架，於當晚飛襲德萊茵區內的科隆，雙方損失慘重，大火至六月二日未熄。邱吉爾為此特向負責主持此次轟炸的司令官及其部下聲

續。余察賀尼下及貴部全體軍官，貴部組織上已獲一大進步，竟在一夜之內，能遣轟炸機千餘架至科隆一帶，同在一點半鐘之短時間內，分別轟炸，而不致混亂，此為英空軍實力增強之明證。今後德國城市，將逐一受我人之轟炸矣。」（五月三十一日）

六月二日，純英國製造之轟炸機千架，再度襲德境，以魯爾為主要目標，工業中心之埃森，及其附近之克虜伯工廠亦在轟炸之中。

到六月二十六日，英國在北非的戰事雖然失利，德國的鐵騎已侵入埃及；但在生長中的英國空軍又一之地以千架之衆出動轟炸德第一大港及潛艇製造中心之不來梅。事後德方的公報也承認：「平民頗有死傷，住宅區及公共建築被燃燒彈引起火災，頗有損失。」

二十八日英機再炸不來梅，並以大隊戰鬥機進襲法淪陷區之機場及其他目標，以及法國海岸外之敵船。

七月二十七日，正當蘇聯與一部分開明的英國人士熱切地要求開闢第二戰場時，英國爲了「力有未逮」，就仍然以其强有力的空軍來對德轟炸。雖然當時的氣候極端惡劣，但另一潛艇製造中心的漢堡，在四十五分鐘內所中之燃燒彈達十七萬五千磅。舊城大部起火，烏森阿爾斯達湖四週及碼頭區亦大火熊熊，幾似古代的羅馬之火！

所以哈里斯空軍上將於滿意之餘，特函其部屬作如下之慶賀：「昨夜襲擊漢堡之壯舉，爲此次戰爭中最重要最完美的攻擊之一，此實應向諸君致賀者。昨夜之進襲，在本週內最惡劣氣候下完成，亦爲德人所難以遺忘者。」

最後，至八月二十八日英皇家空軍大隊飛機以四星期來最大一次之空襲，進襲德境卡塞爾城之世界最大機車工廠，同時轟炸琴尼亞港諸目標，收效均佳。同日，英噴火式驅逐機又保護美國空中堡壘飛襲法國北部。

二十九日，英空軍再炸德軍事工業中心，紐倫堡與薩爾布律根均被炸極烈。

在德國正以全力進攻蘇聯之際，英機確藉藉歐陸而使德國不能回手。

第八章 印度問題

印度位於亞洲南部，突出於孟加拉灣與阿拉伯海之間。北接我國之西藏、尼泊爾，與不丹，喜馬拉雅山矗立其間，為天然之分界；西與阿富汗、俾路芝斯坦（Beluchistan）相連接；東與緬甸接壤。廣袤南北二千哩；東與西如將英領俾路芝斯坦包括在內，約亦相等。全面積一百八十八萬八千六百八十方哩；全人口三萬八千八百萬。（註一）從一八五七年起，成為大英帝國皇冠上一顆晶瑩燦爛的寶石。

在第一次大戰中，印度軍隊的戰績是很輝煌的：一九一四與一九一五年保衛法蘭達斯之役，在奧特·康泰姆的勃爾斯的背水之戰，終於兇橫的德騎逐出海峽之外。但英國所允許她的戰後自治領的地位，却隨着戰爭的結束而未能實現！

這樣，印度的民族主義者便掀起了反抗的風浪，一直到這一次戰爭還無法平靜。他們要求：

Freedom for Freedom (為自由而戰)；但尤其需要 Free for Fight (自由作戰)。(註二)

但邱吉爾內閣在印度問題上却承繼着保守黨一貫的傳統。邱吉爾表示：「我決不作解散帝國

的實相」，(註三)甚至表示：「大西洋憲章對印度並不適用」。(註四)

註一：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九日英政府公佈白皮書，印度人口總數至一九四一年已增加至三八八

，九九七，九五五名。

註二：尼赫魯告蔣委員長語。

註三：已見本書第一章。

註四：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四日英上院辯論外交政策，議員達維士爵士稱：「首相暗示大西

洋憲章之促成者，並未顧及印度等國，而僅顧及獨立國間之關係，誠有失檢」

一、蔣委員長訪印

印度問題

印度既然是英國的倉庫，大英帝國皇冠上的寶石；自然也是軸心國之所垂涎的。希特勒勸誘過蘇聯進攻英國的後門——印度；日本的野心更爲顯然，它利用佛教的面具，成立東亞佛教協會與佛教興亞會等宗教團體作第五縱隊活動的工具；日本的回教徒是絕無僅有的，却成立了伊斯蘭文化協會，六日本回教協會，甚至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落成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回教禮拜堂，而主持

這落成典禮的是日本神道教的信徒，陸軍大將前內閣總理林銑十郎。

這樣，蔣委員長長的訪印，是在加強中英印的團結，對抗軸心，特別是日本。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蔣委員長偕夫人宋美齡女士及隨從等，親詣印度，九日抵達新德里。據當時印度政府的公報，蔣委員長此行目的：「乃欲與印度政府，尤其印度英軍司令，商談中印兩國有關之一切問題，並將乘機會晤各界名流。」

印度政府與人民均一致歡迎，英政界人士更認為：「整個遠東戰局之嚴重，與萬眾矚目之蔣委員長訪印行動，適成史所未有之對照。使倫敦滿佈憂鬱之情緒，發生一線曙光。」（二月十一日電）但他們「希望蔣委員長能說服印度領袖與人民，使其從事於為自身防禦與自由而努力之偉大工作。」（同上電）

蔣委員長當晚即訪晤印督林里賈哥。十日林氏偕夫人正式回拜。同日蔣委員長接見前國民大會主席席尼赫魯，長談一時有半；十一日國民大會現任主席阿沙德訪晤蔣委員長；十二日尼赫魯三次拜會委員長，而後發表公開演說：

「余代表全國人民，向中國蔣委員長表示熱烈歡迎。印度決不接受任何統治，不論其為日本或德國。印度僅能接受印度大眾之統治！」

其妹尼赫魯女士代表印度婦女，在歡迎蔣夫人時更強調聲明：「吾人知戰爭已臨吾人之門，吾人願作戰，但必須有所爲而戰。苟吾人爲自由而戰，則必須先有作戰所有之自由。」

十三日，委員長視察印阿邊境之開伯爾山隘要塞；十四日，於車過拉合爾時略事停頓，與旁遮普省政府及拉合爾區軍事首長會晤；十七日抵加爾各答；同日，英皇贈與蔣委員長以景榮章。K. C. R. (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勳位。邱吉爾廣播演辭，以動人之措辭提及「中國人民之奇異實力」稱：「中國人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獨力與可怖之日本侵略者作戰四年半之久，而使侵略者仍徬徨於戰場之上。」

十八日，蔣委員長赴皮勒花園訪晤聖雄甘地，作極長時間之談話。電訊稱：「中印兩國間一切問題，均曾詳加討論；甘地並贈送蔣委員長自紡之粗布紋匹，送蔣夫人紡車一架。」十九日晨，蔣委員長赴聖地尼哥丹，訪詩人泰戈爾所辦之國際大學，尼赫魯同行。

廿日，尼氏再次發表談話：「蔣委員長赴印之行，具有歷史意義。此行將爲中印關係入於新時期之開始。中國之抗戰，乃今日全世界爭取自由之大戰中之一部。全世界或世界上之若干部份，在此爭取自由之大戰中，已有獲得勝利者，亦有在將來必獲勝利者。」

而阿沙德在致電蔣委員長表示敬欣之餘，却說：「所引以爲憾者：即彼等（指印度）因限於

處境，不能向閣下夫婦以及貴國人民，表示其所欲表示之情感——不無令人辛酸。

廿一日，委員長訪印已畢，特發表告印度人民書，希望中印兩大國，同爲人類自由努力；對於英國致誠率之期待，深信必能從速賦予印度以政治上之實權。這是中印關係史上的重要文獻，特錄原文如下：

余夫婦此次訪印，留駐半月，得與印度軍政當局，以及一般友好開誠商討吾人之反侵略計劃，與彼此共同奮鬥之目的，幸獲一致之同情與全力之贊助，殊覺愉快。余今任務已畢，即將回國，而與我全印友好作別矣。祇因留印日淺，對印度國民未能盡我所言，故於此臨別之時，一傾我懇摯嚮往之心，藉申生平之積愆。

余所欲首先提及者，自余到印之後，得悉印度全國對於反侵略戰爭，皆有一致之決心，此實余所引以爲深慰者也。

我中國與印度合佔全世界二分之一人口，兩國毗連之國境達三千里之長，其文化經濟相互交流之歷史有二千餘年之久，然而兩國間從未有一次武力之衝突，此種悠久之和平鄰交，實爲世界上其他各國間所未有，此足證明吾兩大民族，爲世界真正和平之民族。時至今日，世界和平已爲野蠻之侵略暴力所威脅，我中印兩國不僅利害攸關，實亦命運相同，因此我兩

大民族誰有共同一致積極參加反侵略陣線並肩作戰，以實現世界真正和平，竭盡吾人所盡之職責。

望中印兩國國民之德性，有一共同之特點，即兩國均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相崇尚。吾人傳統之精神，厥為不惜犧牲自己，以達共救人救世之目的。我中國對於此次戰爭，亦即爲此犧牲而神之表現，故毅然參加反侵略陣線，此非僅爲爭取中華一民族之自由，實爲保全人類之正義，爭取整個人類之自由也。

余敢向我兄弟之邦印度建議：吾人在此人類文明存亡絕續之交，惟有各盡其能，以取得世界人類整個之自由。蓋祇有在世界人類整個自由中，乃能獲得我中印兩民族之自由；無論中國與印度，其中有任何一民族不能得到自由，則世界即無真正和平之可言。

至於現在世界大局之情勢，只有兩個壁壘，凡爲國家與人類求自由者，皆必毅然站在反侵略陣線，其間決無中立旁觀之可能，蓋此時實爲我全體人類禍福之總關鍵，決非一國一人之爭，亦非某一國與某一國間各別之利害關係。凡參加反侵略陣線之同盟者，無論何國，皆係整個反侵略民主陣線之中，共同合作，而非單獨與某一國合作或不合作之問題也。吾人於此懷悟民族主義之意義，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已應乎時代而有一甚大之轉變，各民族求

得自由之方式，今昔實亦有所不同。現在各反侵略國家，無不要求印國國民在此新時代中，盡其應盡之責任，以求自由世界之生存；印度之將來，實爲此自由世界整個之重要部份，同時世界大多數人士皆已同情印度之自由，此種實貴難得之同情，決非任何有形物質力量之代價所可取得者，余以爲應特加珍重，而使之勿失也。

諱以此次戰爭，實爲全體人類自由與奴隸之戰，光明與黑暗之戰，換言之，卽是與非善與惡之戰，亦卽世界被侵略者與侵略暴力之戰，倘此次反侵略陣線失敗，則世界文明必須倒退百年而不止，全體人類之慘劇，將不知伊於胡底矣。姑就吾亞洲而言，日本軍閥之暴虐，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高壓台灣自日人併吞以後，其人民所受壓迫與痛苦，既鉅且深，固已足資吾人之借鏡，祇述我中國此次抗戰所受日軍之殘暴行爲，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被陷時之一例言之：一週以內全城人民被屠殺者多至二十餘萬人。此五年以來全國人民幾無日不受其飛機大炮之轟炸，凡暴日鐵蹄所到之地，無論男女老幼，非被污辱，卽受塗毒，尤以智識份子與青年學生所遭之慘劫爲甚。殘暴之日寇，決不使稍有智識與思想者容留一人於社會之中，故對於學術機關與其稍有文化歷史關係之建置，無不澈底摧殘。舉凡日常生活必需之工具，如炊具之鍋，耕具之鐵，與手藝工具之類，無不搜括擄掠毀滅無遺。其在軍事佔領區

域內，除泰淫洗劫焚燒殺不計者外，更復藉其暴力，到處開股煽動賭場與妓館，不備備化後吾人之生活與國寶，且圖滅絕吾人之心靈。此種陰無人道暗無天日之賤行，實非全世界文明人類與我仁慈高尚之印度國民，所能相解。然余茲所述者，猶不過爲中外人士所共見共聞者之一端，尙不足以暴其黑暗於萬一也。

當此野蠻暴力橫行，黑暗籠罩於全球之時，吾人爲世界文明及民族自由計，我兄弟之邦印度國民與我中國國民皆宜共同一聲擁護。夫西併臺灣及五十六國，所使略共同宜實，積禍餘孽，加此及反侵略陣線，聯合中英美蘇等各同盟國，以爲奮鬥之標，手同聲共舉，取自由世界之戰場，以爲獲得最後勝利之完成。吾人在此一時代中無可推諉之使命。

最後，余對假邪英國政府應致熱烈期待，余且深信我盟邦之英國民不待人民有任何者，要求而能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自由，宜權宜使迅速發揮精神與物質無限之偉力。印度此次參戰，固務求取反侵略民主陣線之勝利，而亦冀其本身自由之得，存有莫大之關係。余以客觀地位，認此乃爲於大英帝國有益無損最賢明之政策也。

克利浦斯訪印

太平洋上的烽火，終已迫切地延及印度的大門，印度的民族主義者，還公開地表示：「印度和英國人鬥爭到現在，還不能把你們已經遭受的東西，與新的更惡劣的威脅之間，秤其輕重。」

這種女遊行的聲浪，是施奎爾於軍略上的理由。英國自從在太平洋和里比亞失利後，更痛感印度防禦的薄弱，將發長其訪印之行，也有助於安協之門志打開。

就在這頃長途旅行之日，英政府與印度前後三日，英下院國引起了關於印度問題為主戰的人激情的辯論。若洗發著的據自由國家黨（Liberal Party）議員舒斯特，他說：「在戰爭期中時地務必須有機關之政府，團結一致，共禦共同之危險。吾人若關於何時與印度以自治領地位，備甚動聽。但事實上對於任何問題，均不能表示以圖善之解決。亦謂印度苟能建立其本身必要之統一團結，則世界上任何力量均不能阻礙印度所希冀之獨立。」同盟黨議員太格爾也說：「予願印度為其本身之獨立而戰。予深信彼等亦必度信其理想一如吾人。」工黨議員李德雷也說：「印度問題為迫切的問題，政府須向全世界表明吾人將以自治領地位與予印度。」最後自由黨議員哈立斯於主席經題解決印度問題後稱：「英國政府處理種族問題，固非首次。總之吾人會處理加拿大及滿洲問題，諸君人之解決加拿大問題法標出於德爾福公符之發現。吾人豈不能再覺

得另 德爾達公爵派往印度，授以全權，以和善之方式設法解決迫迫之印度問題。
三月廿四日路透電。

上院中也極熱切地討論印度問題的前途，自由黨議員桑美爾助爵就說：「印度將遭迫攻擊，吾人可求助於何方以防範之？吾人或將求助於中國，擊退敵人進攻。但最大之助力，顯須發自印度之內部。」

這結果，即吉爾濱相於三月廿一日向閣下院宣佈：「政府決定派遣黨魁大臣克利浦斯赴印，並與以勸漸使冷之全權，即向印度提出戰時內閣對印度憲法地位所已一致成立之結論。」

印度制憲歷史至此開一新頁。

克利浦斯受命後，以時機迫促，即束裝攜級少數之隨員就道。三月廿二日抵印境西部海濱之要港喀喇蚩，廿三日抵印度政治中樞之新德里。當晚即與各首長及軍事領袖會晤；廿五日開始與印方領袖保持密切之接觸。

克利浦斯首先延見印國民大會主席阿沙德，長談七十五分鐘；接着會見同教同盟領袖真納，亦談至七十分鐘。

兩個會談的結果是這樣：阿沙德辭職後，「面呈臉色」，「急電前馬德拉斯省總理查理，促其急來新德里晤面」，而真納則「面有喜色，並有笑容」。然則，克利浦斯赴印之成敗，此時已

次 伏其機了。

界 由於「英政府雖已授權克利浦斯就地談判問題之解決條件，惟須先將內容提交英戰時內閣。

大 一八四〇年三月廿三日（案電）印方人士對於揣測克氏使印之最後結果，已較謹慎。」（廿四日傳）

戰 三月廿六日，克氏會見各邦聯合會主席那瓦那那囉邦王公薩哈布，及前主席畢卡那爾。廿七日

料 會晤塞羅甘地；廿八日會晤國家主義派領袖薩消魯；超然派領袖查耶各；再晤真納一小時；廿九

日再晤阿沙德，談二小時。

隨後又接見貧苦階級領袖安德貝德卡爾博士，麥克拉漢；中央會議委員戴素夏；全印基督教
委員詹姆斯博士；印度教大乘會代表孟哲，會長薩瓦克等四十二人，晤談告一段落。

廿九日克氏接見記者，宣佈英國解決印度問題之建議，其題為「準備與印度各界領袖進行

討論之宣言草案」。

這是今後印度命運所繫的重要文獻，照錄全文如下：

「英國戰時內閣決定之結論，雖如下述，在致達西克利浦斯爵士與印度各領袖進行談話

至於下議之結論是否將予實施，須視討論之結果如何而定。英國政府前曾就印所將來之地位提供諸言。現英國國內及印度各界對於諸言實施一事，多有焦慮之表示，英國政府有鑒於此，茲特確切說明其建國之步驟，藉使印度之自治得以儘早實現。英國政府建議之目的，旨在建立新印度聯邦，其地位等於自治領，與聯合王國及各自治領共同效忠於國王。其與聯合王國及各自治領之關係，即基於此。新印度聯邦之地位與各自治領完全相同，其內政與外交絕不受英國之支配。英國政府本此目的，特聲明如下：

(一) 軍事停止以後，應立即依照下列之規定，設法成立選舉代表團，以擬定印度新憲法。

(二) 新憲法內應規定印度各藩邦亦得參加制憲機構。

(三) 經此程序制定之憲法，英國政府准予接受，並立即實施，惟應附有條件兩項：

(甲) 英屬印度內任何一省，倘不擬接受新憲法者，應有權保持現下之憲法地位；新憲法並應規定此等英屬印度省分，倘於將來決定重行參加新印度聯邦時，仍可加入。此等並不參加印度聯邦之英屬印度各省，倘若表示同意，則英國政府準備與之協議，簽定另一新憲法，其地位與新印度聯邦完全相同，制憲之程序，與上述者類似；

(乙) 英國政府擬與制憲機構進行談判，草定條約一則，凡因英國以一切責任完全轉讓的

度所引起之問題，一律加以規定。英國政府過去曾提供諾言，決保護種族及宗教兩方面之少數份子，新約內應將英政府之諾言列入。惟新印度與不列顛聯合國其餘各份子將來之關係若何，新印度聯邦有決定之全權，新約內不擬加以限制。各印度藩邦無論是否接受新憲法，倘若在新形勢之下，需與英政府進行談判，以修改兩方之條約關係。則兩方應舉行此種談判。除印度各主要組成份子之領袖，能在軍事停止以前商定其他辦法外，制憲機構應依下列規定組成之。軍事停止之時，各省應舉行總選；一俟總選結果揭曉之時，所有各省立法機構之下院議員，應即成爲單一之選舉代表團，依照比例代表制選出制憲機構。制憲機構之人數，應等於選舉代表團總人數七分之一。印度不藩邦，則應被選指定代表。各藩邦代表人數與各藩邦人口總數之比例，應與英屬印度代表人選與英屬印度人口總數之比例相同，各藩邦代表之權力，與印度代表之權力亦同。

(四) 在印度處於嚴重局勢之時期以內，及新憲法草成以前，印度防禦問題之統制與指導權，應由英國繼續擔負完全之責任，作爲英國作戰努力之一部份。惟印度軍用物資之官員，應由印度政府與印度各民衆合作之下負責金費。英國政府應讓印度各黨派之

領袖，立即有效的參加印度以及不列顛聯合國與各同盟國家之協議。如此，則印度

可獲機會以積極而具建設性之防式，協助完成關係印度將來自由前途極重要之任

英國領袖

同時克利浦斯答復各記者問題控五百項之多。關於英方建議中所列海軍軍行動停止一詞

克氏聲明與「戰爭終止」一詞不同，「兩者之意義若自時間上論，大抵可有十二年之差別

故英戰時內閣之本意，若欲於軍事行動停止後，即能於實際上建立制空機轉。」茲並錄各項問答

如下：

記者問：英方建議本意，是否同意由英印聯合防禦印度？

克氏答：聯合防禦一點，固為建議中所明確承認。但建議內容係規定防禦問題之統制

與指導應由英政府負責，作為英國作戰努力之一部分；而印度軍用物資之動員，則由印度

政府亦應得印度各區合作下負其全責。

記者問：特使是否同意由印度負責境內之防務？

克氏答：所謂境內防禦實屬有誤。當戰爭狀態存在時，內外之防禦實不應劃分為二，

境內之防禦與外圍之防禦亦屬不可分割者。所有軍力之調動，俱應對一中心之機構統

一指揮。

今日之情形雖保如此，現有軍隊出總司令統率，而受命於參謀總長，參謀總長則受戰時內閣之指示。印度國防委員將負防禦之責。目前英政府曾決議指派印方代表一人參加戰時之決定事宜。

記者問：由印度各團體召集會議以推進聯邦憲法，是否有成功之可能？

奧氏答曰：倘不能成功，則吾人亦無法使其成功；彼等倘欲分裂，則世上任何人亦不能加以阻止。總之：吾人之目的，僅在提出如何實現印度人自行統治下之統一印度之方法。英政府不願採取一種態度，致使世人據此為理由，指責英國藉印度內部意見之分歧以阻止印度統一之實現。總之：英政府願望全部或最多數之藩邦能加入印度聯邦，藩邦中之已有公選之立法機構者，則可由該機構選派代表出席制憲機構；其向未有公選之立法機構者，則現在之立法機構則自行選派代表出席制憲機構。印度藩邦固不能強之加入聯邦，但吾人已對之提出若干建議，並將對之施展若干勸告之方式。選邦選出代表之人數，亦以其人口為比例，一如英屬印度亦皆然。藩邦代表之情形亦與英屬印度各省之代表同。此項計畫非欲強使任何藩邦改變其組織，而欲每一藩邦能儘量利用上述方法，任用人民之代表。倘無其他選舉方法，則各邦之王亦自可指定該邦之代表。

「配案間」之根據是項計畫而言，印度參加大西洋憲章是否有困難？

克任答：「毫無困難。」

廿月三十一日，克利浦斯復向全印人民發表廣播，極盡其婉轉之能事，全文是這樣的：「印
 度政府之憲章，欲就屬間各業所發表之文件，加以簡短之解釋。此項文件，係英戰時內閣對於
 未來印度之建議，並經內閣每一閣員之贊同。余現望諸君先明瞭吾人所持之觀點，即英政府
 與英國人民願望印度人民有完全自主之政府，而印度之憲法，亦能具有與英國本國憲法，或
 聯合王國中任何一自治領之憲法相同之完全自由特質。英閣宣言草案提議，印度與聯合王國
 及各自治領共同效忠於國王，其與聯合王國各自治領之關係，即基於此。而印度之地位，與
 各自治領完全平等，其內政與外交絕不受英國之支配。然而今日之印度，有其既有憲法之存
 在，此既有憲法規定中央政府與各省政府之組織，吾人咸認在此多事之秋，不能制定新憲法
 以視印度之未來問題，關係重大，實非可以敷衍從事者。英方建議之基本原則無他，新憲法
 應由印度人民公選之代表制定是也。吾人建議於軍事行動停止後立即成立制憲機構，其人選
 應由英屬印度各省及印度聯邦推舉之，各省及聯邦領袖加入新印度聯邦。此固為吾人之期望
 也，則吾人自將請其推舉代表出席制憲機構，但制等並無必須加入聯邦之義務。」

以上所述，係未來計劃之大綱。然則今日之辦法，又將如何？英國人民願盡力自起印度防務之責，並相信印度各民族各教派，亦能積極負擔印度防務之責。宣言草案之最後一節，曾明白提出：在印度陷於嚴重局勢之時期以內，及憲法草成以前，印度防禦問題之統治與指揮權，應由英國繼續負責完全之責任，作為英國作戰努力之一部份。惟印度軍用物資之調度，應由印度政府在各民族合作之下，負其全責。英政府願與印度各黨派之領袖，立即有效的參與印度以及不列顛聯合帝國與各國盟國之協議，如此，則印度可獲機會以積極而具體之方式，為協助完成關係印度將來自由前途極端重要之任務。負責建立印度中央政府之編解，含已應與協助達成使命。余並相信印度領袖與總督諮商後，能信賴總督等取實現上述十節與所擬之原則。

宋案指出所言，俱係英方種種之口說天淵。然吾人俱知目前最重要而困難之問題，即為印度人民各階層間之差異。余對此若至困難之歷史來稿，不欲加以敘述。但吾人必須認清事實，印度大陸之民族不止一種。印度大陸之始領羅斯去際，有各種民族與種族。吾人之目的在尋求印人完全自立之政府，並具有制定與組織其本身機構之完全自由。今有主張印度應成為一單一制之一國者，其變有主張印應分為兩國者，或數國者，有人主張省自治之範

國權之受，而聯邦中央政府統治下之事務，則應予減少；另有人則基於經濟發展之複雜性，主張採用中央集權制。凡此各種意見，俱有可加研討與辯論之價值。然決定未來印度之政體方式者，仍為印度人民本身，而非外界之力。蓋印度人民，倘要求吾人之援助，則吾人自樂為其助。但決定諸君未來之憲法者，固仍為印人。吾人今以極關切之態度，瞻望未來，並冀諸君之智力，能在此大危機中，忠實引導諸君。職是之故，余專求諸君不論宗教種族，一視同仁而憲法機構，一俟軍事行動停止時，立即制定諸君本身之憲法。吾人特擬定此制憲機構之方式，但一諸君請注意此「但」字以下一段殊屬重要。印度各主要團體之領袖，能在軍事行動停止以前，商定其他更佳之方式時，其當別論。此制憲機構之目的，即在制定整個印度，即經事關加入聯邦之英屬印度各省份，與印度各藩邦是也。然而吾人應請諸君簡單之事實，即諸君對於勸告彼輩不願加入者參加某一組織之時，而尚明告彼等，經加入之後，即無法再行脫離云云，殊屬不智。諸君應告以彼等加入以後，而猶無法商得一致決議時，仍可自行脫離。余思彼等倘知他日不能與其他份子商得一致意見，而仍可以自由脫離時，則全屬可能。於今日一致加入矣。余願印度各省份一致參加，以制定共同之憲法。倘諸君經過一切討論並瞭解制憲機構之互讓互惠精神以後，而仍不願消除彼此間之異見時，倘一部份省份仍不滿意，則

此憲法時，則各該省份似可置身局外，而彼等所獲之自主權，與自由之程度，亦仍不亞於彼等加入聯邦後之情形。又為言之，即或能獲得完全之自主政府是也。吾人希望並預料印度聯邦之獨立，因聯邦係建立於全體人民自由同意之上，但此非英人所能代諸君印度人民決定。諸一切須諸君自行審判，自行決定該問題，因此吾人已為諸君準備手段與途徑，俾諸君於最長可離期間，獲得所渴望之絕對與統一之自主政府。過去吾人曾期待印度各異對於印度所應採之政府憲法以商得共同之決定。但印度各領袖間，迄未能商得協議。若干人士且據此事實指責英政府，故意延宕印度以自由之時期。吾人現已予印度以其所要求之開端，至於彼等是否接受此開端，以獲取其自由，則將完全交由印度人民決定之。若彼等不接受此一機會，則此次失敗之責任，必須由彼等負之。吾人要求諸君接受吾人此次履行吾日諾言之建議。吾人所提出於諸君領袖前之文件，即係此項請求。其內容諸君已見之矣。至於佔少數人之階層，在諸印度聯邦中之地位，余深信創憲機構必能對彼等之保護，作公正之規定。但鑒於過去英政府對此種少數者所負之責任，吾人主張在按照宣言草案由英政府及創憲機構所擬定之條約中，此種印度聯邦應負責保障該等少數者之權利。苟有任何省分不願參加聯邦，則彼等亦應繼續適用之條約，規定保障其省界以內之少數階層。

余業已向諸君表示，當前所將發生之局勢，余知總較懷有最大之希望，即在印度各界領袖接受文件之原則後，使彼可着手進行磋商，將余適向諸君宣讀之文件最後一項主要之保留，此即在印度防務方面之責任是也。此項保留並非關總督政府及其行政會議將被遽及積極參加印度防務會議，且亦無此可能。今日之戰爭範圍遼闊，防務絕不能限於一地，且其準備必須及於政府各部門，亦必須由各部門獲取充分之合作，政府既負責防禦，其指揮印度陸海空軍防務時，必須視為彼等所從事之全球作戰努力之一部。此項防務之統籌權，必須於戰時內閣下設之總司令及其高級參謀官之手。余前已指明印度政府必須在防務會議中，担負積極之工作。因此，吾人決定總司令部保留其為行政會議委員之地位，吾人業已邀請印度任命代表參加戰時內閣及同盟國家太平洋作戰會議。印度將能在不列顛聯合王國會議及同盟國家之會議中，以平等同伴之地位，獲得充分表達意見之機會，此其一途。至議和時期到來時，印度將任命其本身之代表與其他自由國家共同參加和會，並對建立新世界秩序貢獻其力量，余深信吾人對印度人民之公正條件與要求當前可實行者，已不能更進一步，亦無法使之更為完全。

吾人之建議確切而詳細，而印度反對派之領袖予以拒絕，則在戰爭結束以前，殆無復有

考慮此項問題之時間，亦無復有此機會。但此對全球印度之友人，動必為嚴厲之警報。此未戰時內閣所派商討關係未來世界程序如此重要問題之使者一職，落於余身，本人至感榮幸。余本人深望建國之期實與完備，余曾要求諸君之領袖大公無私予以接受，前途或仍不至有困難存在，此係若干年來余等間所造成疑忌之結果。但余要求諸君不恰既往之接受由余代表之友誼與誠信，並命吾人與諸君暫時協力建設並完成諸君之自由與自主政府。諸君均知此點為余久所懷抱之理想，余難以至大之期望，等待今存數日之發展。苟各方處理得當，則諸君之自由與吾等之友誼即可永固。諸君之土地，現已處危險之中，受殘暴侵略者之威脅，此輩侵略者之雙手，已滿染血腥，並使中國廣大土地之友，與信仰民主之民蒙茹苦含辛。此一侵略者與蹂躪俄國斯和穆平原之若干國家相聯盟，吾人與同盟各國將對抗此輩侵略者，直至勝利為止。目前之情勢，暫時暗淡，但諸君可深信本人於結局毫無疑問，蘇美中英四國擁有龐大之人力物力，同盟國絕無戰敗之理。吾人現協助印度人民由於過去歷史上之聯繫。吾人專予諸君以一切可能之保障，但必須諸君之自動協助與合作，保障之工作始能更為有效，吾人既已深切獲悉在吾人過渡砲火及戰爭痛苦後，吾人將按照印人自行擬定之計劃，建立自由印度，並確定我兩國人民之永恆而自由之友誼，吾人應即担負保衛印度之初步工作，過去之遺

憾與怨，已隨印度未來之希望而消逝。未來，自由印度，將在世界改造之後，與其他自由國家共同努力，以結實其獨特之精神，而惟有世界之改造方能戰爭中所盡努力與所受痛苦為有價值。過去種種痛苦與呻吟，將入塵埃而逝，渡過需要努力與勇氣之深夜，抵達黎明將到來之黎明，屆時世界各民族，將一律自由。

自此而後，雖然克氏繼續接見國民自由解放同盟會會長羅埃，著名勞工領袖梅塔，及帕爾拉基薩那王公與奧里沙總理，與全印學生聯合會代表等，可是實際上，國民大會既首肯表示對英印印憲大會亦不表示贊同；回教徒方面不作正式表示，僅授權以納採取應付之全權。

(詳情參見下節所述)悲慘的階級衝突全印了。此項建議並未生效。

正在這時，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約翰遜上校於四月九日飛抵新德里，給印度帶來了慶願的新希望。約翰遜上校並且應克利浦斯及尼赫魯的邀請參加談判，他會晤印督林里查爾，羅非爾將軍，並實際地擬定了一個公協方案，規定：

- 一、國防部將由印籍閣員負責。其屬於作戰方面的職權，由總司令負責，總司令為行政會議之作戰部長，負責作戰事宜，成立作戰部，接收國防部長不保留的職權。國防部保留的行政職權，須開列明單。

四月九日午飯時，約翰遜上校並常同籌備溫天下午五時半阿沙德、尼赫魯與克利浦斯的會晤事宜。大家都以為克利浦斯將對他們宣佈國防的協定（註三），可是隨着來的事實是：四月十一日，在招待記者席上克利浦斯宣讀了「撤回英政府對印度的建議」的會二日於類要地踏露操印

關於失策的原因，克氏在四月二十七日下院舉行的會議中，有所報告：「（一）關於決定新憲法之方法，（二）關於國防事宜，（三）關於臨時過渡政府之一般形式。英國政府之責，乃在設法獲得折衷式之解決辦法，不欲以任何一方之所希求者專予該方面迫令他方接受之。」（四月

廿七日）但是，「陳」般的觀察，若干方面擊討了他的談判却也是原因之一（註四），所以克氏臨口也說，「我的敵人把我打倒了！」

註一：見史蹟：「英國必須放棄印度嗎？」之文，刊於九國十年十月十七日新華日報

註二：參閱費者：「克利浦斯勳爵失策內幕」一文

註三：同上

三、印度人民的反響

克利浦斯宣佈對印建議後，印度人民的反響，無論那一方面都不十分良好。反對最激烈的是代表印度最多數人民的國民大會派。

「國民大會」是印度民族主義的推動力。但最初創立此會的，却還是一位英國人——休謨（*Alfred Russel Hume*），他是一位印度政府高級的交官。大會成立於一八八五年，組織之初，頗有和平派與急進派之分。到了一九〇六年，兩派均反對一九三五年憲法案，而背歸於好，實權則由急進派尼赫魯掌握。尼氏在一九三六、三七年兩年連任該會主席，其地並無國民大會黨籍，但自一九三〇年後為國民大會之實際首領，他是溫和派。可是他正式宣佈過，他死後，「尼赫魯黨」將繼承去入。與（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

國民大會得接獲尼氏建議後，經過三日的會議，決定堅決反對三輯（一）（二）（三）拒絕英國代為國防之責，以此為繼續中最大之缺憾；（四）該建議容許印度境內有無數自治領之組織，實與國民大會為統一印度而奮鬥之初衷相反；（五）該建議雖允許印度代表有制定憲法之權，而於憲法制定

之後，各該代表又可反對或脫離之。——（四月一日）

現任主席阿沙德爲此事特於議會前宣稱：「當委會對於克利浦斯之建議，意見完全一致。」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阿沙德與尼爾曼訪晤魏非爾將軍。同日羅斯福私人代表約翰遜上校蒞臨印度，六日約氏即與阿沙德、莫納等保持接觸，並從中斡旋，但是由於英方不再作進一步的讓步，以國民大會已作成堅決反對英方建議之決議，提交克氏（六日）。全文如次：

「本會常務委員會對英國戰時內閣對印度之建議，即克利浦斯爵士之說明，加以充分說服之考慮。英國當此時局緊要之秋所提出之建議，不僅應就其與印度要求獨立之關係加以考慮，尤應顧及目前之世界危機，俾能以有效之辦法，應付印度及全世界當前之危機。」

本會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歐戰爆發以後，即已迭次聲明，印度人民願與世界各進步勢力精誠合作，並願充分負責解決各項新問題，分肩新擔負。並會要求必要之條件，而主要之條件，厥爲印度之自由。蓋惟有實現目前之自由，始可使千百萬人之心頭頓感光明。

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本會上屆會議時，即曾宣布唯有自由獨立之印度，始能擔負全國性質之防務內並對再前戰爭形式中發生之較大之意義，有所增進。英國戰時內閣之新建議，首

與修戰後將來之局勢有關。本委員會雖一面承認在原則上接受印度將來之自決權，但所引爲遺憾者，即其仍受桎梏及約束。故乃提出相當條件，以爲必須建立全印之統一國民政府及一民主國。本委員會主張唯有全印獨立，始可適應當前局勢之需要。凡外國權力盛行之各邦及尚有駐軍外國軍隊可能，因而偶爾並未永久危害各該邦及印度其他各地人民之自由者，固係印度自由之阻礙；而預先接受任何一省得不參加印度聯邦之新奇原則，亦係對印度統一之一種嚴重打擊，及使印度分崩離析之原因，而今印度各邦將來更多困難。本會堅決主張印度之自由與統一。凡破壞統一者，尤其當今各民族無不念於較大之同盟時，此實有害於各有關之民族。亟念及此，極爲沉痛。

本委員會不擬強迫任何地區之民族遂反其曾經昭告大眾及既定之意志，而仍參加印度聯邦。本委員會承認此項原則以後，深感必須造成一種環境，俾能有助於發展共同及合作之民族生命。任何關於印度將來之建議，皆須加以詳細審查。但在今日嚴重之危機中，現在最關重要，將來之建議如影響現在者，亦關重要。常務委員會對此問題之一方面自極重視，而彼等給予領導下之人民以何種指示，亦終須視此而定。因此之故，英國戰時內閣之建議，乃空洞而不完善者。對現有機溝亦不擬作重大之更迭。其中業已表明印度之國防在任何情形下

，亦仍贊英國統治。無論何時，國防皆至重要，幾包括生活及行政之所有各方面。（以下電文不清，迨此書編寫時，此項全文仍未能算得，姑從略。）

四月十一日，阿沙德致費克利浦斯，說明國民大會拒絕建議之理由，原函如下：

「法最近英國建議而成立之新政府，如實實言之，確不得謂爲新政府，且在總督保留其舊有權限下，亦不能行使自由政府之職權。吾人並未要求法律上其文之改革，但吾人確要求明確之保證與協約，表示新政府能有自由政府之職權，而其官員亦得爲立憲政府之閣員。關於統籌作戰問題與其有關之行動，總司令應具自由處理之權，且亦宜兼任國防部長。吾人曾獲通知，關於規定新政府及總督職權之協約即草案之輪廓，現時亦不能提出討論。因此事總督具有處理之權，事後可與總督直接商討。最後，行政會議之委員如與總督意見不合時，則尚有請求辭職或以辭職相威脅之可能。此種補救辦法固可隨時採用，但吾人定向新政之始，竟將其基礎置於摩擦與辭職之可能之上，實屬咄咄怪事。現置於吾人眼前之新景象，實與舊者毫無異趣。吾人相信閣下所抱之主要目的，與吾人之目的相同，均在轉變印人之心理，使其覺得彼等冀求之國民政府業已降臨，彼等正在保衛其幾經奮鬥始行獲得之自由。此種目的當彼等發現其本來面目仍維舊觀時，定遭完全失敗。吾人認爲惡勢力象徵之印度事務部之

繼續存在，即可證實此景象。過去吾人會自相信此不合時宜之印度政府行將消逝，已屬無庸置疑，但現今吾人驚聞即此可厭之舊時代之餘孽，仍將繼續存在。新政府之重要特色，與舊者毫無差異，故使吾人難於參加。如在平時，此距離吾人奮鬥目標甚為遙遠之辦法，自當漠然置之，不加考慮；但在今日局勢之下，凡可能促成印度國防之有效組織之每一建議，吾人均予以審慎周詳之考慮。吾人對印度當前危難之憂慮，實較任何外國人之憂慮為尤甚。吾人決願竭力應付，以渡此危機。但當吾人未獲自由担負衛土責任之權力，與夫妨礙作戰努力之舊環境仍繼續存在之時，吾人實難負此重大責任也。茲願奉告閣下，如能組織國民政府，吾人仍準備肩此重任。吾人擬將關於將來之一切問題均暫先擱置，但現時之國民政府必須為全權內閣政府，而非總督府行政會議。關於國防問題，吾人應佔之地位，已早達於閣下矣。吾人認為此種協定乃求取普遍同情與發揮國民政府效能之最低限度之必要條件。尤願為閣下陳述者，即吾人所提供之意見，非僅限於本黨之意見，實可認為全印人民之一致要求也。關於以上各節，全體印度人民與英國政府並無不同之意見，印度所持異議者，僅關於將來憲法之變更問題耳。此問題之延緩解決，苟在使國防問題之重大危機下印度能獲更大之團結，則固為吾人所贊同，但值茲印度全國意見一致之時，對印度所抱之理想及世界億萬人民困苦艱難

以爭取之理想有促成作用之自由國民政府，英國竟予阻撓，洵人世之悲劇也。
 十二日尼赫魯也發表談話，對英方有所指摘。他說：

「即使吾人同意參加未來之政府，吾人之能否使國民入伍組成陸軍仍屬可疑。吾人最後所獲之通知謂：此項事務，應由總司令負責決定，彼必不阻撓此事之進行。並謂：倘總司令未能有如上述，則吾人隨時有辭職之機會。似此種辦法，斷不能促成解決或妥當之措置。吾人之全部意見為數萬萬印度人心中之理想，吾人之頭腦中所時時受擾亂之問題，即吾人能否使印度成為有組織之抗戰單位，使印度人民感覺此次戰爭為彼等自己之戰爭。克利浦斯爵士會謂，吾人係討價還價，及採取市場商人或律師之態度等語，可以表示彼及英國之大部分政治家，對於任何問題均用一種觀點；此種觀點在今日全球中為英人所獨具。明言之，即自滿之態度，以為世間僅彼等之意見正確，凡反對彼等者，不僅錯誤，且錯誤至可惡程度。苟非吾人對於解決辦法具有極大之希望，則在談判之初期必早破裂矣。」

又說：「印度工廠之生產，苟非印度仍維持古老之政府機關，則目前產量可增加兩倍或三倍。克利浦斯爵士或會被其英國之「資格較老之同僚」所指責，彼顯與他人發生齟齬，余所謂之他人，非指吾人也。在吾人之談話及通信中，從未一度絲毫提及多數階層統治之問題

其自。吾人對此種統治甚爲厭惡。吾人贊同由代表國內各種思想之各團體各組內閣之主張，由國民大會，回教聯盟，印度大乘教及錫克教等等合組之。此種辦法，雖使國民政府之行使職權極端困難，但吾人仍接受此議。吾人並未爲國民大會要求大權。」

又說：「關於國民大會對克利浦斯論及有關目前之建議，余未知回教聯盟領袖及印度大乘會主席薩尼克有何真正之異議。」

就是這樣，印度問題再陷於僵局。

至於回教徒方面，他們是比較同意英方「分治政策」的，因此回教徒在真納領導下，於接獲克里建議後，四月三日舉行了回教聯盟會議，宣佈：「吾人之目的，在求巴基斯坦之實現。不論任何建議，倘不能使吾人實現巴基斯坦之目的，則吾人不能接受。巴基斯坦成立後，印度即將分爲兩部，一係印度教國家，一係回教國家。」（四月二十四號）。五日該會決議，「授權真納採取任何彼所認爲必要之行動與步驟，以實現聯盟所提之主張。」

印度教大乘會亦拒絕英方的建議：

「大乘教苟贊同任何足使印度發生任何形式或方式之政治分化之建議，則緊違反其本旨，且危害印度之利益。任何省份有不參加聯邦之權利，爲自由之原則所不許。且此種權利

議不容由外界之當局制定之。印度現已爲統一之國家，現有之各省，均構成行政上之單位，因此，主權國家參加聯邦之情，均不能適用於印度之各省。大乘會對於宣言中所舉之未來一切之隨切，未若英國立即將政權移交印度一點爲深。大乘會之要求，向爲印度應立即宣佈爲獨立國，在不列顛聯合國家之下享受自由平等之地位。關於國防計劃，尤屬不能接受。錫克教所有各黨委員會於四月一日亦發表聲明，對克氏建議表示不能接受，並申述理由如下：(一)該建議不但未維持並加強印度之完整，反有分省及建立巴基斯坦制度之特殊規定。(二)錫克教人士之主張慘遭背棄。蓋自英人蒞臨印度以來，我錫克教人士即爲英國在帝國每一戰場上作戰，而今所獲之報酬，竟爲吾人在旁遮普之地位終遭清除。吾人在旁遮普中居重要之地位，英國且曾承諾予以保證，而於今已喪失受任何考慮之一切希望。吾人將以脫離印度聯邦爲抵抗，並永不認可使我祖國一任外人之處置云。

四、國民大會代表全體被捕

國民大會反對克氏建議的運動，並不因爲克氏離印而終止，且因戰局的緊張而日益熱烈。尤其自新加坡，仰光失守之後，印度人民對於英軍實力的信心已經動搖，反英的情緒亦愈見高漲。

五月一日，孟買國民大會委員會決議：「要求印度實行獨立」。

五月十七日，甘地已放棄談判以來所保守之「緩步」，在哈理真週報發表論文，略稱：「余請每一英人支持余對英方之呼籲，要求英人退出亞洲各國及非洲屬地，至少退出印度。蓋此步驟對於維持世界安全及摧毀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實屬必要也。如余之呼籲得被接受，余敢斷言：英國在印度及非洲犧牲之利益，遠不若其繼續增高之戰費之鉅。誠能支持道義，則實屬英印與全球之福。」

六月一日，全印戰線「同日在孟買公開舉行大會，由孟買省長沙姆萊主席，通過議案多件，表示對全印戰線全國戰線運動。」

六月初，外間盛傳甘地主張再度展開「不合作運動」，以為達成「英國自印度撤退」要求之手段。（六月十七日新德里電）

六月十七日，甘地發表聲明：「同意外國軍隊在印對侵略者作戰，唯此等外國軍隊須以自由國家（指印度）盟友之資格，遵守其與印度所訂之條約。」

尼赫魯為此事發表補充之聲明：「此乃表示甘地極願將國內與國際情勢之問題聯成一片，且示其關懷中國，不得以任何損害影響中國。總之：印度之防務原為關係印度人民本身之問題，自

由法印度自願與在防務方面協助印度之國家結盟。(孟買六月十七日電)

十九日，國民大會常務會決定於七月六日在哈華德舉行會議，討論甘地所提之議案。該案內要在使國民大會對日本之侵略威脅採取非武力抵抗。

這點引起了外界不少憂慮與猜測，甚至懷疑甘地將否傾向與日本合作，接受外援來推翻英國的統治。

為此，甘地特在馬哈理真週報中撰文答復：「余無意強求任何國家援助印度，使印度脫離外國之羈絆。余亦無意等待英人改換任何他國之統治。余寧有余所熟知之敵人，而不願有一素時生平之陌生死。精心奮國之友好，諸言大余從未加予重視。如此等熱心國光臨印度，則彼等並非以解脫者之地位前來，而係以分贖者之地位前來。是以余不贊成鮑斯之政策，實無絲毫問題。余與鮑斯之間，仍存意見，時並非表示余對於彼之一犧牲及一愛國有所懷疑，然余重視彼之一犧牲與一犧牲，仍使余認彼已走錯路徑，且其解放印度之方法，將永遠無從獲得。印度一旦獲得解放，印度之悲哀與不滿，將如魔術之變幻，下變而為樂與同盟困衷心合作，俾其自由得以鞏固，並獲維護，不致遭受任何惡意計劃之侵害。」

五月二十六日，尼赫魯亦有所表示，他說：「余等咸望印度全體人民均有抵抗日本侵略之意。」

志，決不屈服。余等亦極願竭盡所能援助中國，但在目前英國所推行之制度及政策範圍內，欲求有效實現上述理想，殆不可能。余等深信目前主要先決條件即為實現印度之獨立。欲求印度發揮有效之抵抗，則印度政府必須取銷，而代以與中美蘇英締盟之印度自由政府。」

七月，印度問題進入了緊張的階段。尼赫魯公開承認：「甘地有非將發動不合作運動，則即在考慮爭取印度獨立之其他某項運動。」甘地倚為左右之巴德爾也說：「當號角大鳴之時，諸君應一如過去表現同樣之熱烈情緒，並竭力為甘地之後盾。號角將於何時發生，余無所悉；唯就最近甘地之論著觀之，為期已近。」（七月四日路透電）

九日，尼赫魯再發表談話：「馬來亞、緬甸戰事之經過，使印人更為抑鬱黯淡。苟聽其自然，余恐印人將準備對日本之侵犯表示屈服，蓋對英屈服之感覺，即可導成對日之屈服。」

十日，二號角「響」，國民大會自七月六日以來，經四日之討論，已決定採取行動。其目的在消除印度人民因政府下令各鄉村疏散並征用土地建築物、船艇、腳踏車、運貨車等物而感覺之痛苦。全文如下：

「常務委員會收到來自各地之呼籲，因政府未予正式通告，亦未給予相當補償，即命令人民退出村莊、土地與住屋，拘捕並破壞人民之船隻，即在人民以為生之虞，亦所不吝，

徵用各種車輛，摩托車及土式車輛，絲毫未予補償，亦未顧及人民之需要。本會認為有發出下述指令之必要，俾有關人民知所遵循。

本會希望政府能解除人民之疾苦，並望人民能依環境之需要，實行本會之指示，並予採取最後的暴力之措施以前，先講求一切可能之交涉。凡屬撤退或其他命令，可以引起暫時或永久喪失任何地產權者，應要求完全之補償。於決定補償時，所應考慮之因素，如地產之價值，收穫不便，及業主因遷移所需之費用，及業主因欲獲得另一土地所能遭遇之困難，及時間之耽誤，皆須包括在內。如屬可能，則應採取一切措置，以耕地補償耕者。如屬不可能，則應以金錢補償。樹木，水道，井等如被沒收或破壞，則其價值，亦應在補償之列。如徵用之耕地係暫時性質，則每次收穫之損失，應全部補償，並增加百分之十五，待政府應用期滿後，則應給予補償，俾能恢復原狀，照常耕種。如耕種者之土地大部已被徵用，而所餘部分已過於狹小，無復耕種價值，則所餘小塊，應全部徵用。如房屋被徵用，則應全部補償。設一耕種者之耕地全部或大部被徵用後，而其住屋依然保存，則該屋亦得依業主之希望，同時加以徵用，而全部給予補償。如房屋暫時被政府佔用，則應予公平之租金，房主因此所引起之不便與疾苦，應由政府賠償。政府不能要求任何人遷移，除非預在他地為之另備住宅，並

補償其全部遷移費及相當時間之維持費，以便在新環境中能獲得新職業。所有賠償費皆須立刻付清，應由負責辦理之官吏，在當地付予，而非至某一區之總司令部領取。除非遇當局及物主之間對於賠償價發生爭執，而需要提交法院判決時，則政府所提議之補償額應先交付，不能就此擱置，以待判決。私產之應用或處置，皆不得干涉，除非獲得物主之同意，或給予適當之補償。徵用船隻時，當可要求補償。在補償問題解決以前，船隻決不交出。除去在四週皆水一處，船隻為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則根本不應交出船隻。漁民藉船隻謀生，故於賠償船隻價以外，並應給予失業之賠償。如徵用係屬車類，如摩托車或土式車，則應要求全部補償。在補償問題解決以前，不交出車輛。鑒於食鹽之少，戰時恐有鹽荒之虞，沿海收集製造，運輸食鹽之人，應予以各種便利。其在內地人民，該免除鹽稅。人民可以製造自用或供家畜消耗之食鹽。至於自衛組織之限制，常務委員會認為人類保衛自己及其鄰人生命財產之權力，為與生俱來，因此一切關於此方面之限制皆應取消。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決議。七月廿四日，嚴重的形勢開展了：國民大會常委會已修正通過了甘地所擬的議案，要求英國政治勢力退出印度。全文如下：

「國民大會同人，證諸時局之發展，以及印人過去之經驗，認為英國在印之統治，應立

即結束其原所在，由於外人之統治，縱或竭力向善，亦仍爲一種罪惡，而對於被統治之
 世以民族之加爲一種不斷之傷害，不願此也，極樁中之印度，雖求有效之自衛，欲求有助於戰局
 吃前途，誠可謂南轅而北轡，爲印度之利益計，爲世界之安全計，並爲消滅納粹主義，法西
 斯主義與軍國主義及其他形式之帝國主義，以及侵略主義計，印度自由之恢復，俱屬必要。
 自世界大戰爆發以來，國民大會即始終推行不阻撓之政策，縱然其非暴力運動，有難以發揮
 效力之虞，亦所不惜，國民大會立此決策，無非希望不阻撓政策澈底實行之結果，英方應知
 肅敵，繼而以種種辦法，代英政府，庶幾我國可於拯救全世界自由之大業，全力以赴。國民
 大會且極希望各界，在消極方面勿有任何行動，足以加強英國在印之壓迫。今者，凡此希望
 ，悉已粉碎。克利浦斯所提建議，足爲英政府無意改變其對印度政策之明證；而英人在印之
 統治，絕對無意放鬆，亦由此可見。國民大會代表與克氏談判之際，嘗本諸國民之要求，希
 望能成立最後限度之解決辦法，惜乎國民大會之努力未獲效果。此次談判受挫以後，國內反
 英之心，固仍必乘隙而煽惑全國。而於日軍之成功，動引爲快意。常務委員會目擊此種情形
 以陳本除其弊，深恐此種心理稍者不加限制，其結果所屆，必致使國人消微的接受侵略也
 國民大會認爲，一切侵略之行動，應一律加以抵抗，不然印人之道德，必致日趨墮落，而長

為被壓迫之民族。國民大會亟望馬來亞、星洲及緬甸之故事，不致重演於後日，國民大會並願選而推選抵抗能力之應變日沐或任何國家，一旦侵略印度，或大軍進犯，則我印可予以抵抗。國民大會希望今強對英之反感河言變，對英之友情，並願今日爭取全世界自由之幸福奮鬥。印度國城為榮願參加之十員，而欲求此等理想得以實現，必須印度身享自由之幸福。始克有濟。合國與大會之代表，亦當竭力求宗派民族問題之解決。惜乎因印境有外力之存在，類無以來，夙以分而治之為能事，以致解決辦法無實現之希望。欲求國人轉採現實態度，並使各黨各派區視印度之問題，根據互商協議之原則予以解決，則外人之統治與干涉，必須取消。印度具本政黨，其成立之始，目的大多在引起英人之注意，與之相勾引。俟外入統治結束以後，令其政治腐敗，或即可停止其活動。屆時國人始可明瞭藩邦玉公、當翁等之財產，悉數賴於農人與工人之活動。國家之權力亦應歸農工所有。英國在印之統治撤退以後，全印存短乏之需，即興起而組織臨時政府，作為全國各界人士之代表，然後可以制定計劃，召集議會，以決定全國人士所一致接受之印政府憲法。此自由印度之代表，即可與英國之代表協議，若何調整其將來之關係，及反侵略大業中兩國合作之道。國民大會夙願印度可以擁有全民意志與實力之支持，予侵略者以有效之抵抗也。國民大會此次建議，英人在印之統治實行

撤退，初無意妨礙英國或其他盟國作戰之計劃，更無意鼓勵日本或其他與軸心締結之國家侵略印度或加緊進攻中國。盟國之防禦力，國民大會亦不欲加以妨礙。是以盟國軍隊倘欲駐在印度以抵抗日本及其他國家之侵略，並保護協助中國，則國民大會亦極贊同也。英國統治自印撤退之議，絕非在印英人應一律離去之謂，至於以印度為敵鄉，願在此為公民與國人平等相處者，自不必自印撤退。英人倘能和好撤退，則其結果所至，統治穩定之印度臨時政府可望成立，而印度政府亦可協助同其他聯合國國家抵抗侵略以援助中國。此事或不免冒相當之危險，國民大會亦知之甚稔，惟任何國家欲求實現自由，冒險原所難免。何況際此嚴重關頭，英欲求印度以及全世界免於更大之危險乎？國民大會本於上述認識，一方面固於實現國家理想之前途，感覺不耐，另一方面亦頗不欲採取任何急促之處置，並願於可能範圍以內避免一切不利於聯合國國家之行動。國民大會願籲請英國接受其上述極端合理而公正之建議，此非為印度計，抑且為英國及其他聯合國國家所崇尚之自由前途計也。國民大會此次之呼籲，設若失敗，則在國民大會勢不得不認為現狀之維持，極端可慮，大局必日益惡化，而印度抵抗侵略之意志與實力，亦必日趨軟弱，若然則國民大會勢必大違其初衷，被迫策動一九二〇年以來所有非暴力之力量，蓋國民大會係於一九二〇年決定以非暴力為爭取政治權利與自由之政策。

也。此種廣泛之鬥爭，勢必由甘地加以領導。當前之問題，既與印度國民及聯合各國有極端重大之關係，故常務委員會決以此事交請全印國民大會委員會作最後之決定，該會決爲此於十八月七日集議於孟買。」

非甘地爲此事接見記者，談稱：

余於今日常務委員會通過議案，鑒諸英國撤銷其在印度之政治權力一節，乃係「公開反抗」而所採用者則爲非暴力之方法。「國民大會具有最堅定之決心，萬一國民大會之決議案竟被置若罔聞，則將發動最廣大之非暴力運動。凡屬人力範圍以內，可爲非暴力所包含者，此項運動均被包含之內。」

「到英國惟有承認吾人之獨立，否則卽爲不承認吾人之獨立。吾人所需要者，乃在實際行動上承認自由的印度，而非紙上空談。」

問 記者當詢問甘地，是否預料英國將開始談判甘地答：「余不知英政府果將採取何種行動。六彼等頗難舉行談判，因此不願爲調協一當或他黨，而直係無條件的撤銷英國之權力，而與黨派或個人無關也。吾人之要求本屬公允，如英政府果屬智者，不問各黨派之意見，而承認印度獨立，則談判自有可能。英國唯須承認印度獨立，即可改變整個之景象，並予人民以一種新

望。此在吾輩屢經失望者，蓋已無數矣。如此偉大之行爲一旦實現，此不僅爲印度史上堪以紀念之日，並且爲世界史上可以大書特書之事。故余曾謂此對戰事前途頗有重大影響。余深信英國如以純粹善意撤銷其在印度之政治統治權，則可以無絲毫之騷動，而實行變革。蓋屆時所有賢明負責份子，均將團結一致，並產生一臨時之政府，而不發生無政府或停頓之現象，此或爲一般人士所難置信者也。英人究屬人類，余從未對人性上進之可能稍懷失望。今日對英國之惡意，固屬存在，但如立即開始此項運動，則可一變而爲對英人之好感。」

記者又問：自由印度是否將自認爲與盟國作戰，而實行總動員及全面戰爭？

甘地還疑片刻而後稱：「余不敢謂其是否亦將參加讀武主義，但余仍贊成非暴力之武器。不過「自由印度政府」，如擬在軍事上援助盟國，而發動任何與非暴力相反之運動，余亦不致反對。余不擬故意希圖入獄；萬一入獄，擬否絕食，此時尙未加以考慮。」

甘地尚記者談話三十分鐘，外籍記者參加者凡六人：美人四，英人一，華人一，及印度記者十人。

現任國民大會主席阿沙德對甘地所提的議案作如下之解釋，他說：「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之決議，係重申全印之要求，非爲最後通牒之性質。其主要目的，端在說明印度實行獨立之必

要，以求保衛國土之安全。國民大會充分明瞭，欲求保衛印度，必須藉武力之協助。本會將此意向甘地說明。甘地亦以爲然。本人未嘗不主張實行徵兵制度，惟以英人在印之關係，此事無實行之可能。」

但同教領袖真納，則對甘地加以嘲笑：「甘地現正威脅英國要求予印獨立，否則即將發生一重要運動，而同時竟又允許英國在印駐軍，保護印度。余所欲告知甘地者，即請其放棄此欺騙國民之狡智。蓋吾人實現「巴基斯坦」之計劃，豈尙需依賴英人乎？」

這時各地的騷動已漸見端倪（七月十四日），印緬事務大臣亞梅利亦承認信地省赫爾族擾亂地方治安，該族人民已有二千被捕，由特別法庭審訊中。十五日，印政府決定採取一切步驟，以防止國民大會通過「英國勢力自印撤退」決議案而發生之任何不利作戰努力之行爲。

十七日，路透社國會記者傳出消息：「英政府對印態度，不因國大決議而有改變。蓋英政府鑒於過去之經驗，認「英統治權退出印度時，印度負責之男女將一致團結組織臨時政府」（印決議案原文）爲不可能之事。」

至此，印英之各趨極端，已甚明顯。但阿沙德仍希望美國能予英政府以影響，而作如下之呼籲：「美國之加入戰爭，已增加其對於全世界一切愛好民主主義人民之責任，因美國並非爲取得

領土而戰，而係爲民主主義之理想而戰。印度人民希望美國能影響英國予印度人民以獨立。因英國與美國共負印度防務之責，以故印度人民更有理由向美國作對英相同之表示，即印度問題之成爲美國問題，其重要性與對於英國並無差別。」（六月十七日）二十日，阿氏於接見中國中央社記者時亦稱：「倘若美中蘇三國準備就戰後印度獨立問題提供集體之担保，則國民大會自樂與英政府進行談判，以商定作戰期間暫時性質之政治協定。」

六月二十八日，阿沙德又正式發表如次之重要聲明：「余認爲常務委員會之決議，乃籲請聯合國代表印度干預印度問題。此爲國民大會有史以來作此呼籲之第一次。事實上，印度問題已不僅爲英印間之問題，而係印度與聯合國間之問題，因聯合國欲以印度爲彼等之作戰根基地。」

一向領導急進派的尼赫魯，自不免更趨激烈，他說：「國民大會要求英國的政治勢力自印度撤退之區域，不僅限於英屬印度而已，所有英國政府壟斷之主權及其處理印度藩邦關係之權力，均須交印度臨時政府。」（六月十二日電）

三十日，印緬事務大臣亞梅利發出了警告稱：「英政府不能不鄭重警告所有擁護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政略之人，而印度政府亦不致放棄職責，決採一切可能步驟，應付當前局勢。」

同時英國方面似乎集中攻擊甘地，認爲甘地之主張，既危及聯合國家，尤有利於日本。前此

赴印特使克利浦斯就是持這種見解的一個。他於七月二十六日向美國發表廣播，聲明美國決保衛印度，全文如下：

「余始終爲印度之友人，過去余曾盡力從事求取印度之自由。當余加入英閩時，卽急於提出允許印度建立自主政府之建議。其後余自隨作二千英里之旅行，往返印度，俾代表英國政府向印度政治領袖與印度人民作直接之商洽。吾人建議印人於戰後自行建立政制；吾人提出關於彼等應如何進行此事之廣泛原則。然而吾人之建議並非嚴格不變者，印方各宗派各民族可自行商定其他方案，但個人所引以爲據者，即被等既未接受吾人之建議，亦未提出其自行商得之方案。印度國民大會當時所以拒絕此項建議者，並非鑒於將來之實施辦法，而乃當前之形勢有以致之。吾人原允許印度政府領袖派代表參與總督府行政會議之大政，一若貴國（指美國）總統府中之顧問機構。甘地要求吾人應退出印度，使此根深蒂固宗派複雜之國家，無意政與有組織行政機構之存在。然此種步驟，決非負責之政府所肯採取者，而在戰時尤然，今日之印度，至少有八千萬人民反對印度教之統治。接受甘地之要求，實等於（以下電文不明）印度今爲對抗軸心陣線中之主要部份，英美中印軍隊正并肩而立，以保衛印度免受日本之侵略。英政府倘欲履行其對英中及其他盟國所負之義務，則吾人必須確保印人

參加保衛印度對抗日本，必須確保印度仍爲對日本作戰之安全根據地；而決不容印方任何政黨領袖所造成之局勢，危及印境聯合國陸空軍之安全，或使印度門戶大開，致令吾人之敵人踏進此危險之新戰區。此不但爲吾人對印境英美軍隊所應負之義務，亦爲印人本身所應負之義務。今日貴我兩國所以親切關懷印度情勢者，其故亦即在此。諸君之子弟與吾人之子弟現正協助保衛印度，諸君之政策與吾人之政策，同在保衛印度。然甘地與國民大會則另具意見。余素尊敬甘地，認其爲偉大之民族主義者與宗教領袖，但在今日之情況下，余不得不謂甘地實不能適應現實。彼今日所採取之威脅行動，（即其信徒所採取之大規模不服從運動）勢必危害貴我兩國之作戰努力，與吾人本身之安全；而使吾人之公敵蒙受極大之利益與慰藉。甘地之意見素難下一定義，亦素未前後一致，吾今不妨引其最近聲明中之數語，一則曰「吾人不願盟軍防禦或保護吾人」；再則曰「吾人倘蒙幸運，則盟國自印撤退後，日本亦將自認無佔據印度之理由」。此種論調恐非中國之所敢苟同。甘地復曾「美國之援印最終祇爲美國勢力之建立，而非於英國統治之外再增以美國之統治。英國倘任印度自行決定命運，則日人將自行退出印度」。此均爲甘地之神聖言論，而一究其實又將如何耶？甘地並未準備等特「印人等可危害聯合國家之自由與全盤工作。彼於危急之秋，威脅採取極端之壓力以爭取該黨之

政權。彼取此種態度實爲余所深引爲憾者。余知印度人民苟未必苟同此舉。彼之不服從運動，或將獲得維護，但吾人爲印度以及聯合國家之利益計，必須繼續使印度爲聯合對日作戰之安全基地，此固吾人之職責也。吾人必須以大無畏之精神，採取達到此項目的之一切必要步驟。且勝利降臨，印度即將獲得完全自由，並採取彼所抉擇之任何方式，以實現其自主政府。故勝利乃今日之前提，吾人決不容發自幻想之行動，不論其在過去爭取自由之運動中，具有如何卓著之地位，阻撓聯合國家爭取東方勝利。當前之問題爲全球所同感嚴重者，美中印英軍隊在其爭取世界自由之英勇鬥爭中，決不能爲印度或任何國家某一政黨之策謀而被犧牲。印度之利益，今與中英美之利益同受威脅。余相信吾人採取一切必要措置，以保持印境聯合國家陣線之完整，並重建吾人英勇中國盟友之「生命線」時，必能獲得諸君之諒解，援助與支持。」

其實，甘地對日決無好感。七月二十三日，甘地電覆合衆社記者時，即已斬釘截鐵地表示：「余寧願被槍決，亦不願與其他任何國家合作。」二十六日復在「印度週報」上，以「敬告日本人」爲題發表論文，略稱：

「印度週報諸君雖無惡感，然余極厭惡汝輩攻擊中國之舉。諸君具有世襲之帝國野心，然

諸君若必將失敗，而不能實現此野心，甚或將成爲促成亞洲分裂之肇端者，致於無意中阻撓世界聯邦與友愛之實現。世界聯邦與友愛倘未實現，則人類即無希望。諸君對華之侵略與對軸心國之聯盟，自係超出諸君願與世界列強平等相處之志願，而爲不應有之舉。諸君以爲吾人特挾持諸君行將攻印之時刻從事妨礙同盟國，誠屬大誤。吾人倘欲利用英國之危難爲吾人之時機，則在三年前戰事發生之際，即早已爲之矣。印度之一重要政策，今日係與其外來統治者從事極大的而又友好的爭鬥，然在此鬥爭中，吾人並不需要外力之援助。吾人要求英國自印撤退之運動，不容爲他人所誤解。外傳諸君對印之獨立與英國承認印度獨立事續談切切，吾人倘若相信此語，則諸君當更無對印進攻之藉口矣。再者，諸君之關切聲明，與其對華之殘酷侵略亦不相符合。諸君倘以爲他日將獲得印方之自願歡迎，則結果必至大失所望。吾人發動要求英國撤退之運動，其目標蓋欲印度自由，使其準備抵抗一切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野心，不論其爲英國帝國主義，德國納粹主義，或諸君所尊尚之方式也。余倘爲一自由之人，今倘能獲准赴貴國一行，則余亦將不惜置個人之健康或生命於不顧，懇懇諸君停止其對華對世界及對本身所行之錯舉。吾人向英國與同盟國所提之呼籲，係基於正義之立場，係要求其履行宣言，並爲彼等之利益設想，然余向諸君提出呼籲，則係基於人道之立場也。余

所不解者，卽諸君竟不知越輪之戰術並非任何人所能專有者，他日同盟國即使不能採取諸君之方式，並進而改革之，俾以諸君之武器反擊諸君，則其他國家亦必爲之。吾人允許盟國繼續在印風軍之意義，卽在阻止諸君勿發生誤解，以爲可以進佔該國。諸君倘仍拘此種意圖，則吾人決將盡吾人所能集中之力量，起而抵抗。凡余所見涉及諸君之文字，莫不明告余謂諸君除接受武力之警告外，素不肯聽取他人之呼籲。余但望外間所傳者俱爲對諸君之極大誤解，故余不欲爲諸君鳴不平，人性本易受感動，余對此點固深信不疑也。」

但英國方面，本無誤解。這誤解，我們相信是完全出於無意與偶然的。不幸，英國的態度使甘地也「硬化」了。八月二日，他在「哈理真」報再發表論文，就英美兩國對於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提案之反對呼聲，作有力之駁斥，其中有一段說：

「吾方對於國民大會之公開或暗中攻擊，均不足以改變國民大會既定方針。過去英國向以反對及壓制國民大會爲得策，此次當亦非例外。英國既爲先導，美國或亦漸染此種鎮壓之風氣。但吾人應知此種政策，僅能稱服人民於一時，而不能將業已燃燒之反抗火焰予以熄滅也。印度要求英人結束其統治權，理由正大，無可置疑。吾人現選擇目前時機，以實現吾人之要求。英國應將全部統治權力移交印度，惟同盟軍仍得留於印境，以抵抗日本或軸心國

之侵略，而以不干涉與英國有同等自由之印度內政為條件。任何政黨或聯合黨派接收政權以後，自當尊重其他各黨之意見，藉以維持其政權，此種當然之舉，固為無可訾議者。但如印度國內各黨不能互相尊重，而以仰賴外界援助為事，則印度之團結終難有望。同盟國與倫敦政府對於印度之呼籲，如竟不能瞭解，結果惟有增加印人反抗之情緒而已。

國家主義派領袖薩伯魯想嘗試打開英印的僵局，特向雙方提出折衷的方案，內容包括七點：
 (一) 英國政府須明白宣布，印度可於戰後一年以內建立完全自主之政府，其因撤銷克利浦斯建議而造成之不快印象，應予矯正。

(二) 英政府須宣布印督處理所有牽涉政策之事務，須接受行政會議集團之指導。至於事關保衛印度抵抗侵略者，自應由印度政府與英政府取得密切之聯絡。目下無須喋喋不休，指陳憲法中之缺點，或侈言憲法中應有何種規定。

(三) 內務及財政兩部應移交印人負責，現行憲法應規定何種職位必須由英人充任，何種職位必須由印人担任。

(四) 各省政府中之法定顧問制度，應予取消，另建各黨各派之混合政府。

(五) 不服從運動之議應予放棄，凡直接間接用於參加內部爭鬥之思想與精力，應一律

轉而參與對抗抗戰。

(六) 由甘地、賈納、薩瓦克及其他各黨之領袖召集會議，商討作戰期間印度問題之解決辦法，並成立將來起草憲法之機構。

(七) 印度政府對於願意召集此種會議者，應積極予以協助。

可是，正在這時候（八月四日），英政府却公佈了甘地四月二十七日提交國民大會常務會議的原提案。（見附錄四）於是羣情憤激，國大常委會遂再通過提案一則，重申「英國權力退出印度，俾印度作為聯合國家之盟友，而與侵略者搏鬥」之義。甘地特於常會討論此案時，發表「九十分鐘」之演說，堅主「國民大會之要求如不滿足，則除實施薩德哈決議案之外，別無他途可循。

在演說中，甘地對於英國攫取彼之草案予以公佈，尤有嚴厲之抨擊。他認「英政府搜查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之辦公室，並奪取其文件一舉，實『大可非難』之行爲。對於『對日進行談判』一點，也有解釋，『余係故意將『對日進行談判』一句加入者。印度倘獲自由，余且將立即懇求日本解放中國。楠余之要求雖受拒絕，則余將明告日人，勿忘印度將作頑強之抵抗。』（六月四日電）

茲將國大常務委員會之新決議節要錄下：

「自由印度將以其所有之巨大資源，從事反抗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帝國主義之自由鬥爭，藉以確保自由與民主主義之成功。此不但將在實質上影響戰爭之前途，且將引導一切被征服與被壓迫之人民，加入聯合國家之陣線。印度之臨時政府將於其獨立之日，宣告成立。屆時自由印度將爲聯合國家之盟友，俾在共同爭取自由之鬥爭中，與之同甘共患難。自由印度之主要貢獻，必須引導印度並以其本身及其盟國之一切武裝與非暴力力量，從事抵抗侵略。常務委員會切盼不致在任何方面妨礙中蘇之防禦，（中蘇之自由至爲可貴，而必須予以確保）或危及聯合國家之防禦能力。常務委員會向英國與聯合國家提出之懇切呼籲，迄今未獲響應，而國外若干評論，對於印度與世界之需求，更表漠視之感，甚至對印度之自由持取仇視之論調，此固爲統治性格之特徵。全印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茲爲世界自由計，仍不惜於此最後之時刻，向英國與聯合國家提出再度之呼籲。本委員會決定爲維護不可讓渡之自由獨立權益計，倘英政府之態度使國民大會不得不採取行動之必要，則國民大會將發動最大可能規模之非暴力民衆鬥爭。是項鬥爭無疑將由甘地爲領導者。本委員會茲已要求甘地重新領導全國採取行將實施之步驟。」

英國方面，却由克利浦斯宣稱：「任何人不能期望英國政府或印度政府對於暴力不安及混亂狀態之威脅有所讓步。目前正需要以作戰打開自由的前途之際，深望印人作較長期之忍耐，蓋非聯合王國意圖拖延，而係因戰爭之艱苦事實，令全部改變現狀在目前為不可能也。」

終於，印英接近之路，愈走愈趨絕境。

x

x

x

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國民大會全印代表大會在孟買開幕，這時印度各地進行不服從運動的跡象已日益明顯，孟買、新德里兩地，但見三五成羣，集議於市場之間，中立者恆係一帶白帽（此即甘地不服從運動之標記）之人。（八月五日電）

大會幕後，常務委員會之決議案即被提出。

尼赫魯首先就席發言：「英政府今日對印人及其自由之要求，完全持取仇恨之意，余知英政府及印政府俱視國民大會為其第一號敵人。英政府若就其現有之組織論，決不能真誠思如何使印度自由之目標。惟英政府之全部性質，倘行改變，自當別論。印度應與此種政府脫離，而以正當之方式建立印度之國防。」

甘地繼起發言：「今日為決定之時期，吾人辭職不職，無所貢獻，自屬非是。僅由英美作戰

而吾人則僅許予協助（不論此項協助爲吾人之自願，或他人所強索於我者），自亦非愉快之事。倘門爭能成爲印度本身之門爭，則吾人自能表現真正之剛毅與英勇，甚至三尺幼童亦將勇敢過人。吾人將藉門爭求取自由，自由不能由天而降。余深知吾人倘有充份之犧牲，並表現其力量後，英人當不得不畀吾人以自由也。吾人心中對英人之惡感，將予消除。就余個人而論，固然毫無對英人懷惡恨之意。當余行將推動一生中最大之戰線時，余心中決未對英人懷惡感，更未自思將乘其危難之際而中傷之。諸君實行門爭時，應深憶一原則，卽勿相信英人行將失敗是也。余始終未持此項信念，余亦未以怯弱者之國家視彼英國。余知英人在承認失敗之前，其國內每一靈魂必先犧牲一靈。彼等或將失敗，但彼等將使諸君相信彼等一有力量時，卽將收復失地，一若彼等可使緬甸馬來亞人民相信此點然也。此或爲彼等之軍略，然試思英人與吾人脫離之後，吾人又將何如，屆時日人必將來臨。日本之入境殆卽爲中國甚或羣聯末日之降臨。他日智靈或將使英人明瞭彼等引日人入犯願爲英國作戰之民族，誠屬錯誤。他日真納之觀念，或將變更，是時彼將明白從事門爭者俱爲本土之子孫。真納倘靜處不動，則巴基斯坦對彼人又有何用？余所提之民主主義，卽每人應爲本身之主宰。余曾博讀歷史，深覺歷來藉非暴力手段以建立民主主義者，其規模俱不及今日。諸君明白此點後，卽將遺忘印度教徒與回教徒間之一切異見矣。」

主席阿沙德對新議案作如下之解釋：「新議案之含義無他，吾人勿依恃諾言是也。吾人要求印度立時獲得獨立，俾能立即與聯合國家締訂盟約，以實現作戰與爭取勝利之唯一目的。此殆為吾人要求之重心。幸勿發生無政府或紊亂狀態之恐懼，而致掩蔽問題之本身。英政府對是項要求，倘能真誠處置，並誠忠於許印自由之諾言，則此事固可立時為之。此亦即今日吾人所求於聯合國家者也。余謹聲明，自由之新印度必全力與聯合國家共同抵抗一切侵略者。總之：『撤離印度』一詞之真義，即統治權應完全移交印人而已。凡我英印雙方今日所應為者，應即為之。」

終於，全印代表會以絕大多數通過該黨常務委員會之要求「英國撤離印度決議案」，投反對票者僅十三人，一切修正案均被否決。

八月八日，大會繼續開會，由甘地發表二小時長的演說，始行閉幕。演辭略如下述：

「余將負起領導會衆從事鬥爭之工作，然余非處於會衆之指揮者，或控制者之地位，而為會衆之謙卑僕人，即全國之第一位僕人。」

「余與各任總督間所成長之友誼，尤以與林墨賽哥助等間之友誼為甚。友誼實超出純粹官方之關係。余對於具有良好私人友誼之總督，提出抵抗，誠為一種可怕之工作。余並須承認彼之坦然信任余之言辭者，已非一次。彼或已喪失若干方面朋友之尊重及信任，余決不

能敏口不言。余心中之言辭告余曰：必須孤立無助，對全世界作戰。還說：全世界人士或致不怒目而視，然不必有所恐懼，以謹慎之態度前進可也。君等或須棄親友朋及世界上一切事物，余亦願盡余之天年，然余認爲余亦不能初生於世。當余去世之時，印度將獲自由，且不僅印度而已。全世界亦將獲得自由。在繼續武力統治有色民族期間，彼等決不能自由。余深知余之目的何在，且熟悉自由爲何物。余之英國教師曾告余以自由之意義，余必須根據所目擊及經驗解釋自由之意義。」

甘地演說至此，特加重聲喊：國民大會之基本政策，自始即爲非暴力者，其目的乃在實現印度之自治。於是甘地乃提出詢問曰：

一、國民大會之要求獨立，究犯何罪？余祇望英國人、羅斯福總統或蔣委員長均不致不信住國民大會之要求，即令全體聯合國家均反對余，即令印度全國均謂余乃錯誤，余亦將繼續初衷！此不僅爲印度，亦所以爲全世界也。

昔人謂英國已予印度以最大之搖籃，然吾人並不作不合規律之反響，吾人決不能屈服於任何此類情事之前。現行政策亦爲一種不阻撓政策，合乎印度之榮譽及安全而已。其與今日吾人所要求者，及吾人過去所要求者，均無不合之處。」

廿地旋迹及聯合國與英國，稱：

「彼等刻已獲得有生以來宣佈印度自由及證明彼等真正意願之機會。如彼等失此一機會，則彼等將失去此生唯一之機會。此種機會在二代之間，將無重臨之可能。且歷史將謂彼等並未履行彼等對於印度之逾期責任。余要求全世界人士爲吾人祝禱，以及聯合國家之積極援助。余亦不願對彼等再有所申述。余永遠能辯明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之區別，看出彼等之間之若干界限，甚至能辯別法西斯主義與英國之帝國主義。如回教同盟全體均贊成巴基斯坦（分治運動），則任何人亦不能阻止彼等爲之。此一問題，可聽任法庭判決，如回教同盟不準備接受此一建議，彼等何以能期望以純粹之強迫等手段以其計劃強迫他人接受。印回兩教之團結，余所深願。余對於分治運動，並無心理上之保留，然吾人需先獲見印度自外國之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獲自由，余對於印度之自由，不能再專等待；余不能等候其真納轉變其態度。至於贊成印度自由之立即完成，余衷心贊成。阿沙德之對英建議，即曰印度可以交付與任何社團。如政權移交與回教羣衆，余亦無遺憾，蓋印度實乃回教徒之宗邦。」

177 題 問 度 印

「當此之鬥爭，將爲羣衆之鬥爭，且將爲一種公開運動及坦直之作戰；余願其時不致發生混亂及秘密運動。但余亦不能要求英國或日本等待，以迄余已準備對彼等作戰之時爲止。如余再據

等待，必將遭受天譴，此乃余生命史中最後一次之鬥爭！拖延實為一種危險，再事等待乃為吾人全體之恥辱。吾人應幸獲得自由，以援助其他國家為自由而鬥爭，此其時矣！

「吾人之鬥爭即將開始，然在發動之前，余將致函總督，待其答覆。此事或需時一週，二週，或二週亦未可知。同時吾人除實施國民大會建設性計劃中各點之外，尚須尊重下列規則：令每一印度人認為其本身乃一自由人，彼必須準備作實際之進攻，並為之効死。單純之向目標前進，決無補於事。目前並無討價還價及接受斡旋之餘地；吾人於要求自由之際，無妥協之可能。」

「吾人應勿謂怯。懼怯者，實無生存之權利！」

「新開界應以自由及大無畏之精神，履行彼等之任務，不應有所懼怯，受制於政府。彼等應以公正及誠實之態度，履行彼等之義務。吾人應一勞永逸，獲得一自由之論壇。余要求出版之自由，新開界應準備封閉，亦不能受當局之利用。彼等必須準備犧牲，彼等可在印度獲得自由時復刊。余雖犧牲余之合理週報矣。若干人均因此失業，然余絲毫不感傷懷，因余之停刊該報，乃在支持勿令新開界犧牲其自尊心並屈辱原則。」

「各王公亦亟及時而起，以行政責任交還人民。彼等應認識時代之象徵，如彼等不即為此，彼等在目前印度將無容身之地。自由印度之前途，將由尼赫魯以及其他同情封建制度之人士予

以支持。責任政府應立即授諸彼等之人民。

「學者與教授應具有自由之精神，與國民大會並肩一致。一旦緊急事件發生，彼等應毅然放棄彼等之職業及事業。」

但是不幸的場面也跟著演出了：印政府再度採取「高壓政策」，於八月九日下令「禁止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國民大會全印代表大會，及各省國民大會委員會之一切活動」，同時將甘地，阿沙德，尼赫魯，巴德爾奈杜夫人與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其他委員一律逮捕。孟買市長阿里亦被捕。

接着：甘地夫人亦被捕，那格浦爾省之國民大會支部被封閉；浦那之一切集會與遊行，俱在禁例；浦拉區省國民大會首領十七人全被逮捕；甘—

各地的民衆也因之暴動起來，軍警則忙「使用『催淚彈』一類的東西。在遙遠的倫敦，印緬事務大臣亞梅利發表了如下之廣播：

「君等今日當已知悉英國設不屈從甘地之要求，立即停止英國在印度之統治權，則國民大會全印代表大會即將發動最廣泛之羣衆鬥爭，以反抗現存之印度政府。國民大會此項要求對印度內部和平與夫同盟國作戰目標實有影響，究有何理由與目的，則余不得不將四月以

前所謂「克利浦頓任務失敗」情形爲君等一陳之。彼時英國向印度建議，一俟戰爭繼續，印度即可享有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南非聯邦所有之全部自由與獨立，或由印度人民自行協商，共同擬定憲法，以實現其自由與獨立。英國此項提議獲得舉世民主國家輿論之熱烈歡迎。同時英國邀請印度政治領袖共聚一堂商討如何在此現行憲法規定之下，担任印度政府某項負責工作及其他有關參戰之努力。不幸談判終告失敗。此則由於印度各領袖堅持其「或則全有，或則全無」之態度，有以致之。彼等所要求者，即印度政府應將其統治權力立即移交若「印度政治家之手，彼等固不向任何人負責是也。此舉自屬違反民主習慣，而爲九千五百萬印度回教徒及其他參加印度民族生活之份子所不能接受。英國提議遭受拒絕以後，印度輿論極感失望，國民大會諸領袖之信用，亦受嚴重之動搖。在此種情形之下，甘地乃決定採取某種與政府公開鬥爭之行動，以爲可藉此鼓舞羣衆情緒，重振彼自身及其同僚之聲譽，將全世界目光集於彼等之身，視彼等爲反對英國壓迫之戰士。此即爲彼等最近發動蘇萊門等之真正意義也。國民大會領袖以爲現行政府即令結束，亦不致發生無政府狀態，毋乃幻想過甚。彼等如相信印度立憲政府可望藉此造成，則顯明之路線，厥爲事先使印度人民明瞭印度之命運，究係委託於何人之手。甘地之要求，原不足重視，英人所注意者，蓋爲國民大會決

議之行動，與夫若于正在進行中之準備工作。例如最近工商業法院學校及行政等機關均在驅離工黨，而阻滯貿易，妨礙公共服務，切斷電報電話線以及監視軍隊，及徵募兵站情事。已時有發生，惟皆以暴力方式出之耳。吾人徵諸往昔沉痛之經驗，深知興奮之羣衆，一旦參加暴力活動，每易流於恐怖及流血一途。國民大會提議之計劃，如竟獲成功，則軍火製造機場建築及軍隊動員，悉皆停止，因此勢將妨礙印度全部作戰之努力，影響所及，不啻出售中國與蘇聯盟友，而向彼日本侵略者屈膝也。此即國民大會衰頹諸公，精心策劃，夙夜匪懈，以爭取之黨私利之真相也。印度政府目睹此種危機，不得不在其運動尚未展開以前，採取堅決而迅速之行動，此種行動現已付諸實施矣。印度政府現有充分理由懲罰國民大會被逮諸人，世政府將不出此，而使其行動範圍僅限於防禦性質。印度政府所已實行者，不過將甘地與其同僚驅離，切斷外界間諜與內部易於燃燒及爆炸成分間之聯絡。被間諜之輩，固極望縱火焚燒印度者。印度政府此次採取迅速而堅決之行動，乃能拯救印度及俾免於嚴重之災禍，及使同輩國家作戰目標不受嚴重打擊。此後或尚有若干困難發生，亦未可知，但目前預言確有其事，亦未免過早。余但願此後發生之困難，並非印度政府藉警察及法院，力猶不能解決者。在印度政府行政會議委員十五人中，印人即佔十一名，彼等作此決定，大多數顯屬清

而負責任之印度男女均予支持。當同盟國獲勝之際，印度政治家為印度制立憲法之日即將屆臨。彼時印度乃能依照新憲法之規定，內而生活於和平與團結之空氣中，外而在大不列顛自由各邦及世界各國間取得彼所應有之地位矣。

顯然的，亞梅利的廣播，無補於事。騷動範圍擴大了。英軍雖然開始出動，而且「開槍了，印度的羣衆却仍如甘地所昭示的『誓不屈服』。騷動已延及新德里、赫達巴德、勒克瑙、與浦那，十一日再蔓延至馬德拉斯。十四日，尼赫魯之妹妹第脫夫人被捕；十五日騷動向東蔓延，加爾各答亦波及，有七處發生大規模之暴動；十九日，甘地之子德夫達斯被捕。至其他民衆之被捕，截至此日為止，已逾萬人以上。各地的監獄，又一如歷次不合作運動進行時那樣，人滿為患。

在運動亂之中，羅斯福的代表居里會於十一日，一度與印督林里賽哥長談；同日，史蒂威爾將軍亦抵新德里。可是他們礙於英國的「情面」，僅僅表示了「關切」而予以「密切的注意」；始終「置身事外」，「保持緘默」，「拒加說明」。中國與印度是鄰邦，但亦因種種顧慮，當美國都還保持沉默時，中國也就沒有鮮明的表示。

關心同盟國勝利的人士，一致顯示着憂慮，對英政府這種嚴峻的行動，都表示意外的驚愕與惋惜。可是也就止於表示驚愕與惋惜而已。在印度人方面則還在繼續奮鬥。

第九章 五年來的中日之戰

如所週知，這次世界大戰，與其說是由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對波蘭的一擊而揭幕，毋寧說是由「七七」盧溝橋畔的烽火肇其端。

可是，那班有力而愚蠢的政治家們，雖然知道中日的戰爭終將導發瀾漫全球的大戰，却仍不敢正視事實，不肯維護正義，不敢在大火環未燎原的時候，對縱火者加以懲處，反而希望以縱火者妥協，希望大火不要燃到自己的身上。結果便成了這種奇怪的現象：在我們抗戰的初期，來自世界每一個角落的同情的晉波，固然充塞了我們的耳膜；而無數的槍砲械彈以及無數的汽油却運到了日本！我們用以制勝的長期的消耗戰略，在敵方獲得此種大量補充的情形下，便不能如所預期的收效。

不必諱言，戰爭一開頭我們即遭過了相當嚴重的挫折。第一年，我們失去了敵人久已計劃中的華北五省；中部沿海一帶；以及我們的首都南京。

粗在淞滬之戰，平型關之戰，忻口之戰，我們都索取了敵人頗大代價，對全世界顯示了我們

的抵抗力。

有一點值得特筆的是我們初年的空軍，我們的飛機雖然是陳舊的，性能上尤其落後，却在我們青年空軍一股勇猛鬥志之下，把日本著名的「木更津航空隊」殺的個片甲不回。我們的沉重的轟炸機也俯衝過停泊在黃浦江上的日本雲旗艦。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年我們又獲得了第一次大勝，台兒莊之役，一舉圍殲了敵四個師隊，使世界軍事家爲之驚愕。

我們失去了徐州；失去了淮河平原；失去了武漢。我們的戰時首都再次西遷了。是年冬，又失去了廣州，對外的口岸，也移到了越南的河內與海防。北方，敵寇的鐵的伸展，已到達風陵渡，與我們的潼關隔河而守。

但到了第三、第四兩年，戰事便完全膠着，戰爭已進入相持的階段。敵人的每一次的撲，都成了徒然的消耗。南寧的失而復得是開始。中日戰役上的顛振點。敵人已不再是攻無不克；而我們的反攻有時也加強到足以收復重要的戰略據點。

第五年，也就在今年，我們一開頭就獲得了長沙大捷。這時正當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敵人意志得意滿無往不利之時，却偏在我國的戰場上低下頭來；爲太平洋大戰爆發後一件強差人意的

事。緬甸之戰，我軍也留下了輝煌的戰蹟，寧羌一役，我們以優勢的軍力，救出了英軍，也救出了此後在北非大勝的亞歷山大將軍。浙東之戰，我方誠然失利，但在純熟的游擊戰術下，我們却保存了龐大野戰軍的實力，終於收復先已失陷的城池與土地。此外在抗戰第五年中，敵人瘋狂的轟炸也是一件應該記述的事，雖然我們的戰志絲毫不因之而動搖。

至於外交方面，『得道者多助』，我們一直取得了各國的同情與援助，然而最具體的事實，還是貸款。茲分誌之。

一、長沙第四次大捷

一般人都說：一九四二年初的長沙大捷是『第三次大捷』，其實是第四次了。

長沙位於粵漢路中心，敵為打通粵漢路，自然勢所必爭；同時也是敵將『坂垣停戰線』上的自南至北的中心點，形勢在必爭。因此在一九三八年武漢會戰後，敵寇即直撲長沙。雖然我們的守城將領，為要實現『焦土抗戰』放了一把彌天大火，可是隨後吾們大勝了，這是第一次長沙之捷。

到了一九三九年冬，敵人又捲土重來，我們就誘敵深入，在長沙外圍臨澧等地區把敵圍殲

了，這是第二次長沙之捷。

到了一九四一年秋，敵人已調了第三、四、六、三個師團，第十三、三十三、四十、及獨立第十八旅團的一部進撲長沙，其氣勢之盛，的確爲以往二次所未有。九月底，敵竊已迫近長沙，薛岳將軍的司令部也被迫遷至水陸洲中，敵方上海發言人秋山，居然要招待外國記者，自空中參觀佔領下的長沙了；然而，由於我們將士的拼命，與戰略的成功，到十月初又傳來了捷報，爲我們三十年國慶添增無限光榮——這已是第三次大捷。而這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的大捷，是第四次了。

這次戰役的經過是這樣的：敵人自十二月廿二日發動，廿四日即渡過新牆河；廿七日渡汨羅江；三十日午分竄新聞市，李家壩及福臨鋪等地帶，續向金井、高橋、青山進犯，三十一日過撈刀河，到達長沙城下。一月四日早晨敵繼續向長沙城東、南、北三面猛攻。它的總兵力在十萬以上，共六個師團，兩旅團。

然而這企圖又爲我們所粉碎了，我們正面由第十軍浴血死守，南路外線某軍攻林子冲、雨花亭、黃土嶺一帶，使敵左翼側背感受重大威脅。敵果不支，調攻南門之衆來援，但又爲我砲兵集中火力消滅，於是敵勢動搖，至四日午後三時開始向北移動，傍晚達瀏陽、撈刀兩河河岸。而各

渡口又早爲我各路大軍合圍堵塞，終於，敵第三、第六兩師團三萬之衆，爲我全部聚殲。岳陽附近及鄂南方面我軍，亦紛紛向敵遷擊，敵狼狽萬狀，迄十五日而新贛河畔恢復原來態勢了。

這結果：敵方想由大陸直達新加坡，以減輕海軍運輸的負擔與安全，而圖貫通粵漢路的幻夢，又破滅了。

二、緬甸戰鬥（見「太平洋上的風雲」章）

三、浙贛會戰

由於敵圍東京、橫濱、名古屋、神戶等處，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遭我盟國空軍轟炸後，敵寇爲免除再次被炸的威脅，以我浙東空軍基地爲目標，開始了對浙東的進攻。同時爲牽制我江西方面野戰軍隊的東調，又配合地發動了贛東的戰鬥。此外敵方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打通浙贛路，加緊對我的封鎖與切斷我們沿海的交通。

這樣，敵人就在緬甸戰事告一段落，太平洋閃電得到初步勝利後，抽調了十萬之衆，於五月十五日分由寧化、上虞、紹興、蕭山、富陽諸方面，同時西犯。主力則沿浙贛路附近推進，另一

部沿富春江以西地區竄擾。十六日，敵陷標縣與楓橋鎮；十七日陷諸暨，並以一部竄據天台；繼陷東陽、義烏、浦江；二十二日陷永康；二十三日分竄至桐、市、孝順鎮、橫溪鎮之線。此際富春江以西地區進擾之敵，亦已進佔建德與洋溪鎮，就戰略形勢說，敵此時已形成合擊之勢。我方洞燭其奸，即作周密之部署。雖湯溪、龍游、永昌等處此時又先後被佔，我金華、蘭谿的守軍仍忠勇逾常，猛烈挫敵，血戰五晝夜，斃敵無數。

敵方以攻勢頓挫，竟使用毒氣。我為保存實力，乃按原定計劃，向敵側及敵後轉進，金華、蘭谿遂於五月二十九日失陷。

至此，敵復積極增援，準備第二期之攻勢，於六月三日續犯衢州，分路猛進。五日敵軍迫近衢州東南、東北各地附近，企圖包圍該城，遮斷我軍退路。我為粉碎敵軍此項企圖以達消耗敵人之目的，除留置步兵一小部於衢州城內繼續打擊敵人外，其餘大軍逐次向敵後轉移。至七日晚，我留置衢城內部隊亦安然撤出，衢州也於是日失陷。

敵佔衢州後，續沿常山、江山、港兩方面西進。當竄至常山、江山各地附近，遭我猛烈抵抗，於是敵又施放毒氣。我軍於九日放棄常山，十一日放棄江山，十二日放棄玉山，敵進至廣豐附近。北路十五日陷我上饒。

至贛東之戰，當敵進攻衢州時，以主力沿浙贛路東犯，企圖夾擊我野戰軍。先以一部南竄三河口、大港口；爲使其主力作戰容易，復以一部經由李家埠，先後攻陷臨川、崇仁、宜黃、南城、金谿等地，主力於六月二日佔進賢。我軍於將軍嶺、東鄉等地，逐次抵抗；九日轉戰至鄧家埠附近，再轉貴溪。貴溪於十六日失陷。月底敵再進佔弋陽。至七月一日，浙贛兩方面敵會師橫峯。七月中，浙南之敵爲防衛浙贛路的安全，擴張地面的佔領，南陷溫州、青田與麗水——

但是，到七月中旬，我野戰軍即適時反擊，予敵困擾。八月中我方不斷推進：廿九日收復上饒，二十日收復廣豐，二十一日收復玉山、貴溪，二十三日收復江山、常山，二十五日收復東鄉、青田，二十八日收復衢縣，二十九日收復松陽，二十八日收復塘。至此除金華、蘭谿等地外，已恢復原來態勢，一幕苦戰，遂告一段落。

四、蠻性的轟炸

在前線的軍事大體上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日方却儘量利用它優勢的空軍，目的是想用野蠻的轟炸來動搖與摧毀我們抗戰的意志。

一九四一年的夏季，是敵人獸性轟炸最烈的時期，轟炸的範圍之廣，在我們後方的城池，幾

乎無處不去，連西甯、西昌與松潘都被轟炸了。重慶自然被炸最頻，受災最烈。重慶的警報曾經延長到九十六小時？也就是敵人所謂「疲勞轟炸」。

這套試將九十六小時的警報時間列表如下，因為這是一個說明敵人獸性最好的例子：

日期	警報次數	警報時間
八月十日	第一次	六時半——十三時半
八月十日	第二次	十四時半——十六時半
八月十日	第三次	十八時——廿三時
八月十日	第四次	一時——四時
八月十一日	第一次	七時——十一時（因風雨，警報得暫解除）
八月十一日	第二次	十二時半——四時
八月十一日	第三次	廿四時——四時半
八月十二日	第一次	七時——十一時
八月十二日	第二次	十二時——十三時半
八月十二日	第三次	十五時一刻——十六時三刻

八月十二日

第四次

二時——四時

八月十三日

第五次

五時半——七時

八月十三日

第一次

七時半——十五時一刻

「重慶『大墜道慘案』就是這種長時間連續性的轟炸所造成。成千的人在大墜道中，因為時過久，望息而死。不過，想用殘酷的轟炸，來動搖我們的決心，這在另一方面却反映出敵人已經喪失了征服中國的虛僞。

此外，我們後方不設防的城池與無辜的平民，在敵人濫施轟炸之下，所受的損害真是無從計算，但只有使我們對敵人更加切齒痛恨，抗戰的情緒繼續增高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人的空軍轉用到別的戰場上去，對於我們後方城鎮的轟炸弛緩下來了。這樣，在重慶，自一九四二年，僅僅有過二次警報，一次偵察機飛臨上空。

五、五年來所獲各國經濟援助

我們不必引用拿破崙的名言：「戰爭需要的是金錢」；經濟對於現代戰爭所發生的重大作用，是無庸詞費的。抗戰以來，我們站在反侵略的立場上，所接受的各國給予我們的援助，除了初

期採購的若干武器與空軍志願隊外，大部份也還限於經濟方面。就中以財政上的援助最為顯著。早在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個月，英國即予我國以三種借款，合計二千七百萬鎊。接着法國也借給我國五萬五千萬法郎；捷克也與我成立了商業信用借款一千萬鎊。到了廿七年十月，中蘇第一次易貨協定成立，對我貸款五千萬美元，自此而後，中蘇借款先後有四次之多，共達三萬萬美元，為各國之冠。美國貸款是從廿七年十二月開始的，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底共達二萬四千七百八十五萬美元。此外，在廿八年三月，中比鐵路材料借款協定成立，由比國貸我三千萬鎊，在比購買鐵道材料，同年四月德國也貸給我一萬萬千萬元（國幣）。

而最大的貸款，則是一九四二年二月白宮宣佈的中美信用借款協定，由美國貸我五萬萬美元。同時英國政府也宣佈貸我五千萬鎊，開中英經濟關係史的新紀錄上。

▲中英新借款協定，自後即未再刊佈；中美新貸款的經過是：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羅斯福咨請國會貸吾五萬萬美元新借款；三日美眾院外交委員會於簡短之辯論後，即以口頭表決法，一致通過；十日眾議院支付審查委員會，更於一分鐘內，予以通過；十二日羅斯福總統簽署，這空前的對我巨額貸款即告成立，而且付之實施。茲錄協定全文如

美國及中國刻方與其他同類之國家與民族對於共同之敵人從事一合作之任務，以期奠定公正及永久和平之基礎，因而爲其本身及世界各國獲得法律上之秩序，且中美兩國關係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同盟國宣言之簽字國，該宣言稱：「美國政府，承允對於與之立於戰爭狀態之三種同盟份子國家及其加入國家使用其全部軍事與經濟資源」，而美國國會復於一致通過二〇六號法案時宣稱：「對華之財政的及經濟的援助可以增加中國反抗侵略勢力的能力，中國之防禦，具有最大可能之重要性，並呈准總統，授權美國財政部長，以財政的援助與予中國，此項財政上之援助可使中國：（一）增強其幣制貨幣及銀行制度，（二）以資本供給生產事業，並促進一切必要物品之生產獲得與分配，（三）阻止物價上漲並促進經濟關係之穩定，制止通貨膨脹，（四）防止食料及其他原料之囤積，（五）改良運輸及交通工具，（六）實行促進中國人民生活之其他社會的及經濟的措施，（七）適應租借法案以外之軍事需要，並採取業經兩國政府認可之其他一切作戰力量中之適當措施，爰特爲此協議如次：（八）第三條：美國財政部同意以五萬萬元之貸款列入其國庫帳冊上之中國戶內，美國財政部並願於中國財政部長申請時，將該貸款轉入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或中國財政部長指定之其他代理機關之帳內，中國政府可以直接或經由財政部授權之代理人，或代理機關申請轉帳，

華盛頓海軍條約及海軍備行勸捐表

第二條 海軍條約之兩方議定，將決定一切財政條件（即以財政援助界于中國及美國因收回利益之條件）之時間，延至戰後，俟屆時一切事態之推演可以明示何種最後條件與利益可以利於中美兩國，並促進永久世界和平與安全之建立。在決定財政條件及利益時，必須充分認識戰時及戰時均宜維持中國一健全及穩定之經濟的及財政的狀況，並宜促進中美兩國互有利益之經濟的及財政的關係，並改善全世界之經濟的及財政的關係。

第三條 本協定自即日起開始生效。

至此段 吾抗戰五年以來，所得各國財政上之援助，共計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一〇四七、八〇〇、〇〇〇美元；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及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列表如後：

借款名稱	借款總額	年	月	用途	利息期	限債權者	抵押品
中英整理內債借款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廿六年	整理中國	五厘	二十年	英國銀團	關稅
中英廣梅鐵道借款	三、〇〇〇、〇〇〇鎊	廿六年	建築鐵路	五厘	十五年	中央公司	鐵路收入
		八月	內債			及上海中國銀公司	及鹽稅

中英通商借款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廿六年	建築鐵路	五厘	正平	中國中央鐵路收入
中法金銀借款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廿六年	法幣外匯準備	七厘	正平	鐵路公司及鹽稅
中法商業信託借款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廿六年	購買工業用品	五厘	六年	法國銀行關稅
中英通商借款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廿六年	建築鐵路	五厘	十年	捷克施可達廠原料費
中法桂滇鐵路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廿七年	建築鐵路	七厘	十二年	英商務部川口信用局担保
中蘇第一次易貨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廿七年	購買材料及建設機械	六厘	五年	鐵路收入及鹽稅
中英通商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廿七年	購買汽車火車等物	五厘	八年	貿易部川口信用局担保
中美桐油借款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廿七年	購買汽車汽油等物	四厘	五年	美聯邦進出口銀行
中法鐵尾礦借款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廿七年	建築鐵路	七厘	十五年	鐵路收入及鹽稅

197 戰之日中來聲五

中蘇第三次
易貨借款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八月 購買材料及建設機 茶葉

中美滇錫借
款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四月 購買農工產品 四厘 七年 美聯邦進出口銀行(錫) 中國銀行(滇)

中美錫砂借
款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九月 支持中國外匯 二五厘 十年 錫砂

中美新借款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十一月 半數購買貨品半數調整中國通貨 四厘 七年 美聯邦進出口銀行(中央銀行) 油及錫(桐)

中蘇第四次
易貨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十二月 購買材料及建設機 茶葉

中英新借款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十二月 半數平準外匯年數購買貨物 六厘 五年 鐵產

中英平準基
金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四月 平準外匯

中英信用借
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鎊 四月 三十年

190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料

中美平準基金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三十年四月	平準外匯
中英信用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卅一年二月	增強財力
中美信用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卅一年二月	增強財力
總計	一、〇四七、八〇〇、〇〇〇美元		
	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國幣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第十章 各國場面

一、墨索里尼出醜了

就個人來說，誰也不會否認：墨索里尼比派匠希特勒要高明得多。無論文才武略，都是如此。索里尼年青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做過報館的主筆。他會寫小說，寫劇本，能說多種語言。就武略方面來說，他訓練過兵，能征慣戰，也能開汽車，駕飛機。比諸希特勒僅僅一種文字，而且自進入德境後，再沒有出過國門一步；當兵又僅僅當過一名軍曹，雖然得過一枚鐵十字勳章，却在受傷之後就退了下來，一直到大戰結束，任何機械都不能使用，相差誠不可以道里計了。

然而，就他與兩個人所統治的民族說，却又恰恰相反，成爲顯明的對比。

義大利的「蹙脚」，不因爲黑衣宰相「血聲響於言辭」的嚴格整頓而站得住。墨索里尼雖然慣愛用戰爭底詞嚇來向民主國家辭索，但戰爭終於把義大利的虛弱無情地暴露了出來。戰爭使義大利本身成爲一個笑話。

義大利的虛弱，希特勒似乎也知道；所以當一九三九年戰幕初啓時，希特勒可能因為戰略上的打算，但一定也以爲洞悉了義大利的虛弱；對後者致送了如下的電報：『由於德國的軍力之我相，我能够完成我的任務，在目前情形下，我想我不致向義大利要求軍事上的援助。』

墨索里尼亦並非沒有自知之明，所以守了半年的『中立』。只在法國喪失了抵抗力之後，才對之作背後之一擊。接着，在西線不勢而獲的勝利之後，於同年十月廿八日發動對希臘的進攻。他對希臘的估計顯然是錯誤了。

也就從那一天起，他出醜了。他把義大利的命運，把他自己的鼻子，都牽在希特勒手裏。因爲：他進攻希臘五天的結果，侵入最深的地方不過六哩；而厄比魯斯線却吃了大敗仗，以後便直向阿爾巴尼亞狼狽潰退，不能不乞靈於希特勒。直到德軍左翼已經迂迴到薩拉尼加，切斷了希臘與土耳其方面的資源時，墨索里尼還是滿頭大汗，在希臘西北邊界拉鋸——

他的海軍，希特勒所要借重的，在大蘭多一役（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一——十二日）舉被毀了三艘主力艦，二艘巡洋艦與三艘補助艦。米蘭、都靈、熱那亞、那不勒斯、巴里、布林的西、喀大尼亞與塞拉古斯等地，都遭受過英國飛機摧毀性的轟炸。

這樣，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八月，大戰第二年年底，他那不可一世的氣焰消失了，他已從戰

希特勒麾下。國內亦時有不穩的表徵。

一九四二年九月廿九日，希特勒唯恐意大利再像上次大戰期中一樣「隨風飄逃」，責令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全境宣佈戒嚴。同時由希特勒加派「政治警察」來「代勞」。這，自然連墨索里尼自己的行動也在德國「格斯特打撲」的控制下了。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唯希特勒的馬首是瞻。十一月即在柏林成立協定，立刻對美捲入戰爭，而且向日本保證，在軸心三國未完成其共同目標前不單獨媾和。一月十二日再和德日簽訂「三國軍事協定」。

五月一日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再在薩爾斯堡會晤。德外長里賓特羅甫，義外長齊亞諾參加政治談話。德參謀長李德爾，義參謀長克伐爾雷羅，參加軍事談話。兩國大使麥爾森、亞爾菲利亦列席。會後公報：希墨兩氏係在密切友好精神及兩國民衆與其領袖不可分離的武裝合作情誼中舉行談話，結果雙方對於三公約國家大獲勝利後所造成之局勢及德義兩國續在政治與軍事範圍以內繼續作戰各節，均完全同意。此外又表示德義兩國及其盟友將竭盡全力，保障最後勝利之決心。

五月中旬，意大利向維琪法國提出垂涎已久的「尼斯、科西嘉、突尼斯」三項領土要求。而且爲要達成上述目的，墨氏首先（五月十七日）把羅漢繼續停泊比塞大；大艦隊開赴法領海；由義

王太子恩伯特檢閱集中在聖累摩，比德蒙與亞歷山大里亞三地的義軍三十萬。而聖累摩是與科西嘉隔海相望；比德蒙在義法邊界；亞歷山大里亞去突尼斯僅餘百哩，武力威脅的形勢殊為顯然。

可是：賴伐爾知道墨氏此項要求並未得到希特勒的支持，所以也就大胆地尚義抗議。同時貝當元帥則出發到奧爾良南約一百哩的秘魯魯檢閱法軍，故示不惜一戰的姿態。

結果是，直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墨索里尼此項領土的要求仍然沒有滿足；里比亞軍却在英偉大拉鋸作戰過程中損失殆盡。墨索里尼的威望，不單在國際上已經完全喪失，就在國內也搖搖欲墜了！

二、維琪法國的沉淪與戰鬥法國的生長

法國自一九四〇年六月廿日簽訂了「康派尼協定」，對德屈服後，即在希特勒的高壓下，奄奄一息。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德蘇戰爭爆發，八十五歲高齡的貝當，居然重燃起「反布爾什維克」的熱灰，公開表示：「為對抗蘇聯，「保衛東歐文明」，法國決與德國併肩作戰！」（八月十二日電）於是先之於任命達朗則為國防部長兼法帝國海陸空軍總司令（同日）；繼之以動員陸軍參加作戰——第一批攻蘇法軍一千二百名於凡爾賽檢驗體格後開赴波森（八月廿七日）。而為

了討納粹德國的歡心，則將「戰敗責任」歸之於前任政府領袖達拉第、里昂勃倫及雷諾等八人。
〔註一〕

然而，貝當的傾向軸心，終無補於法國的衰落。七月廿九日（一九四一年）的「法日聯防越南議定書」，把幾大於法國本土三分之一，全面積達七十四萬另四百平方公里的越南，實際上輕輕斷送了。

十一月一日，貝當，達爾朗在佛洛倫丁會見戈林，「談話之程序與範圍，非常廣泛，曾討論有關法德兩國關係之各項問題，及法國對於歐洲其餘部份之地位問題」。（十二月一日電）這以後，維琪法國的地位是更加沉淪了。

而綜計這一年度最重要的變動，莫如賴伐壽之再次登台；與馬提尼克的談判。在這中間，戴高樂將軍所領導的自由法國却日益成長起來。

註一：據現年十月廿日哈瓦斯電：貝當前將法國戰敗責任者達拉第等八人，交由政治法庭調查，茲該庭已擬具報告建議各人應處之徒刑。情節較重者前內閣總理達拉第，里昂勃倫，及雷諾三人，前國防總司令甘末林，前內政部長曼台爾，及前航空部長谷特，均處重刑，拘禁堡壘內。谷特現在美國，無赦席判決。

甲、賴伐爾再度登台

賴伐爾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被免職後，因為他的「親德」始終在希特勒的庇護下，不斷活動。早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又要求出任擁有全權的總理。當時真當雖予以拒絕，但到了四月十四日，事情終於具體化。賴氏以不侵犯「政府首長」的姿態，再度登台。

他以內閣總理兼外長、內長與情報部長三職，已形成事實上的獨裁。雖然來自美國方面的反響極惡，但是美國的「長鞭」抵不過希特勒的「短棒」。而賴伐爾控制全國國策的宿願，也至此獲償了。

賴氏的新閣於四月十八日正式完成，其名單如下：

總理——賴伐爾，兼外長、內長及情報部長；

司法部長——巴德萊密；

財政部長——卡賽拉；

農業供應部長——拉迺里；

教育部長——彭納；

國務員：陸軍馬林；海軍荷蒙；勞工拉加合；交通吉伯拉；農業及供應彭納福；殖民勃

萊維；衛生格拉賽；情報及宣傳馬里安；警察署長希斯蓋；中央行政署長希來

爾；法德經濟關係總代表巴勞；運動學長巴斯利；不管部羅米爾。

總理府國務員：柏禮濃、柏拉東、梅慶及格拔爾。

同日之貝雷元首放棄兼任元首職務，明令：「政府領袖將擁有指示法國內政外交之全權。政府領袖由元首任命，並向元首負責，閣員由政府領袖獲得元首之同意後任命之。」

在新閣中掌握情報與宣傳之國務員馬里安，曾發表政府改組之經過及前協理達爾朗之地位，全文如下：

「中貝雷元首與賴伐爾總理會談後，復於過去數日內與艦隊司令達爾朗及賴伐爾總理檢討政治形勢，彼此交換意見後，認為現有政府之形式已不足應付法國內政與外交政策之需求。

貝雷元首因鑒於達爾朗職務之特殊性質，決授以陸空軍之全權。每週國情會議討論有關其管轄範圍之問題時，達氏即有權出席。元首為完成更強烈而堅決之行動計，決定設立總理一職，

由賴伐爾出任，由賴氏向元首負責。」

二十日，賴氏發表其就任後之第一次廣播，力主與納粹合流，略如下述：

「余係以法國危在存亡之秋出而執政。在余過去之政治生命中，余曾屢見法國國難時之艱苦情形。以後余將竭盡綿繆，以確保吾國之安全。吾國所遇之不幸，固咎不在我，惟余衛國之念，則因是踴切。余將盡力掃除法國之痛苦，並求所以改善國天困苦情況之道。國人俱知吾人困難之所在，幸困難之事實，不勝枚舉。政府固不能保證國人於明日即能恢復其固有之富饒，惟政府決不讓視一切，必求有以確保每一人民——甚至最卑微之人民，能達於足衣足食之境。」

「余將盡力使貧困農民之條例減至最小限度。凡吾人之所懼為而不危及國家者，則吾人決不嘗試，以恢復汝輩所尊重與所應得之自由。然汝輩當知在此非常時期，自由亦有其必要之限度（吾人固望此為暫時的）。汝法國之農民乎！余今籲請諸君努力耕耘——如諸君努力守衛田地然也。」

「賴氏繼以子人為對象稱：『諸君對於業已產生之新政權，可無庸疑慮，而可寄無窮之希望。此余戰時之本身，實帶有革命之概而進也。』」

旋論德法關係曰：「余素認德法之接近為歐洲和平之條件，故余似受魔力之指使，始終致力求取兩國之協議，以消除兩民族間所發生之衝突與誤會。德國為一征服者，但不濫用其勝利之地位，而仍允許法國在新歐洲中獲得一地位，而不尋其已往歷史者。戰爭已蔓延及各洲，因之亦呈現其新意義。吾人對德國求取協調，余原來之理由，尚有若干更新而迫切之理由。德國向布爾雪

無克主義所發之大戰，不但擴大範圍，抑且宣示此次戰爭之意義，國人試思：荷蘇維埃人民勝利，彼等將在吾人之邊界停止前進乎？」

賴氏至此復解釋所謂「外功」曰：「過法余素不接受任何外力，英國時常發生反對余個人及余此政策情事，其原因亦即在此。今明任何威脅不能阻止余勿對德求取協調之願望。欲確保吾人之子女獲得更佳之待遇，欲確保法國之偉大性與帝國之未來，則捨此外交政策外，實無其他政策可資擷取。今有出賣祖國之一部份法人，已藉外力在法國數處領土上建有立足地，然吾人決不拋棄各該領土上之人民，彼等仍將為法國人。」

賴氏最後稱：「過法數週內，彼曾屢與貝當元首作冗長之談話，因而知悉彼此均能一心一德，在法國之得救未獲確保前，彼決不放棄其工作，希望國人能諒察其私衷，並予以擁護。倘能如是，則法國即將在新歐洲復生。吾人將在何時為國家而慶幸，看觀吾人工作與信念以為定。」

從此，維琪法國在賴氏兩端佈下，成為希特勒爭取爭奪的附庸。

但法國的人民並沒有心死，他們喊出了「法蘭西人，我們又被出賣一次了」（四月十七日電）
「波德納斯案將不斷地發現」（註）
另一方面，賴伐爾處恬不知恥却一往不返，六月二十二日，又公然聲稱希望德國勝利，他聲：

吾人決心對德重新修好。英國侵略馬達加斯加之舉，已陷我政府於窘迫。吾人缺乏原料，而失業亦日益增加。法國對於德國之犧牲，決不能熟視無睹。余希望德國勝利，非然者，布爾雪維克主義他日將蔓延各處矣。」

註一：一九四三年三月，法國內政部首次發表法境各地對德軍及德控制下之機關施行破壞行動

詳情：自一九四一年七月一—一九四二年二月，共發生破壞案四三〇次，總軍機捕一二七

七三次，被德方捕去五三九〇人。

乙、馬提尼克島的談判

由於賴我步步傾向軸心，戰南法艦移交日本（四月二十二日）；里比亞戰事中維琪法國有接濟德義的嫌疑。由於這些，英國因而發動了對馬達加斯加島的進攻（參閱第七章）；美國也提出了馬提尼克島解除武裝的要求了。

還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德國潛水艇並運負傷軍官衝入馬提尼克島之海港，送入該港醫院就診時，美駐維琪大使李海上將就向貝當提過嚴重抗議。當時維琪政府提出保證：「依照一九〇四年海牙公約，法國決不容許軸心飛機停留該處。」可是美國的戒心，不能因之而消除。

於是羅斯福總統於五月九日派遣西加勒比軍區司令胡佛將軍及國務院官員赴馬提尼克島，與該島法高級委員羅伯特談判協定。

美國政府解決馬提尼克島問題的方案是這樣：法國加勒比海之領土得繼續懸掛法旗；法國該地之主權亦不加以變更；美方並將繼續承認羅伯特將軍為加勒比海法領土之最高政府當局。有雙方能成立彼此滿意之方案，羅伯特以高級委員之地位，能保證加勒比海及大西洋沿岸區域法當局不接濟軸心軍或解除其困難，則美國準備保障該地帶法國之利益，維持其經濟生活，並保證加勒比海法領土上法政府之一切資金均予保留，最後仍供法國利用。

經多次談判後，維琪方面認為「美國此種要求，有引起嚴重問題」（五月十三日）的可能。但美國方面則因羅伯特早已獲得貝當所付與之全權，對維琪方面之反應決不置理，到了五月十六日，維琪方面終於提出了「願經由羅伯特將軍與美國談判尊重法國主權之一切建議」的照會。表示願就軍艦及商船停止動用一舉，向美國提出充分保證。但以此類軍艦及商船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美國不加以利用為條件。

照會中謂：「法國政府重新申明，凡危脅及吾人與美國人民關係之行爲，法政府絕不担任之面。」並謂：「美國目前所提出之要求，使法國在安的列斯羣島之主權遭受嚴重打擊。胡佛將軍會」

稱：俾使請求不為法方所接受，則美政府即不復保證其主權，美駐政府並拒絕羅伯特將軍向彼號稱所自來之法國唯一政府請示之權利，此舉為法政府所不得不加以拒絕之要求。」

賴伐爾亦發表聲明稱：「羅伯特為法政府駐安的列斯羣島之代表，苟未經法政府、先同意，則絕不能商得何項決定。羅伯特現係在法政府授權及同意之下，執行其權限，法國不論在何情形下，不能放棄其在安的列斯羣島之權利與主權。現泊安的列斯各港內之軍艦與商船，無論如何，不致落入外國之手中。美國政府須同意下列各點：（一）仍許法國人員在於軍艦之上，此項軍艦仍繼續懸掛法旗，仍為法國所有，美即將採取必要之措施，使法國之軍艦及商船上自返法之人員返還法國。（二）美國承認羅伯特為安的列斯法屬地上代表法國之軍政最高當局。法國之法院與民政當局仍予保持。（三）美國與法方商定經濟協定，確保各屬地獲得必要供應品。（四）美購買各屬地之主要產品，藉以協助維持其經濟生活。」

賴氏繼又指責美國干預法國內政之行為稱：「美所發之辯護中，有若干項荷予接受，則無異將獨立國家之法國政府行政權予以剝奪。美國又要求法方將安的列斯各港之商船禁止動用，並移交美國。但吾人不容忽視二項事實，即此舉與過去與德國訂立之停戰協定適相違背。過去之情形，並未能表露美國政府所慮安的列斯軍艦或被用於破壞美國利益，而據以要求禁止動用之可能性。

。法政府爲掃除關於此點之誤解計，願再聲明其嚴守諾言之決心。法國政府今日嚴重表示，法國終不從事於任何足以危害對美國人民關係之行為，法國政府現由羅伯特總督談判任何建議，但各項建議必須按照美國與法國西半球地間現存協定，特別尊重法國主權及中立地位。同時美國政府必須對吾人軍艦商船之禁用提出保證，無論如何，美國今後不予使用。」

五月二十日，雙方終於簽訂了「圓滿的協定」，法美關係也由是弛緩了。

丙、「自由法國」的茁長

「自由法國」自一九四〇年八月七日由 高第將軍與邱吉爾首相交換函件後，即已成立。這以後，他的力量即在逐漸生長中，他的政令已可以到法屬歐麥隆、法屬赤道非洲（占非洲面積的五分之一）、敘利亞及以及太平洋中的島嶼；陸軍有四萬人；海軍有驅逐艦與潛艇廿五艘，海軍八千人；將領三百人；空軍一千人；以及戰前國商輸總額的八分之一。

一九四一年九月廿四日，「法蘭西民族委員會」正式宣佈成立，爲「事實上的法蘭西政府」，包括代表八十九人。從此，該會即執行法國政壇所應有之一切職權，並將職權移交依憲法產生之政府時爲止。

「法蘭西民族委員會」首先就得到「蘇聯的承認」（九月二十六日），由蘇聯駐英大使邁斯與

戴高樂互相換文而實現。邁斯基的照會是這樣的：「本國政府命余通知閣下：本國政府承認閣下爲世界各地致力於同盟國之戰爭擁護閣下之全體自由法人之領袖，並準備向依照一九四〇年十月廿七日命令所成立之法帝國國防委員會，磋商關於受閣下統治之法人間合作之一切問題。本國政府準備專予自由法人以一切之援助，助其繼續對希特勒德國及其與國作戰。同時，本國政府願藉此機會申明蘇聯政府於戰勝共同敵人以後，完全恢復法國獨立及強大之決心。」

十二月廿六日，穆里爾上將應聖丕爾島與米凱隆島居民之願望，代表自由法國總領海軍，向兩島進發。兩島舉行公民投票結果，百分之九十八贊成參加戴高樂組織；維琪所任命之總督納特遂被禁錮。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美政府對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也正式加以承認；廿九日古巴政府也加以承認。

同年六月廿四日，戴高樂得各地抗德領袖之協贊，宣佈了「自由法蘭西政策綱領」。

七月十日，美政府特派史塔克海軍上將暨波爾特海軍准將，就一切有關作戰之問題，與自由法國協議。這顯示了自由法國的力量已日益膨大，漸漸可以配合盟軍作戰了。

七月十三日，法國國慶日的前夜，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向英方建議，此後「自由法國」應改名

登『戰鬥法國』。英政府當即接受此項建議，並與法蘭西民族委員會訂定了下列定議：

(一)『戰鬥法國』為法國國民之運動。舉凡法國人民不論其居住何所，凡與聯合國家攜手對抗共同敵人者，皆為此運動之組成份子。戰鬥法國為不願屈服之法國人對抗軸心之象徵。

(二)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為推動『戰鬥法國』運動之指導機關，委員會係從事組織法國人民之參戰工作，使其與聯合國家攜手，對抗公敵。

委員會並為聯合王國境內法國人民權益之代理人。

這樣，新生的法國，漸將以『戰鬥』的姿態，在未來的歲月中，為恢復她榮譽的祖國而奮鬥了。

三、土耳其西班牙繼續中立

在這次大戰中，土耳其與西班牙所處的戰略地位是差不多一樣的：前者控制着通達中東的門戶；後者是直布羅陀要塞的後門和到達非洲的跳板。可是，幾乎是奇蹟地，或者幸運地，縱然整個的世界已瀰漫了烽火，而她們却始終兀立在戰爭圈外！

這主要的原因，顯然是納粹德國的力量不够遂行她的戰略。因為她在主力的決戰沒有結束以

前，不敢在蘇俄前線之外，再開戰場。但另一方面，也該歸功於這兩個國家同措置有方。

甲、土耳其的應變

直到本書編寫時為止（一九四二年底），土耳其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所奉行的政策，是有戒備的中立。在大戰爆發後的四十九日（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她與英法兩國簽訂了一個附有保留條款的三角同盟；接着法國崩潰了，她就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單獨與英國成立了「英土同盟」。可是同時也與德國簽訂了「十年友好公約」（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

自此而後，她把握了中立，週旋於軸心、英美之間。每和英國作一度的接近，大概也總和德國有一次折衝。而她中心的政策則是土耳其的安全。

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英國與土簽訂了「經濟協定」，規定土耳其以價值四萬萬鎊的食物售予英國；英國以鐵路機車售予土耳其；土亞歷山大港，由英商承辦擴充港務工程。九天以後，「德土貿易協定」也簽訂了，由德駐土大使巴本及土外長薩萊赫格魯簽字，規定交換貨物總值八千萬馬克；德方以鋼鐵供給土耳其；土則以烟草、糧食、羊毛供給德國；有效期限至一九四三年三月止。

十一月一日，土總統伊斯美在議會中發表各方熱切期待的演說。他用警告的口氣說：「交戰

國變方，慎勿對土有非分之行動，不然，土耳其決起而抵抗。土耳其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爲忠實遵守同盟及友好協定中之義務。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土國爲加增戒備，於十二月廿四日由國會決議：土西部六城——亞得爾那、德刻達、加利波里、班得馬、伊斯坦堡與烏斯庫達——入於緊急狀態之命令延長六個月。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土總理賽丹發表廣播，重申土耳其外交政策不變，蓋「吾人之外交政策本於人民之國家良知，自世界危機發生之初，卽已決定，始終未失其原來之性質。吾人今日仍立於吾人所聲明與既定之立場。」（二月邊路電）

土耳其的武裝中立態度並且經過嚴重的試驗：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四日，德駐土大使巴本險遭暗殺。巴本於是日偕其夫人返大使館途中，有刺客一人持擲炸彈，在距十七碼之地點爆炸，巴本被震倒地，但僅受傷而沒有死。這事件的嚴重性一望而知。戈培爾的宣傳機關立即指斥此事的背景必然有蘇聯的活動。而蘇聯則認爲這是希特勒的拿手傑作，國會縱火案的翻版，是「一石兩鳥」的除敵、造藉口的「苦肉計」。

一波未了，一波又來：三月十六日有國籍不明的飛機三架轟炸土耳其之密羅斯（十六日路透社），死十人，傷二十八人。

三月廿日，據稱：「德國已向土耳其提出若干建議：要求一旦近東發生戰事，土耳其應抱某種立場——即土耳其如能接受德國建議，則可獲得敘利亞、伊拉克之保護權，以及摩蘇爾的石油。德國對中東已預定有重大決定。」（斯德哥爾摩二十五日路透電）

但是由於聯合國在中東力量的增強，與土耳其立場的堅定，使德國到了六月初又改換了一副臉譜。德國於六月一日與土簽訂了一個「德土借款協定」，由德界土以一萬萬馬克的信用借款，由土以此款在柏林購軍用品。

而英美方面對土亦不斷拉攏，在同一時期，有「美國的貨船數艘，到達土耳其某數港埠。此係兩年來之第一次。美租借法案中之大批物資，已經由其他路線到達土境。」（安哥拉六月二日路透電）

六月十七日，美轟炸羅馬尼亞普洛業什特油池的飛機四架降落土境，又一度引起德國的咆哮，認為這是有意破壞土耳其的中立。

七月上旬（九日）土政府改組，外長薩拉赫格魯魯出任總理。十五日駐英大使魯舒第奉命宣布：「土政府現正與其偉大盟友之英國保持密切接觸，土政府認為此種舉動不僅為一種義務，抑且為一種權利——」（十五日路透電）

十八日改派前陸軍部長阿里坎爲土新任駐德大使。但土德貿易談判中，因爲德方要求土國供給「鎊」，土方堅不讓步而無法協調。

八月五日薩拉茹格魯發表其就任後首次施政方針：土耳其將盡力置身戰爭之外，但土國領土或其獨立倘遭攻擊，則必起而戰至最後一人。吾人今日保持此強大之陸軍，即基於此項原因也。關於對外政策而言，土耳其將繼續設法不加入戰團，且將繼續保持其一貫之積極中立立場。英土同盟，乃構成余今日所建立之政制之基本因素。土國對外之另一明白而忠實之政策，則可由德土協定窺其大概，該協定已重新確定兩國之彼此諒解與友誼，吾人將對上述國家保持同樣之友好忠實態度，我政府之對外政策無他，以深情之友誼，答謝友誼。以堅毅與不屈之英勇，答謝非友誼是也。」

土耳其還繼續保持着中立，即使不無若干傾向同盟的跡象，但在德國的力量未見衰竭以前，土國的態度怕還不會明朗。

丙、佛朗哥之謎

如所週知，西班牙佛朗哥將軍的獲得政權，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幫同擊敗共和政府的結果。因之，一般人總以爲西班牙在這次大戰中必然會投入軸心的懷抱。

可是，軸心一手羽翼下的佛朗哥，鑒於西班牙本身的瘡痍滿目，以及上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所獲得的利益，他除了作態之外，事實上需要離開戰爭的漩渦來休養生息。

結果是，西班牙二年來雖然在姿態上不時地表示與軸心一鼻孔出氣，却也伸出了手接受英美兩國的援助——尤其美國的糧食。

大戰第三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是一個嚴重的臨據點。但西班牙依然「中立」。政府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發表了佛朗哥簽署的命令：「目前之烽火，已因美日戰爭及其他若干歐洲及南美國家之參加而擴大，西班牙決仍保持其以前所採取之非交戰國地位。」（十九日瑪德里路透電）

跟着，西班牙的外交一度活躍了起來，目的仍在避免參加戰爭。外長孫納於十二月二十日接見英使賀爾，日使須磨，及葡萄牙與教廷的駐西使節。二月十三日佛朗哥與葡總理沙拉查會晤，會後發表如下之公報：「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西葡兩國所簽訂之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及其附加議定書，規定兩方直接交換意見，因此佛朗哥首先與孫納外長會晤葡政府領袖沙拉查。在此次會議中，對最近世界局勢所引起有關兩國之一般性質之政治經濟問題，皆在友好與對兩國關係彼此瞭解之空氣下加以檢討。兩國並已同意依照已簽各條約中所規定之條款，在將來維持最密切之接觸，以保障兩國共同之利益。」

三月，西政府撥款二萬萬丕幣，他以完成海軍建設計劃，主要用以建設海軍根據地，包括吉靈與蓬泰維德拉之新根據地及地中海內一根據地，以及構造埃爾非羅爾之根據地。

由於西班牙財政情形的拮据，「一般人均信此種決定必與德有關。德海軍高長官近曾聘問西班牙，暢遊比斯開灣海岸；德海軍參謀總長埃德海軍上將法時，又曾與西班牙大使萊克利卡舉行長談，德籍工程師及技術專家多人已抵西沿海各省，抵埃爾非羅爾者尤多」（十四日里斯本電）

德國又竭力引誘佛朗哥，使參加防禦大西洋沿岸之工作（八月四日電）；而英美方面亦竭力爭取西班牙的中立。八月二十八日，羅斯福公開聲明：「余刻正進行考慮，如西班牙在此一戰爭中永遠保持中立，則西半球諸國將協助西班牙之藝術及建築，使恢復其內戰中所受之影響」（二十八日華盛頓電）

佛朗哥的反響如何固不可知，而終歐戰的第二年度，西班牙在這種微弱的國際關係下，却依然保持了「非交戰國」的地位。

四、納粹在佔領區的暴行

獨裁者總是迷信暴力的統治，因之虐殺便成爲他們慣用的手段。平時對國內的反對黨已經不恤採用，對被征服的人民便更無所顧忌了。

何況納粹本來都是喝血者，其殘酷的行爲自然更出人意外，僅僅駐捷克的行政長官赫德里區被暗殺了，他們就可以把里第茲鎮（在布拉格附近）全鎮血洗。在蘇聯和波蘭，他們所犯的『劫掠、擄取、沒收、奴役、虐殺與毒刑』等等罪行更是屈指難算。蘇外長莫洛托夫除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照會各國有所指斥外，四月二十七日再羅列事實通知各國。波蘭總理薛戈爾斯基也於六月九日發表廣播，對德軍暴行作相同的呼籲。

甲、赫德里區被刺後的報復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德駐捷克行政長官赫德里區，在捷京布拉格被刺重傷，至六月四日不治身死。

希特勒爲懲一儆百計，除當日即懸賞一千萬克朗（每克朗值五先令，以吾國戰時法幣法定匯率計算爲二十六元六角強）嚴緝兇犯外，並規定：『凡有藏匿兇手或予以任何援助，或知而不報者，決予槍決不赦。自五月二十七日夜九時起至次晨六時止，所有居民不得擅離居所；所有公共酒店、電影院、戲院，及其他公共娛樂場所，著予閉門停業。公共運輸，亦應停止。凡擅自行走

，而不聽任警察指示者，立予槍決。」
可是，重賞並不能使捷克人民出賣他們的英雄，搜查的結果也毫無所獲。於是納粹式的恐怖來了。

第一日（五月二十八日）納粹槍決了捷民六名，內婦女二名；三十日槍決四十四名，內女性十名，其罪名為——二十九日午夜以前未至警察署登記；三十一日再槍決二十名，內有捷僑編政府農業部高級職員二名，其罪狀為協助未登記之人民；六月九日再槍斃捷人四十一名。十日，索性把布拉格附近之里第茲鎮之全部男子一律槍決，理由是該鎮為兇手避匿之所。全體婦女送集中營；幼孩送教堂收養。同時捷京復槍決二十五人；——一直到六月二十三日，兇犯哥勃里斯（捷克人，年二十九）、格比茲（斯拉伐克人，年三十）於拒捕後被格殺為止；株連被殺的已達七百八十五人了！

乙、莫洛托夫斥德暴行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蘇外長莫洛托夫向各國駐蘇使節提出一極詳確冗長之照會一件，係斥責德軍最近在蘇淪陷區內慘酷無情的暴行。略謂：

「蘇聯在擊潰後之德軍司令部中，得之若干文件內，證明德法西斯軍所造成之流血罪惡與暴

行，均係德政府經過詳細計劃之預定政策，並由德軍統帥部下令執行。其中要點如下：（一）在佔領區內大舉搶掠，並將各城市及鄉村間蘇聯公民之財產劫奪德國。（二）將各鄉村徹底破壞，並將村中居民及施行武裝抵抗之人民全部消滅！（三）將所佔據之土地，移交德國地主。（四）

在德軍佔領之土地上，使使蘇聯農工並以農奴待之。（五）將蘇聯公民運至德國，以俘虜待之。

（六）壓制蘇聯文化。（七）蘇聯游擊隊被俘後，德方以毒刑處決之，並大舉屠戮蘇聯公民！

（莫斯科科二十七路透電）

附註：詳細的屠殺情形請參閱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新華日報

丙、薛戈爾斯其廣掃德殘殺

一九四二年春，德秘密警察總監希姆萊觀察波蘭後，德國在波蘭境內所施之恐怖政策，益變本加厲。因此，波總理薛戈爾斯基特於六月九日發表廣播，促請聯合國家注意。其詞曰：

「德軍現已在上西里西亞屬十八城市中設置斷頭臺。其在鐵路服務之波蘭職工，因拒絕為德軍工作，而被送往斷頭臺處刑者，實繁有徒。所有附近學校員生，均被迫前往該處，目睹此悲慘之景象。德軍又新設集中營多處，凡波蘭農民拒絕以糧食供應德軍者，均被禁閉六

內。猶望其繼續收拾社會各界同情之士以爲人質。三月以前，德軍爲報復波蘭人之死，曾在華沙槍斃人質一百名。維爾那城被殺者亦達一百名之多。其原因係德國內政官吏在波境被擄。德軍現散佈各種傳單謂：「不論戰爭結果如何，所有猶太人均應槍斃。」政府天人也誌此死亡之命運。今年德軍即裝着布林、維爾那、薩夫、斯坦尼斯拉夫、里察斯、維夫及普羅洲等處，實行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死者以千萬計。甚至患腸胃疾斯病者亦不能免。德軍因極欲以人力之故，不惜違反國際公法，竭力設法強迫波人參加德軍服役。德軍以軍政府名義，殺波人擔任有關軍事工作，不獨觸犯一九〇七年之海牙公約，抑且違反國際習慣。彼等豈爲罪犯無疑。波蘭政府茲特搜集各種事實，公諸同盟國政府及世界公共輿論之前，使犯此罪刑之兇徒，必應獲其懲罰。同盟國宜奉此原則宣言，遇有可能，同盟國亦將實行「懲罰」及「報復」政策。唯有如此，德軍瘋狂屠殺之高潮，始有退止之望，而被佔領區域無辜無辜之人民，方能免於一死也。」

附 錄

一、廿六國共同宣言

本宣言簽字國政府，對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國總統及英國首相共同宣言（即大西洋宣言）所包含之共同目的與原則，業經予以贊同。並信為求適當生活，自主獨立，與宗教自由，及保全其本國及其他各國之權利與正義起見，完全戰勝敵國，實有必要。同時相信簽字各國真正對企圖征服世界之野蠻與獸性之武力，從事共同奮鬥。爰特宣言：（一）每一政府，承允對於與之立於戰爭狀態之三國同盟分子國家及其加入國案，使用其全部軍器與經濟資源；（二）每一政府，承允與本宣言簽字國政府合作，並不與敵國締結單獨停戰協定或和約。凡正在或將作物質援助與貢獻，以謀戰勝希特勒主義之其他國家，均可加入上開宣言。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訂於華盛頓。

美、澳、英、比、中國、加、哥斯達黎加、古巴、捷克、希臘、瓜地馬拉、海地、荷蘭、

洪都拉斯、印度、盧森堡、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波蘭、蘇聯、薩爾瓦多、多明尼加、南菲律賓、南斯拉夫。（廿六國簽字）

一一、羅邱第三次聯合聲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余等一週之會談，曾就每一大陸及每一海洋上聯合國家進行戰爭中之各項主要問題，舉行詳盡之商討。余等曾對吾人不利及有利之點，加以精密之檢討。余等對於工作之艱鉅，並不估計過低。余等係在充分認識敵人實力與資源情形下進行會談。以吾各種軍火之生產問題，調查之結果，予吾人以完全樂觀之景象。過去所預計之每月產量，現尚未達最高限度，但正照預定時間向之迅速接近中。由於戰爭之擴及世界各部，軍隊之運輸與夫軍火及供應品之運送，現仍為聯合國國家主要之問題。軸心之潛艇戰，致使貨輪遭受重大之損失，但新船隻生產之確實數量現正逐漸增加。吾人希望在此大會談中所商定之計劃實現以後，我兩國之海軍將使商船損失之數量更趨減少。聯合國對於爭取戰爭勝利之計劃所商定之誠摯而詳盡之協議，從未有過於今日者。於蘇聯抵抗德國之主力攻擊，吾人有充分認識，並表讚美。中國陸軍之偉大抗戰，吾人亦表欽佩。余等會與吾人之軍事顧問舉行詳密磋商，討論制服日本，援救中國所應採之方法。吾人之計劃不難予以宣

布，其理由至屬明顯，但吾人可以確言，余等及吾人之軍事顧問人員在華盛頓會談中所曾詳論之未來作戰行動，將使德國分散其攻蘇之實力。余等前此曾會晤兩次，一在一九四一年之八月，一在一九四一年之十二月。在余等之心目中，雖然認為今日之趨勢，就一般言之，較諸去年八月及十二月間勝利之條件更為優厚。

三、蔣宋美齡：如是我觀（一九四二年四月廿四日大公報）

（編者按：蔣夫人原著為英文，係應美國紐約時報之請而作，刊該報同年四月十九日，此其中文本也。）

自從中國海禁大開與世界交通以來，我國與西洋的關係可分作三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西洋人總是用武力為對付中國的工具，槍口對準着我們，使我們一再蒙受恥辱，我國一切的通商口岸不論從實際上說或用比喻來說，都是在西洋人刺刀威脅之下強迫開放的。

這個結如何，當然可想而知了。就是中國儘可能的避免與西洋人發生關係，希望愈少接觸愈好。因此中國雖不得不與外國通商，然而總是遲疑却顧，滿心的不願意。其他社交與外交的接觸，也儘可能的減少到最低限度。中國決心固步自封，退縮到象牙之塔裏，讓這個暴戾的半界循

着他崇拜武力的途徑自己去發展。所以中國不屑學習西法，認為這種政策方法與行爲是有損我大國風度的卑劣行徑。

泰西各國這個政策，並沒有積極的效果，祇使中國與近代科學工業的進步，不發生關係，而與一日千里瞬息萬變的世界脫了節。同時西洋人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在中國的領土之內，用他們自己的型式建設了若干自治城市。爲了顧全他的面子起見，美其名曰租界，來作表面的掩飾。並且還創設了一種法律上十分不公允的制度，名曰領事裁判權，使外人可以不受中國法庭的裁判。對於中國的財富資源也毫不客氣染指掠奪。我們最富饒的礦產歸入了外人的掌握。我們的關稅，鹽稅，鐵路等立國的命脈，經濟政治各種主權都由外國人來經營管理。差不多一切的公用事業，甚至外匯的管理，我們也不能自主。西洋人的政策，除基督教會傳道的以外，處處表現他們意欲儘可能地用暴力來掠奪我們。凡是他們所到手的東西，則一點也不肯放鬆，不肯發還一些給我們。西洋各國對待中國，心中老是抱定了自居優越的宗旨，而且不論時境有沒有變遷，總是不肯放棄這種優越之感。

然而中國的學術思想後來漸漸爲西洋學者所認識，於是西洋學術界對於中國的觀念，稍稍有了改善。他們承認，中國在文化方面對世界的貢獻很大。各國博雅的學者翻譯了若干中國的偉大

著作，使西洋人也能理解中國的學術思想了。

這雖是一種合理的進展，但是仍舊不能改正西洋人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所造成的對華誤謬觀念。他們在文化方面雖不能不尊重中國，而似乎覺得中國先天的總不能與西洋平等。在國際貿易上，各國因為貿易的發展，不能不訂立政治或經濟的條約，而中國也不能不參加在裏面。但是縱觀我中國所參與的條約，差不多完全把中國視為低劣的國家，從來沒有基於平等立場的。西洋人做傳頌固輕視中國的觀念，多半是由於通商口岸的洋行大班所造成。這些人所接觸的中國人僅限於一些買辦階級等市儈洋奴人物，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知識，也都是從酒排間俱樂部閒談妄語中所聽來的，於是他們對中國自然而然抱着一種牢不可破的偏見。這一種頑固的態度，對於中國的外交關係，都有無窮的惡劣影響。

其次，第二個時期開始了。中國這條盤伏的潛龍，驚天動地的奮發起來，使西洋人不得不認識中國有一種卓異的精神，這決不是他們過去哲學中所能夢想得到的精神。但這還沒有真正的認識。及至一九二七年日本以全力侵略中國，使中國不得不起而抗戰的時候，戰爭阻礙着在中國的國際貿易，於是西洋很同情中國。而中國亦立刻受到他們的贊美。但在起初，西洋人仍不失一種屈己以諷人的態度。他們的關心與同情，仍也帶着參觀足球比賽時的情緒，坐在安全的看台

用不着他盡冒矢石的危險與辛勞，祇是從旁吶喊而已。直到後來，全世界愛好自由的男女，尤其是美國，英國及英屬各邦的人民共同奮起，不能不作公而無私的鬥爭，到這個時候，西洋一般人士方始認識我們的戰爭也就是他們的戰爭。我們爲了使城市村鎮、資源財產不淪敵手，所以不惜流血，不惜犧牲，不惜錦繡山河留下殘破淒涼的痕跡，這不僅爲了我們自己，同時也爲了他們。所以對我們發生了一種驚嘆友善的情緒，但對於我們還沒有完全的瞭解。

一九三七年的保衛淞滬之戰，與西洋人所謂固若金湯的馬奇諾防線，其間的差別是如何，大家必能知道。當時各國不准我們在上海一帶設防，甚至在上海近處開掘溝亦在所不許，而一方則允許日本人以上海爲海陸空軍根據地。這是多麼奇怪的事情。可是我們裝備不良的軍隊，據守着這臨時所作的防禦設施，對着飛機大炮均佔優勢，裝備精良的日本陸海空軍大規模的聯合攻擊，而我軍陣地屹然不移者竟有三個月之久。將來編述上海抗戰史的時候，一定會記載着很多的傷亡人數，與可歌可泣的英勇的史蹟。因爲我們當時的士兵，對敵軍敵愾心已達到沸點，都頑守在戰場之中，與敵軍對壘相持，而都願跳出來溝以外去向前衝殺，渴飲與敵人肉搏爲快。直至統帥部發了嚴格的禁令，方停止這種肉彈去投擲敵人的戰術。

然而這並不是什麼特別的行動，而是中國本來軍人作戰的傳統精神。我國古時名將岳飛所製

的軍歌，有「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兩句名言，就可知道我們中國軍人自古作戰的精神了。

直到這個時候，西洋人完全認識了中國這種英雄史詩式戰鬥的重要性，於是中西關係的第三個時期也就開始了。其時西洋人已親身領教了日本陰狠毒辣的力量，他們於是開始感覺奇異，以爲中國的永不失敗，定有外人所不知道的祕密武器。習慣於用物質裝備來衡量戰爭的西洋人，起初就不能瞭解我們的武器是我中華民族的精製遺產。我們都知道武器裝備在戰場上是重要的。但更須知道，打仗並不完全靠着裝備就可以勝利，而是必須像我們這樣，使前線的人，個個都知道他們奮鬥以求的目標，確乎值得犧牲他們的家人，值得割捨他們有密切關係的親屬，甚至人生一切所珍寶貴的事物。

過去三個月，我中國人民以驚奇而難信的眼光，目覩着西洋軍隊處處對敵人屈膝。據他們解釋，是因爲日軍實力優越之故。這個解釋，在我們中國人是難於理解的。我們同時不能理解西洋人受辱忍垢，被人擱頰已非一日，爲什麼到今天還能視顏說到，因爲沒有作戰的準備。我們並且不瞭解向以洞察機先自負的西洋人，爲什麼竟不知道，當他們以紙上談兵揮軍鼓舌的防衛自慰自滿的時候，每蹉跎一小時，就多給敵人以準備的機會，將來給自己以更致命的打擊。當日本開始

侵略中國的時候，我們也並沒有準備，其時中國數十年內亂的創傷還沒有完全恢復，當然沒有比我們更缺乏準備的了。但我們却拿起武器來對抗敵人，到了今日，快要五年之久了。

過去五年之中，中國軍隊完全沒有對敵投降的例子，相反地，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的實例，證明我中國的官佐士兵，每當矢盡援絕，除了投降沒有苟全生命的時候，總是戰至最後，寧願犧牲生命，不屑選擇別的途徑。若干高級將領，每當看明了沒有脫險希望，或祇有投降才能倖免之時，他們寧願殺身成仁，拔劍自殺，決不肯向敵人投降以污辱其國體，喪失其人格。但是這不僅是今日如此，亦是中國五千年以來傳統的「軍人魂」呀。

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其表現的實例，多得不可勝數，我祇要舉一個最近的例子。今年年初，有一位營長王超奎少校率領部隊在湖南省新橋河作戰。敵人在數量方面，占着壓倒的優勢。當他被敵軍層層包圍的時候，與他的五百個部下，每一個人個個都戰至最後犧牲生命為止。這樣至最後一彈，最後一人，在中國士兵是極尋常的，算不得希罕事情。

我們的士兵走上戰場，就準備以生命報國，他們覺得負着神聖的使命。他們決心以最大的犧牲，來完成這種任務；而且他們的家屬也有同樣的愛國心。我見過很多抗戰烈士的眷屬，我絕對沒有聽見她們有一聲怨恨之詞。悲哀當然是免不了的，她們覺得以最懇切最親愛的人，供獻國了

空，實有無比的光榮，絲毫沒有遺憾之心。西方人往往以為中國是一個富於美質及尊貴風度的民族，必不會表現斯巴達式的尚武犧牲精神，我們的行動和事實，已證明此種觀念的錯誤。投降一事為今日中國字彙中所沒有的；『威仁取義』這句話，深深地銘刻在我中國每一個國民的心中。

讓我暫時擱開戰爭的悲劇方面，來談談過去一個亦莊亦諧的故事與最近的事情比擬一下。在上一個世紀，英法聯軍進攻我們平津外圍的大沽要塞，這個要塞設有防禦工事，而且亦配有堅固的砲台，但是其設施都是假定敵人是從海面來攻的。接戰之日，該台却失陷於從側背登陸的英法聯軍之手。這個中國的要塞司令官大為憤恨，痛斥外國軍隊打仗不照規矩。西洋人就拿這件事當作說笑我們中國人的一種話柄，說這是中國人對於戰爭的觀念。

日月遒逝，一年一年的過去得很快，不到二三個月以前，香港和新加坡也被攻擊了。這兩處都曾化費了巨額的經費來設防，但敵人無從由海上前來進攻，結果也都是被敵人從砲台後面攻陷了。如果中國那位防守大沽的司令官在九泉有知，對於新加坡與香港的陷落來一個破口大笑，我也應該原諒他吧。

讓我們回到本題。五年來中國英雄流血的前例，祇有在麥克阿瑟將軍統率下的菲律賓軍隊可以與之媲美。西洋人可以反省一下，菲律賓所抵抗的也就是在新加坡仰光爪哇所謂頑強的一敵

人。爲什麼菲律賓能抵抗得這樣成功，這樣長久呢？物質方面的力量，麥克阿瑟將軍當然並不比別處更豐富些。我以爲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能以仁愛平等之心，對待菲律賓民衆。這種心理是永遠顛撲不破的，美國人在菲律賓並沒有誇張西洋人的所謂優越感，而且菲律賓獲得了獨立自由的諾言，而深信美國這諾言終必兌現的，於是很欣喜很愉快地與美國同志爲了保衛他們的自己土地而並肩作戰。他們更知道自己不是被煽動的，他們的成敗，到後來並不僅僅等於更換主人而已。

這不禁使我聯想到了我最近游歷回來的印度。印度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有豐富的文化與精神背景，且有無畏的潛力。如果他們能具有信心，知道努力參與作戰即可獲得本國的自由，更這一點，且可以維護一切民主國家的自由，我想一定會鼓起像菲律賓人民同樣的勇氣，同樣不可遏制的熱忱來。到目前爲止，印度對於我們共同奮鬥的前途，尙爲一個未知之數。所以現在印度的實力還沒有大規模的發動。而嚴格的說來，還沒有真正的開始抗戰。如果它們物質及精神力量一旦積極發揮的時候，其對民陣線的貢獻，必可震驚世界。印度政府的執政諸君，對於鼓勵印度參加抗戰，或者是出於至誠，但若不把現在的印度政府及其實施的方法作澈底激劇的改變，恐係根本解決之望。英國官員之中，固有不少人認爲英國現正爲自由而奮鬥，給印度以自由是合

理的，可惜他們之爲現在印度政策的犧牲者，恐怕不下於印度人本身。

我談東方問題的時候故意不提日本，爲什麼？我的理由就是：在日本的武力侵略主義以及一切兇殘無道，暴戾破壞的行動沒有澈底消滅以前，它對於世界不能成爲於人類有用的東西。除非日本澈底懺悔他以往侵略的罪惡與改過它對人類的暴行，而儘可能以謀補救，否則就絕對不准參加任何文明國家的集會。

將來怎樣呢？西洋人必須改變他們對東方的觀念。我們中國當然也同樣的應當尊重西方國家。在我們所要重建的未來世界裏，不應當再有誰是優秀誰是低劣的思想存在。應當人人平等，全世界各民族的男男女女大家攜手往崇高的理想邁進。不論東方西方，誰欲閉關自守，自給自足，都是愚蠢的念頭，是不會成功也不能成功的。大家都須認識各民族有各民族的長處，可供相互的借鏡。我們中國的精神力量使我們會渡過最惡劣最艱辛的難關，希望西洋人能瞭解這種精神力量價值，我們中國也應當學習西洋的科學進步。不論是東方人或是西方人，讓我們各盡各的力量，對於文化科學以及精神的進步作不的貢獻，這是人類共同的寶藏，也是世界真正的財富。

⑤ 我國數千年前的哲學家，也曾研討過國與國間的相處相待之道。大思想家老子在他的道德經中曾說謙下爲醫治強橫國家最對症的良藥，凡是一個國家如能謙恭自下，必然獲得無窮的良果。

情說道：

「是以隨爲本，萬以下爲基。」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稱爲百谷王。」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

數千年前先哲的名言，在舉世擾攘的今日，對於我們特別覺得切合需要，或許會幫助我們根本改變國際間錯誤的觀念，而促進東西民族的互相瞭解，互相認識，達成我們大同世界的目的。

四 甘地所提「撤離印度」原案（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

克利浦斯爵士所提出之英國戰時內閣建議，暴露英帝國真面目，實爲前所未有的。全印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今特作以下諸項結論：常務委員會認爲英國無力護衛印度。英國所爲之一切，自係

爲其本身之防禦設想。英印之利益有基本之衝突，故對於防禦之概念亦各異。英政府對印度之政策並無信任。印度軍之所以維持迄於今日者，蓋欲使印度永立於屈服之境。印軍已與印度人民完全隔離，印人已不能視其爲自己之軍隊。今者所不信任之政策，仍續行未已，此亦即國防之責任，何以不能委諸印方代表之原因也。日本並非與印度進行爭執，日本係對英帝國作戰。印度之參戰並未獲得其人民代表之同意，而純爲英方之行爲。印度倘獲得自由，則其第一步或將對日進行談判。國民大會認爲英人倘自印度撤退後，則日本或任何侵略者入寇印度時，印度當有自衛之能力。基此而論，常務委員會茲認英國應自印撤退。英方要求彼等應守印度，以保護印度藩邦王公一節，實不能獲得一般之擁護。此亦即彼等決心保持對印統治之另一明證。藩邦王公誠無所恐懼於非武裝之印度。至於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之問題，僅爲英政府所創造，俟英國撤退，即將自行消失。基於此種理由，常務委員會呼籲，英國爲其本身安全計，爲印度安全計，及爲世界和平計，雖其在亞洲與非洲之屬地未必盡行放棄，而應放棄其對印之統治。常務委員會欲向日政府與日本人民提議保證，印度對日人或對任何其他國家，並無敵意。印度倘欲獲得自由，不受一切外力之統治而自由，但常務委員會在進行獲得自由之門爭中，認爲印度雖歡迎世界對印度之普遍同情，亦不需要外來之軍事援助。印度將由其自身之非暴力獲得自由，並將藉同樣之力量保持

之。常務委員會因之希望日本對印勿存任何企圖。倘日本攻印，而英國對於常務委員會之呼籲毫無反應，則常務委員會希望統戰以國民大會爲其領導者之印人，應對日軍採取完全不合作之態度，並勿予以任何援助。被攻者固無援助進攻者之義務，卽爲採取完全不合作行爲。瞭解非暴力之不合作原則，固非難事，卽第一，吾人勿向侵略者屈服，或遵從其命令；第二，勿對之有所期望，或受其賄賂，但亦不可對之心懷惡意或詛咒之；第三彼方倘若奪取吾人之國土，則吾人必加拒絕，甚至不惜一死以抵抗之；第四，彼方倘受疾病之侵襲或渴極將死，而要求吾人之援助時，則吾人亦不可拒絕；第五，在英日軍隊作戰之區，不合作行爲不但不能發生效果，亦爲無必要之舉。今日吾人對英政府所取之不合作行爲本有限度，吾人倘於彼等真正作戰之時，而對之採取完全不合作行爲，則結果不啻肆意將國土送與日人，故勿阻礙英軍之作戰，實卽吾人對日本不合作之唯一表示。然吾人亦不可積極協助英人。吾人倘能以英人最近之態度爲判斷，卽知英政府所望於吾人之援助，均能以勿干涉英方行動爲限度。彼等所需於吾人者，實爲奴隸之援助也。關於焦土政策問題，常務委員會無須作明顯之聲明。倘因吾人採取非暴力抵抗，以致任何一部國土失陷於日本之時，則吾人果肯努力以收復此失土，亦可不必先破壞吾人之五穀水源等等。軍需品之破壞，自屬另一問題。在特殊情況下，或爲軍事上所必需之步驟，但毀滅大眾之所有或有關於大眾

之物件，團非國民大會所取之政策。對日軍採取不合作行動，必係限於較為少數之人民，欲求其成功，亦必須為完全而真正之不合作行動。但自主政府之建立，則有賴於印度無數萬人民之真誠協力。非然者，全國決不能自其歷史悠久之往昔情況下，求得復興再生。不論英人是否留守印度，吾人之職責當在肅清失業，消除貧富之懸殊，取消階層間之爭執，驅逐形成賤民階級之惡魔，感化武裝之匪類。並使人民免受其害。一部人民倘不積極協助此建國之工作，則所謂自由仍屬幻夢，不論暴力與非暴力，俱不能得到自由也。關於外國駐軍問題，常務委員會認為外軍駐印既危及印度之權益，復有害於印度自由之原則，常務委員會茲特呼籲英政府撤退此項軍隊，並停止再以軍隊駐印，印度之人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今乃有外軍駐居境內，誠屬可恥。

五 邱吉爾對戰局發表聲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

余上次直接對國人廣播時，尙在去年八月底，迄今殆將六閱月矣。此半年來，吾人爭取生存之戰鬥——爭取過去及現在生活方式之戰鬥——實有一加回顧之價值，藉以洞悉吾人之命運究有何種遭遇，前途又復如何。當去年八月間，余獲與羅斯福總統會面，並與羅總統共同擬定英美政策之宣言，即其後以「大西洋憲章」之名聞諸於全世界者。余等並曾對戰爭及其他若干問題加以討

論，其中一部且對戰局之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當時余等之會晤，係以窘迫之戰鬥國家求援於偉大友邦之情形演出之。此偉大友邦，不過一善意之中立國而已。當時德軍大有擊潰蘇軍之勢，其對列雷格勒，莫斯科及羅斯托夫等蘇聯腹地之壓力，正日俱增。當羅總統時稱蘇軍可支持以至今冬之際，各方並不認係過於大膽之判斷。全世界各國不論其為友為敵，抑為中立國之軍事家，對羅總統之言，是否能證明事實符合，均甚懷疑。當時，英國竭盡之人力物力，業已達於極度。吾人業已絕對精力與希特勒墨索里尼搏鬥至一年有餘，吾人必須防敵軍之入侵我本土，吾人必須保衛埃及，尼羅河流域及蘇彝士運河，而尤重要者，吾人更須運輸食糧原料及製成之軍火，在德義潛艇飛機之虎口中渡過大西洋，即時至今日，吾人仍須為此。在此艱難之時期，吾人竭力之所及，以援助蘇聯人民抵抗橫加其身之暴力進攻，似為吾人之責任。吾人為蘇聯所盡之力量，與蘇聯為共同之道義打倒希特勒之一切努力相輔，誠屬微乎其微。同時，吾英國亦無法作有效之準備，以預防另一戰爭，即對日本之戰爭。當余於八月中旬，威爾斯親王艦上與羅斯福總統談話時，局勢大致有如上述，然而不幸此偉大之軍艦竟已永沉海底矣。

吾人在一九四一年八月間之邊境，與其一年前之一九四〇年間相較，確屬大見改善。當一九四〇年時，法蘭方遭擊敗，陷於鬥力全失，迄今尤未能自拔之局面，而吾人之本土各島，幾全無

防禦。以言埃及與夫整頓中東，又有被義大利征服之勢。阿比西尼亞尚在義軍之手，而吾人又幾被逐出於英屬索馬利蘭。當時除吾人本身外，全世界人士均認爲吾人將一蹶不振，此與一九四一年八月羅總統與余所研討之局勢比較，後者誠已行長足之進步。卽一九四一年八月美國尚屬中立國，且內部意見極端紛歧，蘇軍節節撤退，損失之重大，德軍戰無不勝，無力之銳利，以及日本威脅之險惡，已日益顯明，誠令人感覺時局之黑暗、艱苦已達極點。反觀今日，復何如乎？吾人試作一通盤之檢討，吾人獲救之機會較諸一九四一年八月究爲優爲劣耶？英帝國之局勢復如何乎？吾人究進步乎，抑退步乎？吾人所爭取之自由及文明之主義，其前途之希望較光明乎，抑陷入更大之危險乎？吾人不妨以瑕瑜並列，否泰齊奉。試一查吾人處境之究竟，吾人首應提出，亦即最關重要之事實，卽美國與已團結一致，精誠意，與吾人共同作戰。日前余曾再渡過大西洋，會晤羅斯福總統。此次余等會面之身份，已非僅如友人，且爲肩並肩，手攜手，共同爭取寶貴之生存及更可貴之榮譽，對抗共同敵人之同志。當余審度美國之實力及其龐大之資源，並念及美國一旦與吾人共同作戰，則不論戰爭如何長久，此項關係必將至勝利或滅亡之日爲止之際，余不信世界上有任何其他發展，足可與之相提並論者。凡此皆余所夢寐以求，心嚮嚮往，竭力以赴之目標，而今日則業已到矣。惟今日尙有另一事實足資重視，且其影響在若干方面更發生急切

之效果，即在聯陸軍並未被擊散，彼等並未被擊潰，蘇聯之人民未遭征服，亦未遭毀滅。列寧格勒與莫斯科未被佔領，蘇聯陸軍現仍在戰場之上。彼等現並非堅守烏拉爾防線，亦非在堅守高瓦河防線，等等現正乘勝前進，將入寇之敵軍逐出彼等所英所保衛與衷誠愛護之祖國土地。而尤可重者，即彼等已首次打破希特勒之神話。德軍在西線尚縱大量戰利品，而在蘇聯境內所獲者，迄今確有災星，唯有失敗，唯有難以形容之屠殺及可恥之罪行，唯百萬德軍生命之喪失，唯有飽管引起俄羅斯大雪之寒風而已。此二者誠為重大而基本之事實，終必左右世界之全局足以前所不能之勝利方式得獲實現。

但今日之大局中，又發生一嚴重危險之新事，足以抵銷此寶貴之收穫者。即日本業已參加戰爭，且正蹂躪遠東大稠密物產豐富之美陸土地。英國方對德發作戰之際，上兩國均係久已備戰者，一方在北海，地中海及大西洋上保衛航運之際，從無實力能保衛太平洋及遠東，獨力抵抗日本之攻擊。吾人力量，僅足保吾人本土免遭覆滅而已。吾人由海外運入食糧，得保吾人之生命；輸入軍需，維持作戰之實力。海成敗之機，實屬間不容髮。吾人在尼羅河流域及中東能與敵人相持，亦岌岌以危。地中海業已封閉，所有運輸船隻必須繞道好望角，每船每年僅作三次之航行。吾人亦無海軍之實力，足以攻擊敵人，且以防範敵人之攻擊。吾人亦利比亞沙漠上之經歷苦鬥，

吾人現遭受痛苦，吾人猝不及防吾人之處境至爲窘迫。但卽在此黑暗之時日，余堅信未來之歷史於敘述一九四二年及一九四三年幽暗之數頁後，必將對日本侵略之首魁加以瘋狂暴徒之罪名。

日本除罪於美國之無幾，資源深感恐懼外，另足以阻止日本妄動者，厥爲實力雄厚之美國太平洋戰鬥艦隊，更益以吾人所用以抵禦日本侵略之海軍軍力，可以構成海上優勢之保衛體。但余友諸君：由於一項突然劇烈及猝不及防之行爲，一項經過長期商討估量準備之行爲，一項用詭詐之談判掩護下之行爲，吾人海權保衛體，此防護太平洋上美屬山川島嶼之保衛體，已暫時——僅暫時的——被摧毀無遺。由此海陸中湧入入侵之日本陸軍，吾人現暴露於爲數將近八千萬人口之歐武民族攻擊之下，其國俱有大規模之現代武器設備。此舉乃係彼等於近二十年來當我大西洋兩岸之良善國民祈禱永久和平，裁減本國海軍以樹立楷模之際，朝思暮慮，計劃準備，以圖快於今日者也。英美海權之被推翻，有如堅固之海陸軍口，匯集之海水湧而至，洪流所至，盛會爲墟，波及四遠。吾人對日和作戰機構之力量及效能，不應予以過低之估計。不論其在空中在海上或陸上之堪，斷殺，彼等均已證明爲最可怖畏兇惡之好戰者，亦爲余所不願言之野蠻戰士，此點可以十足證明。卽使吾人在最初準備充實，仍未能於納粹控吾喉，義國陪吾履之際，獨力與日本作戰。但此點亦足證明另一令人感磨之事。吾人今日對中國人民奇異之實力，已可加以估計。中

國人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憤力與可怖之日本侵略者作戰達四年半之久，使侵略者仍徬徨於戰場之上。彼等數千年來之一貫哲學，均在反戰及反對有類戰爭之行為。當其遭受痛苦之際，武裝不念，軍需不足，空中之實力更無法與敵方相頡頏，而彼等仍能有此種戰績。吾人對此新敵之實力與狠毒，不應予以過低估計。但吾人對爭取自由之戰鬥與吾人並肩抗戰之優勢軍力，亦不應有過低之估計。當其實力一旦能發揮之際，吾人必將見其能與敵人舉行總清算，並使一切均入正軌維持至久遠之時期。

余在過去，夙未侈言戰局前途可以如何平安無事，此為世人所週知。今日日本人所可獻於諸君者，仍與往日無異，即在今後之若干月內，吾人仍將遭遇重大之頓挫是也。吾人瞻望前途，可見尙有種種劫運與慘重之損失，勢難倖免，此與本人在兩週以前下院舉行信任投票之時，即曾言之。今日更願以之奉告舉世之盟友。本人所處前途困難之所在，其發生之地點，距英倫尙極遙遠，較諸過去野蠻人一度蹂躪英倫各地，致使全英人民無論男女，無論老少，悉處身於戰場之中者，情形迥然不同。危機發生之地點，已較遙遠，欲求英倫人士負此銀額，自更不易。惟吾人已藉傳統之美德，於一九四〇年之夏秋冬三季力挽英倫之命運於九死一生之中，則今日之艱危時局，縱須吾人於長時間付以匪大之犧牲，亦可仍賴過去傳統之美德，以轉危為安。

吾人試縱觀今日之形勢，可知僅有一種錯誤，一種罪惡，一種惟一之罪惡。始克使同盟國家及英國無法獲取吾人生命與榮譽所依之勝利。此致命之罪惡唯何？即信心之動搖及團結之因而動搖是也。倘有人焉，或個人犯此罪惡，或使他人陷於此種罪惡，則余願向之大聲疾呼，吾人倘能發現此種害羣之馬，則毋寧繫以巨石，擲諸海中之為優。猶憶去秋蘇聯一度危急，軍隊陣亡及被俘者總數極大，其軍火製造業之陷於敵手至今尚未恢復者，佔全國軍火製造業三分之一，基輔旋告淪陷，各國使節復突然奉命目莫斯科撤退。當此時也，蘇聯人民絕不自相責難，自相推諉，仍能一德一心，相互勉勵，而全國上下，工作亦較過去尤為努力。蘇聯人民對於領袖之信仰，並未喪失，亦未一日脫離政府之領導。希特勒原擬於蘇聯境內覓得「吉斯林」一類之第五縱隊人物，希特勒鐵騎所至，蘇聯廣大之區域多遭其蹂躪。希特勒不斷搜求吉斯林類之人物，而結果未獲一人。夫蘇聯政府制度之基，與英國及美國自迥異其趣，惟蘇聯曾遭此重大之打擊，友邦深恐其為致命之打擊，敵國滿以為即屬致命之打擊，而蘇聯仍能保持國內之團結，持以堅毅，力挽頹勢，造成偉大之戰績，則屬事實。吾英語國家悉享受自由政制之福，既保有自由之議會，復保有自由之報紙。吾人所習慣之生活方式如此，而吾人所以力戰以維持者亦即此種生活方式。惟凡屬參加此等自由政制者，應一律於上下兩院之後，各盡其份內之責任，庶幾英國政府可於戰時穩有強

國之基礎，以實施種種國策；戰時種種不幸與錯誤，不致藉作反對政府之資料；英國政府一方面乃可獲正當批評之利，一方面其指導國是以突破艱苦時期之權力，不致遭剝奪，而國家之命運亦可登岸造極，益臻隆盛。

今晚余敬向分佈全世界之同胞，吾人之英勇盟友荷爾與中國，現在印緬之戰爭友人暨蘇聯盟友，在美之親屬致詞。諸君現悉在軍事上重大失敗之陰影之中。此次之失敗，為英倫及帝國之失敗。此時星島不幸已告失守，馬來半島亦復鐵騎縱橫，難獲一片乾淨土，而該方面其他種種危機，尚不一而足。加以英倫及東方之各種危機，吾人在過去尚能應付得宜者，在今日尚絕無弛緩之象。惟吾人回顧英國之歷史，可知英國類能於艱苦時會，於不測之深淵中，激動其爭取勝利之堅強決心，而今日則即此種艱苦之時會也。英人前曾一度藉鎮靜果斷之精神轉危為安，時至今日，又為英人重現其美德之時，庶幾世人可瞭然於英人力持以莊嚴與毅力接受頓挫，藉以發揚英國歷史上固有之傳統精神。國人應知，英國非復孤立無援之情形可比，英國之盟友不祇一國，全世界人類四分之三悉與吾英共患難，同進退，人類之整個命運前途，悉以吾等行動為定，吾人從未失敗，吾人今茲亦必不失敗。是以吾等應即於今日之大風雨中，一德一心，並肩前進，突破此大風雨之侵襲。

六 邱吉爾在下院答辯戰局（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聽得吾國議會政制之極端自由，此乃一明顯之例證，任何想象或搜集之事物，均已用以減弱政府之信譽，並已證明國務大臣之不勝任。減弱彼等之自信心，使軍隊不信任其自非軍事力量方面所獲得之支持，並使工人對於彼等辛苦製造之武器，失去信心。又足以表現政府爲首相領導下之一套廢物，並暗中或事實上可能於全國人民注視之下，加以破壞。此均賴無線電傳至世界各地，致成親者痛，仇者快之局勢。余實贊成此項自由，此乃在極端危難之情況下，任何其他國家或議會所不敢禁用者。余承認余感覺使余之思想離開刻在埃及進行之猛烈且極危迫之戰事，而集中注意力於此一辯論，誠屬十分困難。吾人隨時均可接獲極嚴重之消息。倍立厘君曾責余以發表錯誤之聲明，彼所根據者大半爲八個月以前在利比亞發動之攻勢，此一攻勢並非失敗。我軍曾獲得俘虜四萬人，並將敵軍中退四百英里佔領敵人長期駐守之堅固陣地。我軍業將敵人驅至昔蘭尼加之極遠邊境。僅當敵方坦克數目減至七八十輛之際，德國將領以其巧妙之戰術，於行動中插入若干事實，始得退去吾人發動攻勢之地以西一百五十哩之地。此一役中，德軍被俘者達一萬人，余認爲敵一行動乃極足欽佩，且對於西部沙漠我軍之地位極端有利。過去兩星期來，昔蘭尼加及埃及

方面之軍事運籌，已令該一區甚至全部地中海之局勢爲之改觀。吾人損失五萬人以上，其中大部均係被俘虜者，且吾人雖竭力從事有組織之破壞工作，仍有大量備存物資入於敵手。陸美爾所部轄心軍之進展，在土耳其、西班牙、法國及法屬北非方面所發生之不良影響，尙無法計算。此時吾人對於中東及地中海情勢之失望，實爲法國投降以來所未有。

關於多布魯克突然陷落一事，邱吉爾聲明：『在多布魯克失守以前，吾人曾獲奧欽勒克之電報，謂各處防禦工事已配有充分之守軍，一切均已就緒，一切軍隊均獲得補給以維持九十日之供應品。當時吾人希望吾人必能扼守極強之邊境陣地。該一陣地位於索倫姆及哈爾法雅，乃德軍所築，而經吾人改良者。奧欽勒克將軍猶期望堅守陣地，以待強力增援部隊之到達。該增援部隊業已迫近，並足令彼重整旗鼓，作更大規模之攻擊，以反攻爭取主動地位。奧欽勒克決心保守多布魯克，並已作一切部署，戰時內閣及吾人之職業性顧問事前均同意於奧欽勒克之計劃。在實際問題方面戰區總司令雖有最高決定權，其決定係屬最後決定，然吾人認爲如彼之決定係屬錯誤，則吾人亦屬錯誤。余正十分準備代表政府受余之全部應得責任。當余到達美國於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赴總統府之際，突接多布魯克陷落一項消息，頗爲震驚。余希望下院能了解余對此時所感之痛苦如何嚴重，尤以在多布魯克失守以後之數日內，余於熟悉英國及下院方面之誤解事實，及

所表現之情緒之際，所感痛苦益增。」

邱氏至此，乃報告：「所有個人及不代表任何有組織政團之獨立分子之質，與批評，如何電達海外，並被認爲議院之意見。其幸而未因此等言論妨礙余之工作者，唯一原因，乃係美國之朋友，非僅可共安樂，且可共患難！就此事而言，足證我英美兩國間上層人物之友誼實已增加。余不知英國曾有任何負有崇高使命之官吏，遭受國內如此激烈之攻擊，唯幸余對個人與英國大部分人民之友誼堅信不移，始能使我渡過當時。」

邱氏嗣乃述其赴美之任務，稱：「此項會談，僅涉及軍隊艦隻大砲與飛機之調劑，及採取各項措置贖付海上損失，並補償已沉船隻，乃至超過補償之限度。此外幾未討論他事。關於余之赴美，無可奉告下院諸議員，不過此兩大英語民族之關係，較前益爲密切，而同盟國之極願全心全力，甘冒一切危險，願作一切犧牲，以與敵人相週旋，實有甚於曩昔者。茲已採取各項措置，補償一切船隻之損失，俾在一九四三年杪，吾人所有之噸數遠在今日之上。至船隻之損失，余亦不信其不至減少也。」

繼又轉其詞鋒於西部沙漠之戰：「關於各方對軍火與準備等項之抨擊，渠殊難爲政府辯護。因余不願有人曲解途之辯護，致影響戰事之將領，尤不願影響渠等所統率之英勇士卒。此次我

中最足痛心者，乃戰事開始階段，吾人係於情勢良好，且可期望獲勝之下敗績。

邱吉爾又於羣衆之歡呼中，提及馬爾他島英勇之守軍及居民稱：「在此次戰爭中，從無以僅恃二三處機場起飛之飛機抵禦敵人優勢空軍之攻擊者，而馬爾他島之所獲成就，乃第一個例外。其次馬島我方飛機損失之結果，已僅餘戰鬥機十二架，然仍能發揮其偉大之防禦力量。刻已有以百數計之戰鬥機由英國航空母艦起飛赴馬爾他。該島目前空軍實力之強，實爲前所未有。敵方並未取得馬爾他，僅得以大量物資越地中海而運達非洲而已。」

邱吉爾復描述戰事開始以前之情況稱：「敵軍約十萬，其中五萬爲德軍。吾人於坦克及大砲之數目方面，均佔優勢。坦克比數爲七對五，大砲幾爲八對五。此外尙包括配有最新式之大砲榴彈砲之砲兵數團，此等巨砲能放射五十五磅大之砲彈達二萬碼之遙。同盟軍於此次戰事中，自始至終均有空中優勢，目前情形仍屬如此。如敵人未先發制人，則盟軍當於六月初發動攻勢。當吾人發現敵方之進攻準備後，乃決定在吾人之強固陣地等候敵方來攻，然後以最大可能之力量發動反攻，此乃五月二十六日隆美爾作第一次猛烈進攻時之情勢，目前余不能於戰事作任何最後之敘述，且不能猝然加以判斷，蓋恐令真正事實爲興奮之情感所掩蓋也。此一戰事之主要特點，尙可辨識。隆美爾係期於最初數日內佔領多布魯克，然吾人之奮勇迎擊，已令彼之計劃紊亂。雙方之

裝甲部隊均受重大損失，然彼竭力扼守其已獲得之進路。吾人則因作戰時遭受損失過甚，以致無法發動有效之反擊。六月四日，吾人曾企圖發動攻勢，然又被敵方之反攻擊退。砲兵損失甚重。戰事後又集中於比哈基營一帶，該處戰事結果，吾人於嚴重損失下，將守軍擊退。此顯為戰事轉變之一關鍵。當時是否尙有其他工作可以完成，則吾人不能明言。隆美爾與其所部軍隊，每日繼續猛烈進攻，自屬必要，另有五日期間，戰事發生於武士橋及阿克洛馬之陣地一帶。六月十三日以前，戰事尙在相持階段。然至六月十三日，戰局乃發生變化。當日七午吾人約有坦克三百輛，迨至黃昏時分，除輕型之司徒華式坦克之外，僅餘坦克七十輛。吾人對於敵軍則不克予以相當之損失。余對於該日戰事何以大敗，並無所悉，余僅能以事實向諸君報告。至於此等事實之原因，係政府指揮作戰不當所致，抑由於過度之意外，以及戰事未可預料之步驟所致，則須由下院諸君決定。吾人之裝甲部隊經此種不成比例之破壞以後，隆美爾之裝甲部隊乃居絕對優勢。以故吾人乃決定撤離加薩拉陣地，並決定堅守多布魯克，哈爾法雅，加普索，索倫姆一道防線，吾人業已預計多布魯克之失守，並擬由索倫姆，哈爾法雅一線撤至梅爾薩馬特魯陣地。是時將有寬廣一百二十五哩水草全無之沙漠，橫亙於第八軍與敵軍之間。當局意料：我軍可獲得十日或十四日之休息，原整旗鼓，以待頑敵。惟在第五日即六月二十六日，隆美爾與其裝甲部隊及摩托化部隊即進

抵此新陸地之前。二十七日戰事重新接洽，我方獲得大批增援後，亦同時首次以全力作戰。吾人認爲吾人已予敵以重創，然又 吾人裝甲部隊之被毀，乃不得不行撤退。關於業已到達或即將到達之增援部隊情況，今日余不能明告下院諸君。所可言者，即此等援軍數不在少。且余尙可明告諸君，吾人並不認爲戰局業已決定也。邱吉爾於提及紐西蘭軍司令佛萊堡統率所部作戰，再度受傷時，曾引起羣衆之高聲歡呼。

邱氏繼又稱：「英軍若干重要部隊需要開赴印度，而印度在不久以前，似有被侵之可能也。在印軍隊預定開赴中東者，亦停止開拔。英政府於過去兩年內，確曾竭力加強中東軍之實力。由英國及海外各地以至美國開赴該地之軍隊，數逾九十五萬，並有坦克四千三百輛，飛機兩千架，大砲幾及五千門，機關槍五萬挺，汽車十萬輛以上，關於政府指揮作戰，余可斷言，吾人極已盡力以赴。英國已製成鐵甲車甚多，輛數可以千計。如敵圖登陸，即以此等車輛予以迎頭痛擊。最新式坦克之參加作戰，誠有重大困難，然吾人並不能因此而貶抑「馬蒂爾達」式、「巡遊」式，「華倫丁」式三種新式坦克之價值。此種坦克均含有重大貢獻。蘇聯方面對於「華倫丁」式坦克甚爲重視。吾人已以坦克四千五百輛運赴尼羅河流域，又以二千餘輛運往蘇聯。蘇軍刻正以之對德方裝甲部隊作英勇而有效之抵抗。」

官相復於議員之歡笑聲中，發言：「邱吉爾式」坦克，大部份被擊倒，然余又獲悉，此種坦克最後仍將證明爲火力強大極有價值之武器。」

關於俯衝轟炸機方面，邱氏稱：「戰功最著之空軍將領，均不重視俯衝轟炸機，彼等之意見，自值得重視。裝有鋼砲八門之戰鬥機，卽爲此輩將領所設計。此種戰鬥機已在英國擊毀無數俯衝轟炸機矣。然陸軍方面確曾希望獲得俯衝轟炸機，且在兩年以前，卽曾加以定製，惟迄今已交貨者仍屬寥寥無幾。過去有一趨勢，卽嘲笑輕視轟炸機之價值。余認此乃極大錯誤。因此種轟炸機之對德攻勢，乃吾人對德採取攻勢中之最強而有力者也。在德國繼續施行閃電戰期中，吾人不能應用轟炸機攻勢。德國刻已明悉吾人之轟炸機攻勢不致減弱，且將日益增強，以解吾國盟友之困難，並以之打擊潛艇及其他武器之建造。」

邱氏最後乃申論日本參戰後之戰況說：「余始終未認爲此次之戰爭爲短期之戰爭，此次殆將爲長期之戰爭，吾人無理由相信期待戰爭結果判明時，戰事本身始克停止。吾人在亞洲雖受種種損失，在利比亞遭挫敗，在美洲沿海被覆沒之船隻亦屢有增加，然余確信聯合國家之力量與希望，自本年初以來，已較余上次晤羅斯福總統之時大加增強矣。今日之一顯著現象，卽蘇聯向其侵略者所作之堅強抵抗。現在夏季已過其半，然希特勒尙未發動主要攻勢。憑犧牲之熱血與

信誓而與西方英語民主國家相綜合之蘇聯政府，必決以堅定不移之態度，繼續作戰。余所知者，即蘇聯人民已使希特勒感覺訝異，余知彼等將再度使其訝異。蘇聯人民不論發生任何事件，殆將繼續作戰，以至非死即勝為止。以上所述，為今日之主要事實。第一項事實為盟方空軍之發展正迅速邁進中。希特勒與空中惡魔締有契約，但大業未成，而其攻擊之目標已先逃脫。今則惡魔已開始與其堅強之敵手接觸矣。

「過去六月，我方駛往東方之護航隊，已有增加。每月繞過好望角而行者，約有裝備最精良之軍隊五萬人。數月之前，澳洲深恐被侵。英軍當時不顧中東之危險，馳往赴援，今則余已不再思慮澳洲在本年內將遭日方之進攻矣。澳洲與太平洋海島上現有大批軍隊。日人相信日本大舉進攻澳洲，當極艱難而無益。盟國今日在西南太平洋全區之口號即為進攻。印度業已大加增援，魏菲爾將軍之轄下之英印軍，其實力之龐大，為英印發生關係以來所未有。錫蘭似曾一度處於危險之境，現則獲有海陸空軍之強大護衛。吾人已在馬達加斯加島擁有保護性之海軍基地。太平洋上之海軍力量均勢確已轉至有利我方之形勢，此項轉變，將於今後數月內緩和澳洲與印度區之形勢，並可使一部軍力移至埃及。邱吉爾論及塞德海軍抵抗之勇敢堅忍，與提爾森將軍在卡爾科夫附近之反攻略謂：『蘇方此種行為，已使吾人得以集中力量消滅隆美爾之軍隊。埃及之

戰日益激烈，戰事現尚未決。此役之結果，意極爲重大。吾人僅具唯一之目的，即消滅敵軍所有裝甲力量是也。英美雙方對該區之援，已在途次。

「總之，今日吾人尙爲自身之生命而戰。吾人不能假定勝利已告確定。惟吾人尙能不負天職，則勝利即告確定。下議院之職責，即在支持政府或改組政府，尙不能加以改組，即應予以支持。在戰爭期間，決無中庸之道。余爲諸君之僕役，諸君自有權革除余之職務，然諸君無權要求余負責而又無採取有效行動之權。議員彌爾納主張余卸除國防職責，而由軍人或其他人選出任執行一般之作戰事宜，此人將指揮所有軍隊，將爲參謀長會議之總長，并有權任免將領，惟亦須隨時準備辭職云云。此項制度與吾人今日採用之代議制實背道而馳，結果極易成爲獨裁制，余決不參加此項制度。攻擊吾輩者尙能減少至於極少限度，對政制表示信任之投票案尙能改爲對執政者表示信任之投票案，則英國之友人與忠於吾人之原則者，俱將歡呼，而吾人所欲推翻之暴君，亦將有喪鐘鳴於其側矣。」

七、羅斯福在華盛頓誕辰演說（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三日）

今日爲華盛頓之誕辰，吾人假今日（廿三日）之機會，討論目前時局之真相，及所可預計未

來之一種，誠屬最爲適當。華盛頓將軍及其大陸軍隊作戰八年，榮身始終懸殊至於可怖之程度，軍事上亦極極大利，給養軍備，均感缺乏，當年艱苦時期中，華盛頓之舉止，已爲後世美國全體人民樹立楷模建立精神品德之宏規，彼所奉行之主義，已在獨立宣言中明白宣佈，始終信守不渝，彼及其勇敢之部下，深知苟無自由與自由之組織，則任何生命與財產，均不能安全。目前艱鉅之鬥爭，已給予吾人以更大之教訓，即世界上任何一地人民之自由與財產之安全，有賴於世界其他各地自由主義權利義務之安全。今日之戰爭爲一新型之戰爭。其與過去之一切戰爭，不僅武器與夫作戰之方法不同，且地理上亦有別。今日之戰爭，爲涉及全球各大陸各海島各海洋各航空線之戰爭，余之要求諸君取閱全球地圖，並傾聽余對於世界戰爭中之世界各地戰線所作論列者，理由即在於此。余深恐今日之報告，咸掛一漏萬，仍有若干問題，未經解答。但余相信君等必能明瞭余無法在對國人之一次報告中，包羅殆盡，毫無遺漏。前此吾人曾倡言廣闊之大洋爲吾人防禦攻擊之天險，而今日大洋已成爲無垠之海戰戰場，吾人曾於其上不時受敵人之挑釁。吾人必須一致認清一項艱辛之事實，即吾人目前係在遍佈全球之遙遠地帶作戰，吾人在遠地戰鬥，係因吾人之敵人處於該帶，當吾人之供應品運輸尚未造成吾人顯明優勢以前，吾人暫時雖不得不喪失土地，但仍須於遭遇敵人之際，隨時隨地打擊敵人，實際上吾人每日均戰戰兢兢，吾人必須在遠

遠之地帶，保護吾人之供應線，及與吾人同盟國間之交通線，保衛上述兩項路線，以防敵人竭其力量不時致力於切斷之企圖。

納粹及日本之目的，乃在隔絕美英中蘇，使之個個孤立，然後個個包圍之，切斷其供應增援之來源。此種策略，原屬納粹所慣用之「個個擊破」戰略。時至今日，尚有計算帆船航行之時日者，彼等勸告吾人撤退吾人軍艦飛機及商船至本國之海面，集中實力，專作最後之深溝高壘之保衛戰。吾人現可假設接受此項勸告，其後所發生之一切爲如何。諸君可一觀地圖，注意中國廣大之面積，及其數百萬戰鬥員，諸君亦可注意蘇聯廣大之面積，其強大之陸軍，與業經表明之軍力，諸君可更察英倫三島、澳洲、紐西蘭、荷印、印度、近東、非洲大陸及其原料富藏與夫決心抵抗軸心統治之人民，諸君可再察北美、中美、南美，諸君必能認清，凡此各地，苟彼此間之廣大蘊藏被敵人切斷，或自甘孤立後，將發生如何之後果，第一，吾人將無復能輸送任何種援力至中國，——堅抗日本攻擊五年之久，殲滅日軍數十萬，消耗日本大量軍火之中國，吾人有援助中國之英勇抗戰，與其不可避免之反攻戰之必要，蓋此乃促使日本最後失敗之一重要因素也。第二，吾人倘喪失吾人與西南太平洋間之交通聯絡，則整個西南太平洋區域（包括澳洲紐西蘭）俱將受日本之統治，屆時日本即能以其大批艦隻與士兵向西半球海岸（包括阿拉斯加）進行大規模之

優勢，同時日本即可立向印度洋非洲與近東擴大侵略。第三，吾人倘停止以軍火運交地中海上與波斯灣上之英蘇軍隊，則吾人即係援助納粹，蹂躪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埃及、蘇彝士運河，北非與西非全部海岸，致使德國逼近南美，第四，吾人倘出此下策，而不再保護地中海至英蘇之北大西洋上之供應路線，則吾人即係助紂爲虐，以損害蘇聯對納粹之輝煌之反攻，並剝奪英國之主要糧食供應與軍火。彼輩自信吾人前苟安偷生於幻想與孤立主義之下者，實欲美國之廢棄做船島之技（按隱爲美國之國鳥，船島每至驚惶失措之時，即伸頭於地以示匿避）。今者此間人士復恐吾人伸頭出外，故欲吾人之國應變爲長首縮尾之烏龜。然而，吾人寧可保持鷹島之地位，高翔上空，向敵作有力之反擊。余知余聲明反對烏龜政策，並將繼續執行「盡量向本土以外遙遠海洋大陸之敵區進行戰爭」之政策時，余係代表美國大衆發言。今日有四主要交通線，可容吾人船隻航駛，即北大西洋，印度洋與南太平洋是也。此四者，非單方面之路線，蓋各係運出軍隊與軍火，而運回吾人本身所需主要原料，保持此主要交通線爲艱苦之工作，吾人執行此項工作，應有無窮之機智，尤需有飛機坦克軍火與船隻之大批生產。余今再代表美國人民發言，即吾人決能執行此項工作，（以下原文脫漏數字）制空權之爭取，有賴於兩種飛機之同時利用：其一，爲長距離之重轟炸機，其次爲輕轟炸機，俯衝轟炸機，魚雷投放機，與短距離之驅逐機，後者爲

保護根據地與轟炸機本身所必需者，重轟炸機可自美境飛至西南太平洋，而輕型飛機則否，故輕型飛機必須裝箱，用貨輪運出，國人請再預聞地圖即知吾人橫渡南太平洋，繞行南非或自加州直駛荷屬東印度各路途之遙遠與途中之危險，每一輪船不論抉擇任何一條途徑，往返其航程，均需時四月，故每輪每年僅能出航三次，然而吾人仍不願運輸上之困難，與路途之遙遠。

余今可奉告國人者，即吾人業有大批轟炸機與驅逐機，由美人駕駛，逐日在西南太平洋與敵接觸，數萬美軍現亦在該區作戰，在該戰區內日本顯獲有初期之勝利，蓋日本可以利用太平洋上之無數海島與中國越泰及馬來海島之根據地為踏板，以駕其短航程之飛機襲擊各點之日本運輸艦可自中日國境沿狹長之中國海出駛，而此中國海則有日本飛機為之保護也。吾人茲願諸君再度披閱地圖一過，對於夏威夷以西太平洋之形勢，尤宜再三注意，要知即在戰事爆發以前，非島即有三面為日本所包圍，以非島西面而論，中國及越南之海岸，即在日本佔領之中，越南之海島係由推琪法方拱手以讓日本，非島以北，即為日本之本部，蜿蜒南下，幾及呂宋之北端，非島以東，為日本之委任統治地，各島與日本既單獨佔據之於先，繼之復悍然違反其諾言，在各島實行設施，此數百處島嶼在一般地圖上，僅見無數之小黑點，而實則若星拱之佈，於廣大之軍略區域

，關島即在此無數小島之中央，爲吾美孤零之前哨站，而吾方却始終未在島上設防，依照一九二一年華府公約之規定，吾美會鄰軍同意，勿於非島續增防務，吾國既在非島，並無安全之海軍根據地，是吾美軍不克用以發動大規模之軍事行動，此次大戰爆發以後，日軍立即夾擊非島南部各地，自北，南，東三方將非島完全包圍，非島現完全入於包圍狀態，加以制空權亦爲日方所有，是以吾方不克即以大批人力物力增援我非島英勇之守軍，四十年以來，吾方在非島方面因事實上之必要，夙守一確定之戰略，即一旦日本向非島進行全面之攻擊，則吾方應訴諸拖延之戰略，庶幾大軍可以緩緩退至巴丹半島及柯里幾多爾，吾人深知對日戰事之欲求勝利，須賴消耗日本實力之方法，吾人深知以吾方資源之豐富最後必能於陸海空三方完。壓倒日本，爲實現此種目的起見，除非島以外必需另闢大批戰場，——麥克阿瑟將軍所統率之非美軍，以及中國緬甸與荷印之同盟國軍隊，均以戮力同心，以完成此共同之任務，日本具有狂妄之野心，意欲控制全部亞洲，吾同盟國家則正重創日本，使之不得不爲此而給付慘重之代價，日本運輪船若在爪哇海外多損失一艘，即等於日方被運增援部隊以進攻呂宋美非軍之船隻減少一艘，論者或謂日軍在非島之獲有進展，乃由於日方偷竊珍珠港極有成就所致，實則不然，日本即或並未偷襲珍珠港，倘若太平洋上數千哩內之島嶼全在日本控制之中，則吾美根本不宜派遣美國艦隊遠涉重洋，開往非島，此中原

因諸君一按地圖，即可了然，日方最近偷襲珍珠港，其後果所屬，自屬嚴重，惟各方種種推測，仍多言之過甚，此種誇張之論調，原爲軸心宣傳人員所撒佈，惟美國公私方面人士，俱曾一再闡述引伸，此本人所願鄭重指明者也。

諸君與余均極端鄙夷吾美若干人士自珍珠港事件以後竟皆耳語或竊竊私議，太平洋艦隊已不復存在，該艦隊已於十二月七日完全沉沒或被炸毀，我飛機之在地面被炸毀者凡千餘架，渠等又謠稱，政府未曾發表死傷實況，珍珠港死亡人數約計一萬一千或一萬二千人，並非似政府之所宣佈者，渠等甚至濫布流言，謂將有大批輪船載運我死難者之屍體開抵紐約港，以便安葬於公墓中。此種流言，足爲敵方宣傳推波助瀾，故軸心國所有廣播，幾皆直接引用吾國人士口頭或在報章發表之此等謬論。美國人民深知，詳細戰況，非吾人確知其無以敵方缺乏之軍事情報資敵之性質者，決不能任意發佈。汝政府深信諸君有聞敗弗餒之精神，反之諸君亦當相信汝政府除可資敵毀我之消息外，任何一事，決不同諸君隱瞞。在民主國家，政府與人民間，恆有一神聖之守信公約，但亦須極端審慎，而此「審慎」一詞，由可適用於彼批評政府之人士，此戰爭也，我國人民自欲知戰局之一趨勢，政府亦將以此告之，但我國人民之不願資敵，亦斷不亞於我作戰之部隊，且其對彼在吾人中間散布流言及肆意毒害之徒，自不至予以重視，試請闢去謠言，轉觀實況。十

二月七日珍珠港之役，我員兵死者二千三百四十人，受傷者九百四十六人，所有在珍珠港之艦隻，如主力艦，重巡洋艦，輕巡洋艦，航空母艦，驅逐艦與雷艇等，僅有三艦永遠喪失作用，其他或受輕傷，或會被炸傷，而現已重新入隊。或仍修理中。一俟修畢，則較之曩昔效率更大。外傳我國曾在珍珠港損失飛機一千餘架之說，其為無稽，與其他怪謠，如出一轍，日人不知其在此日究竟炸毀飛機幾何，余亦不擬告之，但余可斷言，截至目前為止，連同珍珠港在內，吾人所毀之日機，實遠較日方所毀之我機為多，吾人確曾蒙受大西洋上德國潛艇及太平洋上日方襲擊之損害，且在大局好轉以前，吾人猶將蒙受更多之損害。

今請代表美國向舉世人士作一永久之聲明，即我美人時曾被迫放棄若干陣地，但必將完全收復之。吾人與俄盟國誓將摧毀日本與德國之贖武主義，吾人之力量與日俱增，不日即將反攻者，乃吾人而非敵人，獲最後之和平者，亦為吾人而非敵人也。彼歐洲各國之被德國征服者，已熟知軸心束縛之滋味，而朝鮮中國東北之人民對於日本之苛政，亦有切膚之感，亞洲各民族皆知，如謂渠等將來尚有一榮譽或高雅之前途，則此前途胥有賴於盟國戰勝軸心國奴役他人之勢力。如欲覓致公正與永久之和平，抑或吾人均僅為自存而奮鬥，則吾國人士僅有一種意念，即盡力實現吾人特別之任務——生產是也。德日三國飛機，大砲，坦克與艦隻之產量，幾已接近其最大之限

度。盟國則不然，尤以美國爲最；故吾人之首要工作，厥爲促進生產，俾我盟國可以維持其制海權，並獲得制空權，而所希冀者，非僅細微之優勢，乃爲絕對之優勢也。今年一月六日，余曾確立飛機坦克及糧食生產之目標，軸心宣傳家竟斥吾說爲幻想，今晚去當時將近兩月，且自聞悉納爾遜與其他負責生產事宜者詳細報告吾人之進展以後，余敢告諸君，此項目必將達到也。

北美各地與生產有關之人員，自專家以迄男女工人，現莫不一致爲國効力。此外國內勞資及農人三界，除少數例外，俱無取得不當利得或乘機實行剝削之情事。當局茲願續請各方增造新機器，擴充舊機器，並以原有之機器改作軍用。凡此機器，亟需增添男女工人負責照料，工作時間亦應延長。全國上下今日俱已深知國家倘能，今日多有一架飛機，多有一輛坦克專，多有一尊大炮，則數個月後，或可於遼遠之前線，使戰事獲一轉機，吾同胞將士亦可減少若干犧牲。吾等現已深知今日之戰，倘若失敗，則欲求民主主義之復活，必須俟諸數代以至數世紀以後。吾等倘若有意作戰之努力，或浪費軍火鎗隻，則戰事勢將失敗於吾人之手。是以全美人民今日應服膺三大原則，一爲不可一日停止工作，倘若遇有糾紛，則在大戰獲勝以前，凡當局進行調查或仲裁之時，仍應繼續工作。二爲國人不得爲某一集團或某一類人要求特別利權。三爲國家倘有命令之時，則個人即應放棄種種舒適之習慣，並修改其生活之習慣。吾等深知現有共同之敵人，企圖破壞全

世界所有各地之家庭與自由，是以國家倘有命令，自必樂願犧牲也。此一代美國人民現已深切明瞭，宇宙間尙有較任何個人之生命或任何集團更重要之事。國人應不僅樂願爲此而犧牲其快樂，犧牲其財產，抑且應爲此而犧牲其一己之生命。軸心之宣傳人員正肆其種種之毒計，意欲動搖國人之決心，惟其陰謀終未得逞。軸心之宣傳人員揚言謂，英蘇中各國即擬脫退戰爭。惟吾美愛國之同胞，自必能痛斥此狂妄之臆測，並進而憶及過去以及目下德日兩國對於吾美所發之種種謬言。自吾美成爲民主國家之兵工廠以來，自軍火租借法成立以來，軸心之宣傳，俱有一貫之章法，即謂美國人確係庸庶之人民，美國人確擁有強大工業力量，惟美國人之性格柔弱而墮落，決不能團結一致，分別工作及作戰。柏林羅馬東京三處莫不斥吾美爲虛弱之國家，斥吾美人民爲執袴子弟，知德意英蘇中各國軍隊爲美國而戰。凡此謬言，吾等不妨聽其反覆申述。麥克阿瑟將軍及其部下以及在遼遠之太平洋上痛擊敵人之吾美海軍，或駕駛飛行堡壘之戰士，與夫吾美之海軍陸戰隊人員，凡此忠勇衛國之鬥士，可以確證軸心之宣傳究爲事實，抑爲虛構之詞。同盟國家爲各獨立民族之結合，各國之尊嚴相同，重要性亦復一致，吾同盟國家茲已同心爲共同之目標而獻身，凡屬戰爭中重大之犧牲，吾同盟國家莫不一致樂願平均負擔。吾同盟國家業已戮力同心，以實現共同之偉業，自應忠實執行統一之計畫，各盡其份內之責任，彼此相依爲命，協力到底。吾同

盟國家已成立統一之指揮，復能以戰友之資格，彼此合作，稔誠無間。以吾美而論，亦決於統一生產計畫之中，盡一份內之責任，並追隨各盟友之後，樂願分担應盡之努力，應作之犧牲。此即謂國家之統一，種族與信仰之不同，以及政治上自私之見，決不應摻雜在內。吾美人民亦莫不以此自勉。美國人民必能設法使敵人了然於吾重大之決心，而日本某海軍大將會公然宣言，決於此簡白宮內決定其單方面媾和條款者，吾美亦必使其於日後獲有充分之認識也。吾同盟國家對於若干種廣泛之和平原則，業已商得同意。大西洋憲章之規定，不僅適用於大西洋之國家，抑且進而適用於全世界侵略國武裝之解除，國家民族之自主，四項自由之確保。即言論自由，信教自由，不虞匱乏之自由，免於恐懼心理之自由，實為全世界共守之原則。英蘇人民俱已了然於納粹攻擊之不足懼，倫敦及莫斯科兩地之命運，過去曾幾度告急，惟各方絕未慮及英蘇人民有屈服之可能。在此蘇聯建軍二十四週年之日，所有同盟國家莫不一致向忠勇之蘇聯軍隊致敬。荷蘭人民雖已無家可歸，仍在海外堅強作戰。偉大之中華民族過去曾受慘重之損失，以重慶而論，（註）幾淪為廢墟，然迄今仍為不屈不撓之中華民國之首都。此即為戰勝者之精神，而為此次大戰中所有同盟國家共同之態度。吾美當前之任務，足予吾人以最艱鉅之測驗。吾美今日任務之重大，為過去所未有，而欲在如此短時期內完成如此艱鉅之任務，亦屬更無先例。先哲有言，不懼艱難，仍能為國

靈忠者，臨受後世三代之馨香祝禱。強悍之暴政，推不易。惟吾等所引以為慰者，即犧牲愈大，勝利愈光榮，是則今日美國人之精神也。

八、抗戰六年來日本在華使用兵力及戰鬥戰果數字逐年

清算表

據軍事委員會發表抗戰六年來日本在華使用兵力及戰鬥戰果數字逐年清算表，足以顯示敵在「中國事件」的泥沼中所消耗的數量之大，茲錄原件如後：

戰次 大會戰 小戰鬥 戰鬥	敵使 師數 師團	用兵 人數	區別		計備
			年一十六年 別「七七」起 至年止	年一十七年 至年止	
八一三	二十六個	約八十三萬	二十七	二十七	計備
八一三	三十個半	約九十二萬	二十八	二十八	計備
八一三	三十五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二十九	二十九	計備
八一三	三十五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三十	三十	計備
八一三	三十六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三十一	三十一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三十二	三十二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三十三	三十三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三十四	三十四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三十五	三十五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三十六	三十六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三十七	三十七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三十八	三十八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三十九	三十九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四十	四十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四十一	四十一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四十二	四十二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四十三	四十三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四十四	四十四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四十五	四十五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四十六	四十六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四十七	四十七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四十八	四十八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四十九	四十九	計備
八一三	四十二個	約一百一十二萬	五十	五十	計備

根據一廳四處所
統計及總長五年
抗戰經過書內查
填

根據何總長三十年
七月四日下午二
時在中央廣播電台
講抗戰四年來之軍
事數字之集約查填

	敵兵與力傷亡的百分比				戰果			
	傷敵 亡敵	俘敵 敵	傷敵 敵	斃敵 敵	傷敵 亡敵	俘敵 敵	傷敵 敵	斃敵 敵
<p>一、敵軍每師團人數約為二萬五千人，聯同各該師團所屬之兵站配屬特種兵及補充人員平均每師團約為三萬二千人，茲依此計算。</p> <p>二、三十一年敵使用兵力係連北戰場中戰場及西南各戰場內所有數字而言，關外倭軍尚不在內。</p>	0.178 %	20.5 %	20.5 %	0.130 %	一七〇、七五〇 一、四八〇	八、三三〇 七〇、七五〇	一、四八〇、五五〇 二、六六五、五〇〇	一、四八〇、五五〇 二、六六五、五〇〇
	0.293 %	30.4 %	30.4 %	15.19 %	二、八五九 五、九二〇	一、三六、五五〇 一、三六、五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三、〇四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三、〇四〇
	0.53 %	24.42 %	24.42 %	12.17 %	三、〇四〇	一、四四、四六六 一、四四、四六六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0.274 %	20.47 %	20.47 %	10.22 %	一〇、〇六六 八、八六六	一〇、〇六六 八、八六六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0.331 %	18 %	18 %	9 %	八、八六六	八、八六六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0.3 %	8 %	8 %	39.3 %	四、二九	四、二九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8.97 %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二、九二九、七五〇
							六、〇〇〇、六五七 二、六六、九六三	六、〇〇〇、六五七 二、六六、九六三

機據本組已公佈之數字而填

九、事日誌（自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至一九四二年八月卅一日）

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

羅斯福總統發表廣播，呼籲全美人民努力生產。

四日

美驅逐艦克瑞爾號被德潛艇擊沉。

九日

日任命芳澤謙吉爲駐越特使。

十日

香港新任總督楊格就職；羅總統表戴勒與羅馬教皇長談。

十一日

日成立國防司令部，由山田乙三任總司令。

十三日

羅斯福總統再度廣播，不惜對德作戰。

十四日

美劃定護航區。

十六日

美大西洋艦隊實行護航。

十八日

一九一八一十週年，蔣委員長發表告全國民衆書，誓必收復失地。英出席莫斯科三

國會議代表派定。美總統咨請國會，請撥五十九萬八千五百萬元爲軍火租借法案。英蘇簽訂合同，蘇在英購貨一萬萬元。

- 十九日 德軍佔領波蘭；美宣佈貸蘇五千萬美元。
- 廿日 蘇聯派定參加三國會議代表。
- 廿二日 美日簽訂協定。
- 廿四日 戴高樂宣佈法蘭西民族委員會成立。
- 廿六日 美參院提議撤銷美輪禁赴戰區條款。
- 廿七日 英政府派遣倪米亞率領經濟代表團來華。
- 廿九日 長沙三次大捷。
- 卅日 莫斯科舉行英、美、蘇三國會談。
- 十月一日 英土簽訂經濟協定。
- 三日 美助理國務卿格拉第抵渝。英美在馬尼刺舉行軍事會議。希特勒演說，準備長期戰爭。莫斯科三國會談間閉幕。
- 八日 英、美、荷對日澈底禁運石油。
- 九日 美總統咨文國會修正中立法，主張商輪武裝，並駛入戰區。德土簽訂貿易協定。
- 十日 巴拿馬政變。

十三日 英前陸相倍立廈主張首先解決義大利。

十五日 日葡成立協定，由日本開闢至帝汶之航空線。

十六日 第三任近衛內閣總辭職。貝當宣佈達拉第、雷諾等六人處重刑。

十七日 德軍自敖德薩撤退。美衆院通過武裝商輪案。

十八日 日東條內閣組織成立。

十九日 史達林下令保衛莫斯科。

廿一日 蘇聯遷都古比雪夫。

廿二日 蘇任命朱可夫爲中路軍總司令，提摩盛科調任南路總司令。倫敦成立中英信用借款

委員會。

廿八日 芳澤赴越履新。羅總統簽署租借法新撥款案。

廿九日 敵皇勅令召開臨時會議。英政府正式承認敘利亞共和國。

卅日 美驅逐艦羅貝號在大西洋被擊沉沒。

十一月一日 日台灣總督長谷川主張武裝台灣。

三日 美海軍部宣佈，根據租借法美代英建造護航艦五十艘。

五日 日派來栖三郎赴美，東京廣知時報提出七點荒謬對美和平計劃。

六日 氣比丸在朝鮮海外燭雷，日向蘇抗議。史達林演說，全力消滅納粹。李維諾夫繼任駐美大使。美對蘇貸款十萬萬元。

七日 蔣委員長招待外國記者，發表重要談話。

九日 馬尼刺灣再度布雷。

十日 邱吉爾警告暴日，美如捲入對日作戰，英即助美參戰。

十四日 美撤退在華陸戰隊。

十五日 來栖抵華盛頓。

十六日 敵臨時議會閉幕。

十七日 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開幕，蔣議長致詞建議「解決日本事件」。東條在臨時議會演說，提出所謂三原則。來栖與羅斯福、赫爾晤談。

廿八日 澳軍增防新加坡。北非英軍，開始進攻。

廿二日 中、英、澳、荷駐美使節在華府會談。北非英軍進攻順利。高加索門戶羅斯多夫失守。

廿四日 德軍逼近莫斯科，莫特衛戍司令部廣播承認德軍距莫斯科僅十四哩。

廿七日 美國國務卿赫爾文送達東京。

廿八日 北非英軍佔領公達爾，義東非帝國崩潰。蘇克復羅斯多夫。

十二月一日 法政府頒發緊急疏散令。菲律賓當局取消軍人假期。馬來亞總督宣布緊急狀態存

在。

二日 英東方艦隊，由威爾斯親皇號率領駛抵新加坡。

六日 羅斯福親函日皇，阻止日軍侵泰。馬尼刺疏散人口。

七日 芬蘭宣佈放棄蘇芬和約。

八日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偷襲珍珠港。日方答復赫爾文。白宮宣佈對日戰爭狀態存在

。邱吉爾在下院宣布對日宣戰。加拿大、澳洲聯邦、荷、自由法國、海地、薩瓦爾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希臘對日宣戰。日本對英美宣戰。日軍進攻香港，馬來亞，菲律賓，侵入泰國。日越締結軍事協定。日侵入天津英租界，英海軍陸戰隊被解除武裝。上海公共租界日軍亦侵入。敵偽佔領浪嶼。

九日 美對日宣戰。希特勒宣佈停止進攻莫斯科，退守新防線。我政府正式對日、德、義

三國宣戰。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哥斯達利加、比、南非、巴拿馬、古巴、紐西蘭及智利等國對日宣戰。

十日 英主力艦威爾斯親皇號，里巴爾斯號被日機炸沉。蔣委員長發表告全國軍民書，勸以貢獻力量消滅共同敵人。

十一日 德義二國對美宣戰。美對德義宣戰。波利維亞對日宣戰。日泰簽訂軍事同盟，蔣委員長發表告海外僑胞書，勸努力協助友邦，消滅共同敵人。

十二日 維琪照會各交戰國，表示中立。美國第一委員會（即孤立派）宣佈解散。匈牙利對美宣戰。保加利亞對英美宣戰。

十四日 日軍由泰侵入緬甸之維多利亞角。

十五日 中國國民黨九中全會開幕。美眾院海軍委員會通過擴大兩洋海軍案。諾克斯宣佈夏威夷被襲經過，希特勒免去勃魯齊區職務，自兼總司令。

十六日 日七十八屆臨時議會開幕。日貴衆兩院通過廿八萬萬元之臨時軍費預算案及四百六十萬萬元之普通預算案。英政府任命丹尼斯為英國在華軍事代表團團長。蘇軍復略列甫。

十七日 太平洋艦隊司令季亞爾免職，由尼米茲上將繼任。日在北婆羅洲之米利及盧拜登陸。

十八日 同盟軍在葡屬帝汶登陸。

十九日 英軍退出檳榔嶼。佛朗哥簽署命令：西班牙決仍保持非交戰國地位。

廿日 美大西洋艦隊司令金氏升任全美艦隊總司令。希特勒再免波克東路軍總司令職務。日在菲律賓之尼答那峨島登陸。

廿一日 比利時對日宣戰。

廿二日 中國國民黨九中全會通過授予總裁全權案。邱吉爾二次赴美，商討兩洋作戰問題。

日在菲律賓仁因牙灣登陸。

廿三日 蔣委員長與魏菲爾在重慶舉行軍事會議。日在威克島登陸。

廿五日 香港英軍停止抵抗。北非英軍攻佔班加西。

廿九日 邱吉爾抵加拿大，艾登抵莫斯科。

三十日 盟軍克復刻赤。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 廿六國發表共同宣言。蔣委員長對海內外僑胞播講加強總動員。

- 二日 軍委會發言人表示，中國軍隊正式入緬協防。美非軍退出馬尼刺。
- 三日 西南太平洋區統帥部成立，魏菲爾將軍任總司令。蔣委員長任中國戰區統帥。
- 四日 長沙外圍我軍大捷。
- 七日 莫洛托夫照會各國使節控訴納粹在蘇暴行。
- 十二日 九國流亡政府在倫敦開會。美海長諾克斯宣稱：將先擊敗希特勒。白宮宣佈成立國防委員會。美成立戰時勞工局。英愛仍不合作。
- 十三日 北非英軍攻佔索倫姆。
- 十四日 我軍陸續入緬。
- 十五日 甘地宣佈尼赫魯爲其繼承人。泛美廿一國在里約熱內盧開會。
- 十六日 英政府調任駐華大使卡爾爲駐蘇大使。
- 十七日 邱吉爾返英；北非英軍大捷，克哈爾法雅，俘三萬人。
- 十八日 羅士簽訂商約。日軍進攻荷印，峇那港守軍後撤。
- 二十日 德日義三國軍事協定在柏林簽字。緬甸新聞成立，巴頓任總理。
- 廿一日 英國與阿比西尼亞簽訂協定，規定英、阿戰後正常外交關係。

廿二日 泛美十九國宣佈對日德義絕交。

廿三日 美衆院通過一百廿五萬萬元撥款案，建造陸軍飛機三萬三千架與空軍配備。

廿四日 珍珠港事件調查委員會報告發表。

廿五日 日不婆羅洲之峇厘巴板登陸。

廿六日 汎美會議通過『里約憲章』美軍首批開抵北愛。

廿七日 美衆院通過二百萬萬元之海軍撥款案。馬加格海戰大捷。盟軍擊沉敵艦四十六艘。

戈林訪墨索里尼。

廿九日 柔佛激戰，敵距新加坡僅四十五哩。

三十日 敵猛攻巴丹半島。英、蘇、伊公約在德黑蘭簽字。希特勒演說，對蘇再戰，須候春暖。

卅一日 英軍退出馬來亞，新加坡要塞戰開始。緬甸英軍撤退毛淡棉。

二月二日 英貸我五千萬鎊。美貸我五萬萬美元。

四日 英內閣局部改組，卑維勃羅克調任生產大臣。北非英軍逆轉，放棄德爾那。親美之

李樂思巴當選智利總統。

六日 美總統宣佈，華盛頓與倫敦兩地之太平洋委員會已開始工作一月。

七日 英軍專代表團團長丹尼斯奉命聲明：歡迎我軍入緬作戰，美軍政部宣佈，英美已立參謀總長聯合會議。英美聯合軍火分配局成立，以賀浦金斯爲局長。

八日 英海軍部宣佈贈吾我艦三艘。

九日 蔣委員長訪印抵新德里。美任命斯丹德雷爲駐蘇大使。白宮宣佈派史蒂威爾來華。

十日 美艦一部駛抵紐西蘭之惠靈吞。

十二日 德艦隊逃出多維爾海峽；美總統簽署貸吾五萬萬美元案。西外長孫納與葡總理沙拉查舉行會議。

十四日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下令：十六——五五歲男子，十六——四五歲女子而未在國家機關及企業中供職者應一律動員。

十五日 日軍在荷印巨港登陸。星島英軍終止抵抗，星洲陷落。日續犯蘇門答臘。邱吉爾廣播報告戰局。

十六日 英皇贈蔣委員長勳章。巨港淪陷。美三萬五千噸之新艦亞拉巴納號下水。

十七日 侵緬日軍渡過薩爾溫江。

十八日 委員會晤甘地。日機首次炸達爾文港。

十九日 英閣再局部改組，克利浦斯入閣任掌璽大臣，戰時內閣由九人減至七人。

廿一日 蔣委員長發表告印度人民書。日軍在荷屬帝汶登陸，爪哇孤立。烏拉圭總統巴多米
解散議會。

廿三日 英閣第三次改組。英美續訂新約。

廿四日 德駐土大使巴本被刺。戈培爾撰文稱對蘇戰爭失敗係多季降臨太早。邱吉爾再報告
戰局。

廿五日 蘇軍北路大捷，左列甯格勒南面斯脫拉雅魯薩區包圍德第十六軍成功。英議會辯論
印局。中波復交，波宣佈取消承認偽滿。英經濟代辦團長倪米亞離渝返國。

廿六日 新任英大使薛穆抵渝。

廿八日 日駐蘇大使建川美次辭職，改任佐藤尙武。

三月一日 日軍在爪哇登陸。

二日 侵緬日軍已越過西湯河。敵艦窺孟加拉灣。

三日 美與巴西實行新約。

四日 英蘭第四次改組。史蒂威爾抵渝。美軍開抵英倫。

五日 蔣委員長由印返渝。

六日 英大使薛穆呈遞國書。荷印軍退出巴達維亞。

七日 仰光失守。

八日 日軍在新幾內亞登陸。

九日 美海軍統帥部改組：金氏兼海軍作戰部長，史塔克調任歐洲艦隊司令。英美成立一

英美加勒比海事務聯合委員會。荷印萬隆失陷。

十日 吾派遣軍事代表團赴美，由熊式輝率領。史蒂威爾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十一日 英宣佈克利浦斯赴印解決印度問題。

十二日 緬甸政府派福格德為首任駐華代表。

十四日 西政府撥款二萬萬「比賽他」擴充海軍。

十五日 入緬吾軍南下馳援。

十六日 中伊友好條約簽字。麥克阿瑟抵澳。澳洲、紐西蘭區盟軍總司令部成立。土西岸聯

羅斯被怪機轟炸。

十九日 史蒂威爾指揮我入緬遠征軍。英登記十七歲女子服役。

廿一日 中美借款協定正式成立。蘇日漁約延長一年。維琪向美保證西半球法屬島嶼不與軸心。

廿二日 克利浦斯抵印。

廿五日 美軍佔領孟加拉灣之安遠曼羣島。

廿七日 美與墨西哥簽訂借款協定。教廷與日本訂約，雙方互派代表。

廿八日 中英軍在東瓜與日軍激戰。

廿九日 克利浦斯宣佈英國解決印度問題建議全文。吾國府頒佈總動員法。

卅日 華盛頓成立太平洋作戰會議。泛美防務會開幕。

卅一日 賴伐爾要求出任總理。巴西日人謀不軌。

四月一日 印國民大會決議反對英國建議。吾發行美金儲蓄券與關金券。緬境英軍自伊洛瓦底江北移。

三日 中英成立中印航空協定。日駐蘇大使佐藤向史達林要求撤退威脅日本後門之遠東紅軍。

四日 羅斯福私人代表約翰遜飛抵新德里。

八日 巴丹半島非軍撤退。美陸軍參謀長馬歇爾飛抵倫敦。

九日 德機五百架襲馬爾他島。

十一日 克利浦斯宣佈撤回英政府解決印度問題建議。國民大會發表反對英政府建議案全文。

十二日 緬境伊洛瓦底江激戰。克利浦斯離印。日議員尾崎行雄被捕。

十三日 吾軍事代表團抵美。

十四日 伊朗對日絕交。

十五日 賴伐爾再登台。

十七日 美工業代表團由格拉第率領抵印。

十八日 美機轟炸東京。法團組成，由賴伐爾任領袖，兼外長內長。

十九日 我入緬軍克復仁安羌油田，救出英軍及其司令亞歷山大。

廿日 越南法船移交日本。

廿二日 美軍抵印。

廿四日 蔣宋美齡發表「如是我觀」。

廿五日 彼德俘獲之法將吉羅德越獄。

廿六日 美軍在法屬新喀里多尼亞登陸。

廿七日 羅總統咨文國會防止通貨膨脹。莫洛托夫再次照會各國揭發納粹暴行。

廿八日 克利浦斯在英下院報告印度問題。日軍侵入臘戍。

廿九日 日對蘇神經戰，要求蘇使返任。古巴承認自由法國。

五月一日 我發行美金公債一萬萬元。希特勒與索里尼在薩爾斯堡會晤。史達林命令三軍準備擊敗希特勒。

十二日 印國民大會決議獨立。

十三日 緬境我軍退出瓦城。克利浦斯廣播訪印失敗原因。

十四日 美主力艦華盛頓號、北卡羅來納號抵印。

十五日 英軍在馬達加斯加島登陸。

十八日 緬境敵侵入密支那。

九月 珊瑚海戰結束，盟軍大捷。美向法交涉馬提尼克島問題。提摩盛科向卡爾科夫出擊。

十日 邱吉爾演說，警告德國勿對蘇使用毒氣。

十一日 滇境我軍撤守騰衝。

十三日 德春季攻勢揭幕——進攻刻赤半島。

十四日 馬提尼克談判結束，法艦三艘禁止動用。滇邊我敵在龍陵激戰。

十五日 日沿浙贛路蠢動。

十七日 甘地要求英人退出印度。

十八日 美巴（拿馬）協定簽訂，巴拿馬運河防禦由美軍參與防衛。墨索里尼巡視撒丁島。

廿六日 美總統私人代表約翰遜上校返抵華盛頓。北非軸心軍再度蠢動。美向蘇提租借葦

案。

廿七日 德駐捷長官赫德里區在捷克被刺。

廿八日 金華、蘭谿和縉失守。

廿九日 墨西哥衆院通過對軸心國宣戰案。

卅一日 英機千架襲德境科隆。

六月二日 中美租借協定簽字。德貸土一萬萬馬克。

三日 敵機襲荷蘭港。

五日 日空軍襲擊中途島。美總統警告暴日，如在中國使用毒氣，美將報復。

六日 新德里宣佈，英增援軍抵印。匈總理兼外長巴多亞謁希特勒。

七日 西縣機場陷敵。里比亞空前大會戰，英軍失利。

八日 中途島海戰結束，盟軍大捷。美軍兩萬抵伊拉克。

九日 德進攻塞巴斯托波爾要塞。英美成立聯合生產局。

十日 英宣佈：美強大艦隊抵英。

十一日 英宣佈蘇英兩國成立互助協定。美蘇租借協定在華盛頓簽字。吾入緬軍總司令羅卓

英抵印。

十二日 日軍一部在阿留申羣島之阿圖島登陸。蘇加樹立邦交，在英簽訂協定。

十三日 第三批美軍續抵北愛爾蘭。

十四日 聯合國日，墨西哥、菲律賓加盟。

十五日 日駐朝鮮總督小磯赴任。浙贛線上，我軍退出玉山。

十六日 美機飛法散發傳單。

- 十七日 華府太平洋作戰會議討論中國戰局。
- 十八日 邱吉爾第三次赴美。美機降落土境。
- 二十日 北非英軍失利，多不魯及巴第亞均陷。
- 廿一日 日軍在阿留申羣島再佔吉斯卡港。
- 廿二日 我實施軍需獨立。地政署成立。蘇聯抗戰週年，史達林有重要演說。
- 廿三日 美通過總額達四百三十萬萬元之陸軍供應案。我行政院通過鈔票統一發行辦法，我空軍飛炸漢口。
- 廿四日 美軍開抵西非。
- 廿五日 美陸軍部宣佈，成立歐洲美軍總司令部，以艾森豪威爾少將任總司令。
- 廿六日 德軍侵入埃及。英機千架襲德。
- 廿七日 邱吉爾返抵英。羅邱發表聯合聲明：加強制日制德，援助中蘇。
- 卅日 英蘇簽訂新協定，英貸蘇二千五百萬鎊。土外次阿希卡林使蘇。
- 七月一日 西南太平洋，盟軍首次出擊薩拉摩。
- 二日 埃及大戰開始，德軍迫近亞歷山大港。英下院辯論戰局。邱吉爾答辯。印京行政會

請改組。

三日 美總統簽署四百廿萬萬元陸軍支付法案。蘇軍退出塞港。

四日 中國空軍美志願隊正式改組爲美國駐華空軍第廿三驅逐隊，史格特上校任指揮官；

陳納德少將改任美駐華空軍總司令。

六日 中國境內盟機大舉出動，轟炸漢口、南昌、廣州日機場。捷總統貝奈斯以最高十字

勳章贈予蔣委員長。

七日 「七七」抗戰五週年，委員長發表文告。軍委會發表五年敵傷亡二百五十萬。

八日 德軍二十萬在佛羅內茲附近渡過頓河。

十日 美派史塔克海軍上將與戴高樂協議。羅斯福簽署八萬萬五千萬元海軍撥款案。

十三日 自由法國改稱「戰鬥法國」。

十四日 印國民大會通過甘地案。

十九日 美海軍宣佈阿留申羣島戰役經過。英下院議員亨威爾抨擊首相，主張立時開闢第二

戰場。

卅一日 美蘇商約延長一年。

八月三日 邱吉爾抵莫斯科。

四日 印度政府公佈甘地提案原文，英印關係益陷僵局。

五日 土外長薩拉赫格魯演說土外交政策。

七日 所羅門發生海戰。

八日 印國民大會全印代表大會通過英國武力撤離印度案。印政府發表聲明禁止國民大會一切活動。

九日 甘地、尼赫魯、阿沙德等全體國民大會代表被印政府逮捕。

十日 美軍在所羅門登陸。

十四日 大西洋憲章週年，羅斯福發表重要演說。

十五日 邱吉爾史達林會談完畢。

十九日 英軍在塞厄普登陸，九小時後即撤退。

廿二日 巴西對德宣戰。

廿三日 巴西發現德秘密飛機場。

廿八日 美海軍發表公報，所羅門海戰結果。

校閱後記

這一冊小書，無論就量與質兩方面來說，自己都不十分滿意，尤其自從卅二年二月至四月完稿以後，到此刻已整整二年了，世事的變化是那末迅速，誠如記者在本書緒論裏所說的為現代史所必然遭遇的困難；但當此刻校閱清樣完了以後，仍然有幾句話，想在這剩餘的最後一頁上申說。

這一冊小書完稿以後，原也沒有想到會延擱得那末久的，首先是交通所給予的限制，稿件的旅行，自重慶至桂林，就走了二個月；接着由於戰時印刷的困難，在印刷所裏竟又綑了整整一年，彷彿因為她是歷史，這樣才更能名副其實。一直到去年六月紙型都已完成，正往上海付印時，却又遭遇了湘桂之戰，於是她與流離失所的湘桂難民一樣，飽經了顛沛流離之苦——為運地，她在魏志澄周康成兩兄的照拂之下，才能平安返抵陪都。志澄康成兩兄在這次逃難中，他們自己的行旅衣服全都損失了，但他們仍攜帶了這一冊小書的紙型，與這書下一年（第四年）的原稿，以及其他兩書的紙版，那種公而

忘私的精神，實堪敬式！我想在這一次空前的離亂中，多多少少的重要物資都損失一空，也多少少人損失了生命，獨此書在志澄與康成兩兄的愛護下，原璧歸來，真是多麼地難能可貴呢？因之，這小書之能夠再與讀者相見，記者對志澄康成兩兄實至其由衷的感謝！

記者並不相信命運，但每一次稿件出版，總遭遇了國運的逆轉，却不無有了一點迷信。早在一九三七年夏給中山文化教育館寫了一冊「歐洲動盪的剖視」，稿件交付，稿費也支取了，却乍地「七七」抗戰爆發，該館取消出版時事叢刊的計劃；去年以「謠言集」交人文書店，校過一部份清樣了，却接連獨山失守，都勻告警，陪都震撼，至今擱在印刷所裏；最後，這一冊書是早在卅二年夏第四次長沙大捷之後郵寄桂林的，誰會料想到不過一年，遠離長沙一千四百餘里的桂林都會淪陷呢？現在，這小書可以出刊了，記者固私心爲此書慶，却也祝國運之從茲泰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料

第三年 陳正飛編

版權有所不翻印

中華民國卅三年三月初版

發行人 凌典文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每册定價國幣 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重慶中正路中信大廈二二二號

美國外交政策論

李普曼著 羅吟圃譯

本書為美國著名政論家李普曼氏精心結構之作。氏以獨到的見解，嚴謹的筆調，對美國外交關係作縝密的分析，指出美國應如何確定其新外交政策；對戰後國際形勢畫出了明朗的輪廓，美英蘇中為維持戰後世界秩序的核心同盟。氏自認此書為其從事著作生活三十年來對美國外交及國際問題思考與觀察之結晶。出版後風行一時，為美國去年度暢銷書之一。中美國交日臻密切，凡關心戰後國際大勢及中國國際地位者，誠不可不一讀此書。

(每冊一五〇元)